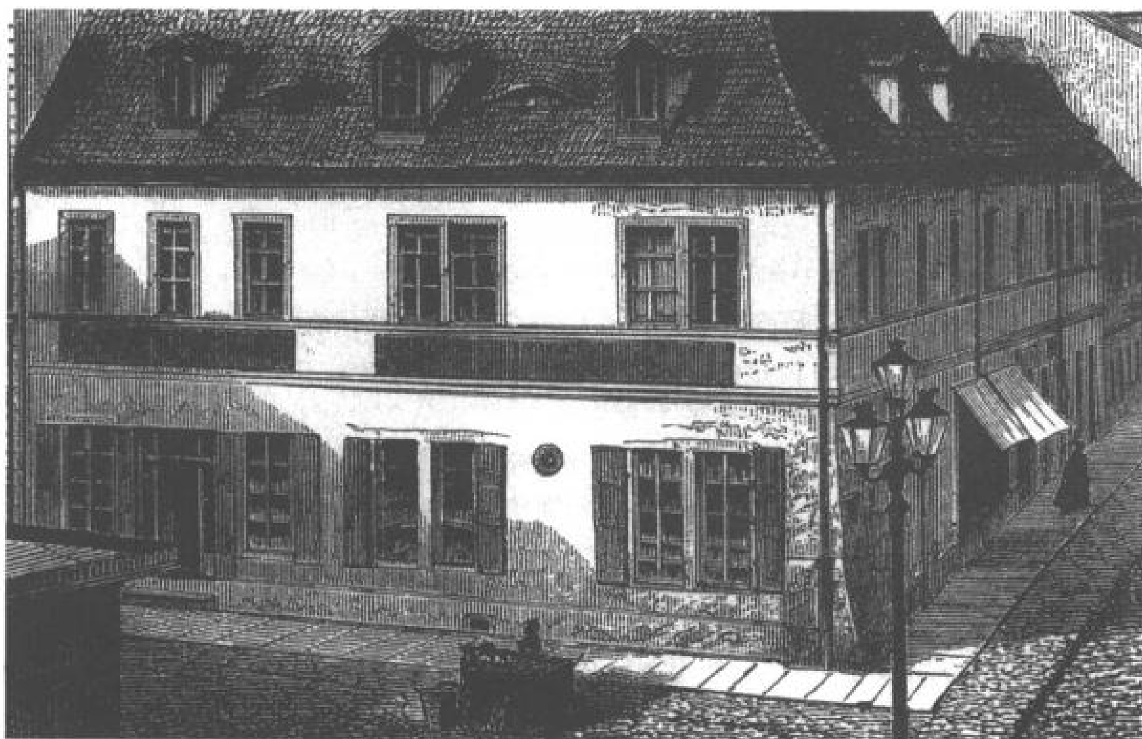
目 录

导读 浪漫派文人作曲家 …… 1
1 次维考的童年 …… 1
2 学生时代 …… 16
3 重返莱比锡 …… 40
4 克拉拉 …… 58
5 结婚 …… 73
6 舒曼与克拉拉 …… 84
7 德累斯顿 …… 103
8 杜塞尔多夫 …… 123
9 日薄西山 …… 138
附录一 舒曼年表 …… 151
附录二 舒曼的音乐精神 …… 154

1

次维考的童年

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1810 年出生于萨克森邦的次维考小镇（Saxony



舒曼在次维考的家

Zwickau)。当地的《次维考周报》(Zwickauer Wochenblatt)刊登了以下一则消息：

6月8日，本地著名的书商士绅奥古斯特·舒曼先生(August Schumann)得一子。

奥古斯特·舒曼是一位牧师的孩子，他生于1773年，历经几番努力始为"著名士绅"，早年一直和贫困与双亲的压制奋战。其父因毕生清苦，所以极力劝导奥古斯特从事安稳之职，未料他却醉心于诗，还寄了些处女作给书商海因泽（Heinse）求教，不过海因泽对他印象并不深。1792年，奥古斯特到莱比锡(Leipzig)的一家杂货店做助手，同时申请入莱比锡大学学艺术，直到盘缠用尽，才不得已回到老家。不久他开始写小说——《骑士生活与修道院传奇》(Knightly Scenes and Monkish Tales)，虽然海因泽对他的作品仍不予置评，但还是为他安排一个工作，在其采兹(Zeitz)的书店里当助手。

刚开始时一切顺利，但他却爱上了医生房东的千金约翰娜·施纳贝尔(Johanna Schnabel)，并遭到房东强烈的反对，直到奥古斯特答应不做书商，转而经营利润较高的杂货店，两人才得以结合。

但奥古斯特仍对文学无法忘情。18个月后，他出版了不少书，有小说、商业指南，又投资1000塔勒(thaler：旧时德国钱币单位，1塔勒约等于3马克)买店面。1799年，奥古斯特终于如愿以偿重拾旧业，在采兹开书店。

1808 年，他们搬到慕德（Mulde）河边的次维考小镇，奥古斯特与其兄合资在镇中心开店，生意兴隆。

奥古斯特似乎并无明显的音乐才能，但十分热衷文学，出版过好几本小说和故事集；然而，关于商业和统计方面的著作，反而较为读者接受。他成功地出版一套《全球经典作品》袖珍本，还将拜伦（Byron）的《别波》（Beppo）与《恰尔德·哈罗尔德》（Childe Harold）两部作品译成德文。

奥古斯特终年劳碌焦虑，导致精神失调，濒于崩溃，在舒曼出生那年，他的病情尤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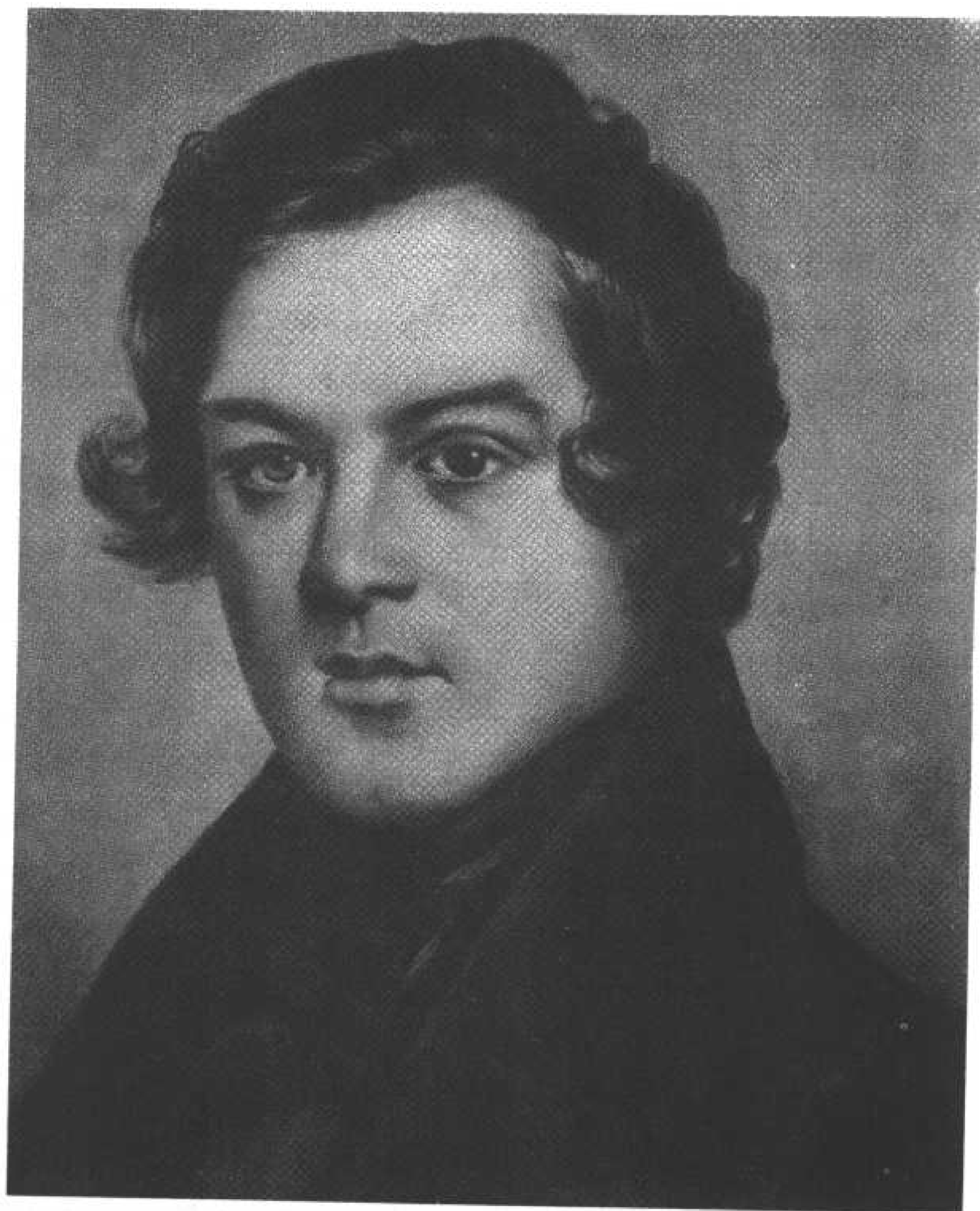
至于舒曼的母亲约翰娜则轮廓模糊，曾有作家这么描述她的晚年：

可能由于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她经常陷入浪漫感伤的浮夸幻想中，时而狂热，时而孤僻。

传言她迂腐，贫乏，极端病态。不幸的是，舒曼似乎遗传到他双亲的神经质。

舒曼为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年幼者，小时并未展现特殊才华，从小在中产阶级尊贵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家中气氛总是安定和谐，也许贵为幼子的舒曼有被宠坏之嫌。

1812 年，欧洲战事频仍，拿破仑率领 50 万大军东进俄国，途经次维考小镇，走了两天才穿过。翌年，拿破仑自莫斯科败北撤军，回程又经次维考，饥饿的士兵四处搜刮，还带来疾病和鼠疫，医院里满是伤患，恶劣的卫生状



罗伯特·舒曼

况更加速了霍乱的蔓延，次维考在几周内就有 500 人病死。战事的蹂躏无疑影响了舒曼一家，孩子们印象尤深。

舒曼6岁上小学，校长是阿克狄肯·杜那(Archdeacon Döhner)。事实上，他早在这之前就受过启蒙，有位年轻家教在他家授课，以此作为寄宿的代价。

舒曼7岁习琴，受教于约翰·戈特弗里德·昆奇(Johann Gottfried Kuntzsch)。昆奇为人和蔼保守，才气不大，全凭自学而成。他在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弹琴，并在次维考高中兼课，他曾试图联合合唱团、乐团和军乐队共同演出，推动次维考的音乐风气，但毕竟资质平庸，成果有限。然而舒曼很快学会即兴弹奏，还写了一组钢琴舞曲。他的朋友回忆道：

他能借琴曲描绘出每个朋友的性格，其精确度，叫人忍俊不禁。

舒曼未曾忘却恩师，1832年昆奇任教次维考中学15周年，舒曼以桂冠庆贺，并致语道：

唯您慧眼识英雄，指引我步上音乐之途，并让我的潜能领我继续前行。

舒曼的音乐天分也深得父亲的肯定，他特地为他买了一台昂贵的史特莱彻(Streicher)平台钢琴。不久，在舒曼家中便可常听到改编自名曲的四手联弹。舒曼与同时拜在昆奇门下的一位友人弗里德里希·皮尔辛(Friedrich Piltzing)开始探索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他也



伊格纳兹·莫舍勒斯(1794—1870),作曲家兼钢琴家

常弹自己的作品取悦父亲。此时他最大的作品是为《诗篇》第 150 篇(Psalm 150)所写的声乐和器乐伴奏。



卡尔斯巴德

舒曼从小就参加次维考中学的音乐会，有一次他演奏伊格纳兹·莫舍勒斯(Ignaz Moscheles)高难度的《亚历山大变奏进行曲》(Alexander March)。1819 年夏，舒曼到卡尔斯巴德 (Carlsbad) 聆听莫舍勒斯演奏，令他十分难忘。1851 年他写信给莫舍勒斯，说他 30 年来一直珍藏着

那场音乐会的节目单,视之为“圣迹”。大约在此时,父亲安排他到莱比锡旅行，舒曼在当地首次观赏莫扎特的歌剧《魔笛》(Magic Flute),但钢琴依旧是他最爱的乐器。

当时昆奇继续鼓励舒曼朝音乐方面发展。1821 年 11 月，圣玛丽教堂上演早被遗忘的清唱剧——弗里德里希·施耐德 (Friedrich Schneider) 所作的《世界法庭》(Weltgericht),由舒曼演奏管风琴。

有一次,黎伊尼(Righini)的歌剧《泰加玛》(Tigrama)序曲的总谱和管弦乐分谱误寄到舒曼家的书店里，舒曼号召他的同好旧友组团演出，乐团包括两支长笛、小提琴、圆号和一支竖笛,他自己则担任指挥,同时负责钢琴部分。

中学时代,舒曼既会弹琴,又擅长演说。14 岁时,昆奇认为自己再也无法教舒曼什么了，遂建议他另寻良师。

舒曼自幼就埋首于父亲的书堆中，任其阅读品味自由发展。13 岁时他便自编诗集，其中还包括自己的诗作。1828 年,他编辑了第二本诗集,这回几乎全是自己的作品，深受当代拉丁诗风的影响。他同时在笔记本里译了不少贺拉斯(Horace)的赞美歌(Odes)——它们也曾深受贝多芬钟爱。

舒曼高中毕业不久，就和他哥哥卡尔·舒曼 (Carl Schumann)共同筹划再版弗雷利尼(Forcellini)的《拉丁大字典》(Lexicon Totius Latinitatis)。或许奥古斯特曾暗自期望他的小儿子能从事文学工作。

舒曼从中学起便热衷社团活动。1825 年左右，他创立了两个学生社团，其一倡导剑术与体操，之后再成立文学社，其最高宗旨如下：

每位文明人都有责任了解祖国的文学。

舒曼写信给他在莱比锡大学的朋友爱弥儿·弗莱施西格(Emil Flechsig)，信里充分流露出自己的文学倾向。他热爱西塞罗(Cicero)、恺撒(Caesar)、荷马(Homer)、贺拉斯、柏拉图、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塔西陀(Tacitus)；在当代德国作家中则欣赏席勒(Schiller)，但还不懂歌德(Goethe)。浪漫文学显然最能激发他的想像，他的偶像典范是感伤派小说家让·保尔(Jean Paul)。他不仅常写信盛赞这位热情的作家，连行文都模仿他的风格。1827 年舒曼写给弗莱施西格的信即为一例。

老友啊，与你欢度的时光仍历历在目，我伤感地奔向大自然，一再展读来信不下十次，直到落日余晖吻别甜翠渐退的高岗林梢，而金色的薄云在纯净的苍天里飘浮……

舒曼毕业之前，最高兴的一件事即是拜访一位在次维考经商的音乐同好——卡尔·卡卢斯(Carl Carus)。几年后，舒曼形容卡卢斯家中的气氛为“平安喜乐，乐音绕梁”，在那里，“人们每天喜欢谈论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



让·保尔

就在他家,我才接触到这些大师们的后期之作"。

在卡卢斯家，舒曼认识了卡卢斯的侄媳妇阿格内丝·卡卢斯(Agnes Carus),她年轻、漂亮、聪明,歌又唱得

好，令舒曼大为倾倒，即刻为她写歌，并在他们次维考镇外的考帝兹（Colditz）府宴上，为她伴奏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艺术歌曲。

舒曼情窦初开，先是爱上了莉蒂·汉贝尔（Liddy Hempel），同时又对娜妮·帕奇（Nanni Patsch）着迷不已，还模仿让·保尔的语调写道：

挚友啊，愿我是一抹微笑，轻掠她的眼底，愿我是欢乐，在她脉搏里温柔地跳动；啊，若我仅是一滴泪，我将与她同泣；假使她又笑了，我将自她的眼睫欢悦地坠落。

这种热情不久即变为“对圣母玛丽亚般的尊重和圣洁之情”。舒曼还写了自传小说《日与夜》（Juniusabende und Juliatage）聊以自慰，两年后他还说：“它是我的处女作，也是至真至善之作，字字含泪，却又令我何等欣慰！”他和莉蒂与娜妮之间三角恋情的绯闻也传遍了次维考镇。

1826年，舒曼19岁的姐姐爱米丽（Emilie Schumann）因感染皮肤病，加上随之并发的严重沮丧，使她在一次斑疹病发中离家投河自尽。他们的父亲奥古斯特受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几星期后过世，当时其妻约翰娜正在卡尔斯巴德。一连串的死亡，在舒曼心头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他对死亡与葬礼变得极端恐惧。1836年，他几乎无法承受母亲出殡的煎熬。

奥古斯特留下一笔遗产，舒曼继承了8000塔勒，由



舒伯特以乐会友

监护人哥特洛伯·鲁德尔（Gottlob Rudel）负责管理。鲁德尔在次维考镇贩卖布料和铁具，“是个看上去刚正不阿

的正直商人”。

然而舒曼的生活并非全部灰暗，他写信邀弗莱施西格相伴到乡下远足，行迹远及德累斯顿（Dresden）、台伯利茨（Teplitz）和布拉格（Prague），更在著名的温泉名胜台伯利茨邂逅莉蒂。这次重逢使他写下最瑰丽的散文，依然是让·保尔的笔调：

整个焕发青春的自然在我眼前伸展，东边是一排云雾弥蒙的青山，自地平线升起，自然的堂奥在我迷醉的眼底敞开。我真想扑向那锦簇的花朵。……难道你不会情不自禁忘我其中，臣服于世界之美吗？太阳终于隐没了，灿烂的峰顶余晖闪耀；群山辉映，森林似火，万物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望着紫色的大海，衷心萦绕的神圣思维高举着我、上帝、自然以及身旁浅笑的爱人。蓦然东方升起一朵乌云，一道闪光，还有层云盘旋高空，我握紧莉蒂的手说：“看吧，它象征着人生。”我指向地平线上的那片深紫，她含悲凝视着我，泪滴滑落颊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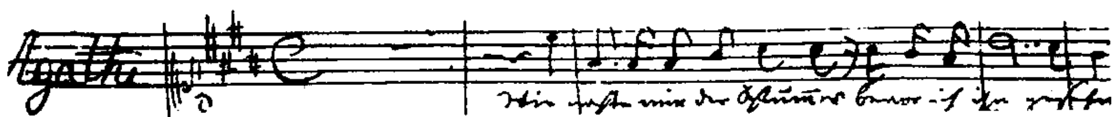
……我默默摘下一朵玫瑰，正要递给她，却见东方雷电交加，我撕下片片花瓣，轰轰雷声把我从美梦中惊醒。我又坠入了红尘，莉蒂挨着我坐下，碧眼里泛着泪光。她端详那狂野的云块，我又不禁喃喃低语：“看吧，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俩离去，……无言以对。当我向她告别，她紧握我手，梦境随之远去。当我思及她对让·保尔的谈论，理想的崇高形象渐渐退隐于无形之中。



Carl Maria von Weber

Efter C. Hornemans Tegning.

Af Originalpartituren til „Freischütz“.



韦　伯

舒曼在致弗莱施西格的信里，生动地回忆着冬旅的高潮——在乡间客栈用餐后，他们唱歌、跳舞，又讲故事，与村夫同乐：

我们以巧妙的方式不停地旋转着村姑，而我与温柔娴淑的明辛·缪勒 (Minchin Müllers) 小姐共舞。华特 (Walther) 则在一旁假装伴奏。不久老缪勒夫妇也加入，举手投足十分朴拙。我们兴奋地四处乱冲，在庄稼汉的双腿间摇摆穿梭，曲终时则给所有村姑一个响吻，作为对大伙儿温柔的告别。

1827年，17岁的舒曼开始写日记，事事披露无遗。例如“日常即兴弹奏”或“起草F小调钢琴协奏曲”。

奥古斯特看出其子的潜力，曾考虑送他随歌剧《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 的作者韦伯 (Karl Maria von Weber)学音乐。如今舒曼却得思索全然不同的前途。母亲约翰娜认为学艺术既没保障又难有成就。1828年3月15日，舒曼中学毕业，约翰娜即刻送他到莱比锡大学念法律。事实上，他对法律毫无兴趣，但到了莱比锡就能哄骗母亲，进而说服、强迫她改变心意。

2

学 生 时 代

“如今学校在我身后，而世界在我眼前展开，当我最后一次走出校园，不禁潸然泪下，但伤感中仍不掩雀跃之情。而今真实的自我必须走出来展现自己。”虽然舒曼不喜欢法律，亲友也不在身边，他仍乐于开拓在莱比锡的学子生涯。

我来了，既无向导，又无父无师，茫然投身于人生未知的黑暗之中。然而，当我甘心面对它的风暴，世界却从未如此动人过。弗莱施西格，我的朋友，你必须支持我，在逆境时陪伴我，失败时帮助我。

1828 年复活节，舒曼在笔记本上写着：

夜晚的狂喜，每天持续做即兴练习。仍着迷于让·保尔风格的文学，对舒伯特、贝多芬特别狂热，巴赫则较



莱比锡市集与镇公所

少。写信给舒伯特(未寄)。

在前往莱比锡之前，舒曼得先安排住所。弗莱施西格和他法律系的朋友，同时亦是舒曼的嫂兄莫里兹·塞梅尔(Moritz Semmel)，空出其公寓房间给舒曼，他很高兴地接受了。

弗莱施西格和塞梅尔一同带舒曼认识陌生的人和事物。塞梅尔介绍他认识一位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法律系的犹太学生吉斯伯特·罗森（Gisbert



罗伯特·舒曼

Rosen),他俩因皆仰慕让·保尔而友谊弥坚。舒曼立即邀这位新朋友回次维考老家,参加其兄尤利乌斯(Julius)的

婚礼,度过两周愉快的日子。

接着两人启程到巴伐利亚(Bavaria),遍游该地山林和中世纪古堡,一路从慕尼黑(Munich)漫游到海德堡。舒曼与罗森乘坐马车旅行,第一站是拜罗伊特(Bayreuth),该地曾是让·保尔的故居,他们设法从其遗孀处拿到这位偶像的画像,并一再搜寻他生前常去的地方;接着又到奥格斯堡(Augsburg),与舒曼父亲的密友,化学家库勒(Kurrer)医师共度数夜。舒曼很喜欢他迷人的女儿克拉拉·库勒(Clara Kurrer),直到接到几封将他引介给在慕尼黑的诗人海因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信件,他才毅然离去。年仅31岁的海涅冷淡地接待他年轻的仰慕者,先是在家中,第二次则约在列士敦堡艺廊(Leuchtenberg Gallery)碰面。

舒曼和罗森终于在慕尼黑分道扬镳,舒曼感伤不已,落入习惯性的忧郁中。他从莱比锡写信给罗森:

> 我重游奥格斯堡,但觉得索然无趣。在这些极端的天主教地区,对你思念尤深。我不愿描述这次旅游,以免唤起不愉快的感受,最好将它从记忆中抹去。我只能说,我很怀念你,还有克拉拉的倩影,梦中皆在眼前。然而,我仍满心欢喜地重回我亲爱的家乡次维考。

但是舒曼待在次维考的时间只够他收拾行李,随即悲伤地回到莱比锡。

莱比锡是个忙碌的市集小镇,交错的街道以市场中



海因利希·海涅

心为辐辏,令舒曼头晕眼花。他想家心切,首封家书里尽是思乡寂寞之情。他渴望离开城市，回到田园辽阔的次维考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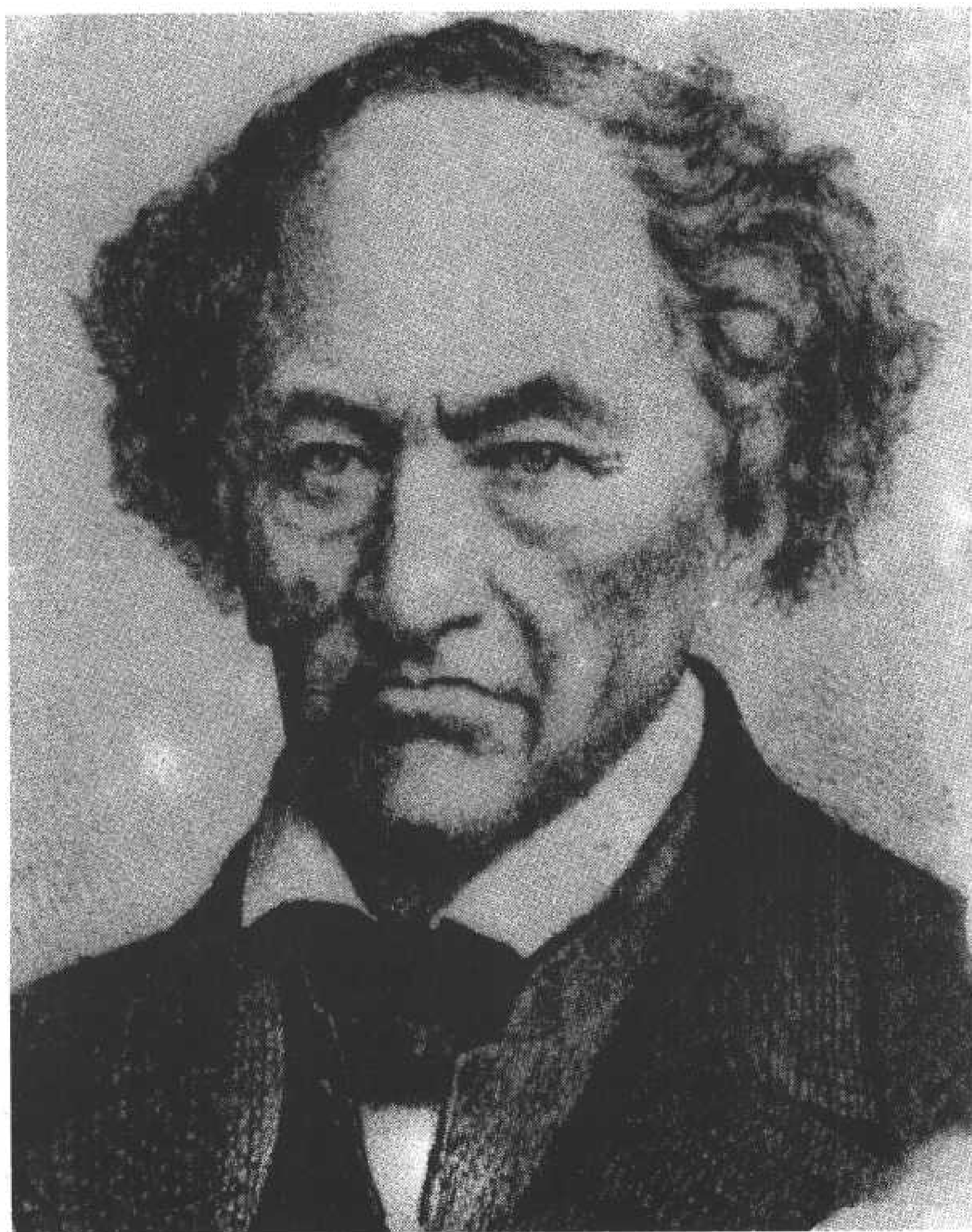
这里很难接触到大自然,一切事物都经过人工装饰,没有山谷或森林让我浑然忘我,除非锁在房里,否则无处可独处,只能任凭无休无止的噪音在楼底下沸腾。

他在另一封信里,又以让·保尔的笔调写道:

唉,为什么我们总在幸福远离后才追念它?为什么掉下的每滴泪都包含着逝去的欢乐呢?

他又再度遁入自怨自艾之中，但不设防时偶尔也会坦承他的住处舒适，朋友们后来也证实他住得比一般学生好多了。

舒曼的朋友卡卢斯夫妇也刚搬到莱比锡。卡卢斯博士受聘为大学医科教授,在他们家和睦的气氛中,舒曼为阿格内丝伴奏,也弹奏室内乐,他还接触到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人物，包括作曲家沃尔夫冈·马施纳（Wolfgang Marschner）和钢琴老师弗里德里希·维克（Friedrich Wieck）。在一场音乐聚会里,维克早熟的女儿,9岁的克拉拉·维克（Clara Wieck）“精彩万分”地弹奏胡梅尔(Hummel)的钢琴三重奏。舒曼则无情地表示她的鼻子太长,眼睛也太大了!但他仍设法向她父亲学琴。



弗里德里希·维克

纵使舒曼的交友圈有限，但仍有许多学生社团可选择，如辩论、剑术、运动、烟酒等等。他的经济状况也不错，他母亲常从家里寄包裹给他，还同意支付昂贵的骑术课费用。

问题是舒曼的性格太忧郁内向，与人相处总感不安和缺乏自信，他也坦承在不了解他或索然无味的人群中，感到万分落寞。

他对同学们笃信新德意志和国家主义不以为然，而比较欣赏有独立见解的语文学学生高特（Götte），还在假期中与他通信。弗莱施西格和塞梅尔仍是舒曼最亲密的朋友，虽然他向母亲抱怨弗莱施西格“从未令我开怀，他不应跟着我沮丧，又太过卑屈地逗我开心”。

但舒曼的密友极少，他对法律没兴趣也是个原因，甚至其第一封家书就有一个没有希望的结尾：

> 我很为难，不知该如何取舍，法律冰冷的文字使我与外界隔绝，我不愿学医，又不能读神学，因此……我不停地与自己挣扎，徒然寻求他人指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念法律。

虽然弗莱施西格建议舒曼不用真的去听课，他起先似乎还对法律有一丝兴趣，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他“机械地”做笔记，但“经常”去听课；而对监护人鲁德尔则说，“我已确定以法律为职业，打算用功研读，不管一开始感到多么乏味。”

然而在1828年8月14日，舒曼写信给罗森，说他一堂课也没上，真相为何并不清楚，但他的性格倾向已很明显。据弗莱施西格透露，舒曼整天埋首模仿让·保尔的自传小说《霍特多魂》(Hottentorttiana)里的英雄人物古斯塔夫(Gustav)，即舒曼本人的化身。他也写了些短篇故事和研究音乐美学的笔记。

他一到莱比锡就整天练钢琴，抽空随时练习。他的兴趣转向抒情诗，并谱写了歌德的叙事诗《渔夫》(Der Fischer)和三首朱斯提斯·克纳(Justius Kerner)的诗。他将这些作品和早期所写的歌曲，一道寄给布鲁斯维克(Brunswick)的音乐总监哥特洛伯·维德拜因(Gottlob Wiedebein)求教，维德拜因回复道：

你的歌曲的确有不少缺点，但我认为那非性灵之罪，而是年轻、天性使然，这些都可谅解，而曲中不时闪耀着的诗意和真诚的光辉，才是令我开怀的主要原因。

舒曼自己承认他是“纯由自然引导”，也准备要开始学作曲，他回信道：

祝你一切如意！你已带给他人许多快乐，对于我来说更是喜不待言。

不久舒曼写信给他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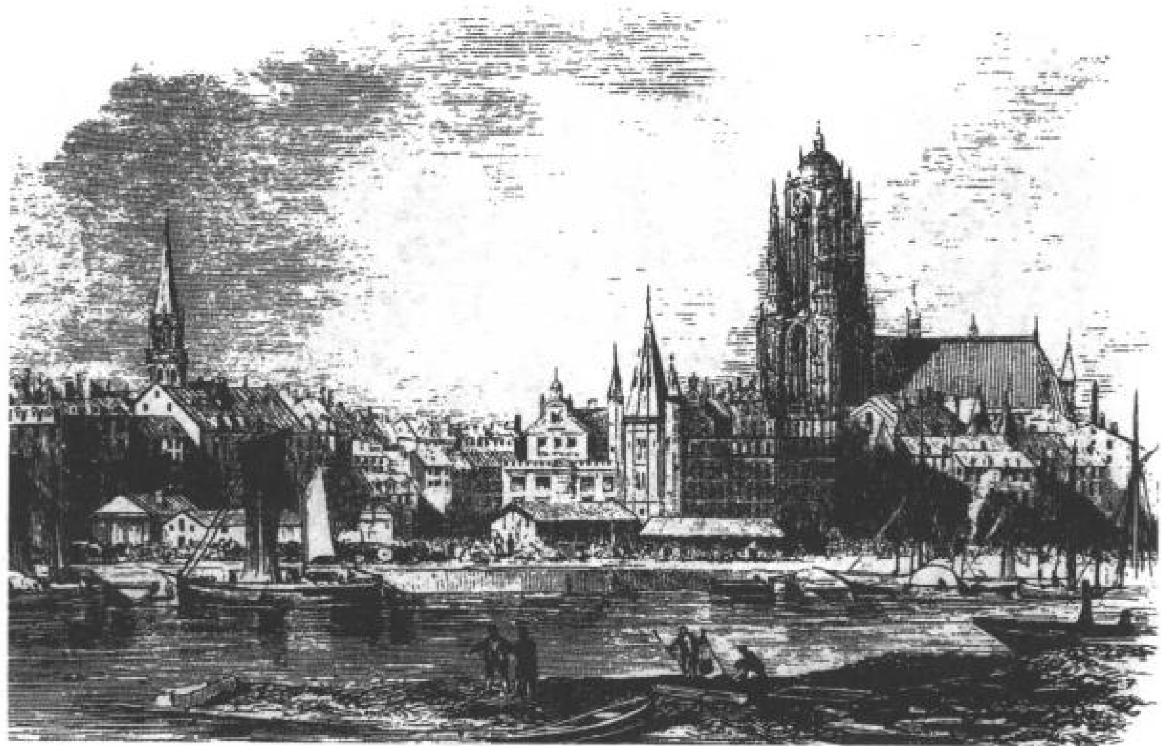


19世纪的弦乐四重奏

其实我内心并非那么郁郁寡欢，音乐给了我同侪们所不能给的，钢琴更是倾诉了我心底所有难以言喻的感怀。

此时他仍师从维克学琴，舒曼很难适应他那种“沉默、冰冷、周全而又节制的技巧要求”，但还是受益匪浅，他总是在维克家待上很久，通常9岁的克拉拉也在一旁。

舒曼这时逐渐改变了羞怯沉默的状态。在同学中他发现了一位小提琴手泰格利希巴克（Täglichsback）和大提琴手葛洛克（Glock），舒曼自己弹琴，嘴上叼着一根雪茄，三人经常演奏到深夜。有时还加入中提琴手塞格（Sörgel），维克也不时到场聆听。



法兰克福

这种活动不久便刺激舒曼作曲，他完成了一首C小调钢琴四重奏和八首钢琴二重奏波兰舞曲（polonaises），它们全为在他寓所的聚会而作，这时舒伯特是他的典范。1828年11月，舒曼得知舒伯特过世，弗莱施西格听到他整夜啜泣，哀伤不已。后来舒曼写道，舒伯特的名字“只应在夜里对着树木和群星呢喃”。

入秋，新一季音乐会在莱比锡的布商大厦（Gewandhaus）举行。舒曼非常期待能在下一季与莱比锡最好的演奏家默尔·莱希渥德（Mlle Reichold）合奏协奏曲。

然而舒曼始终十分想念友人罗森和海德堡的生活。机会终于来了。一位写作音乐美学的法律系教授朱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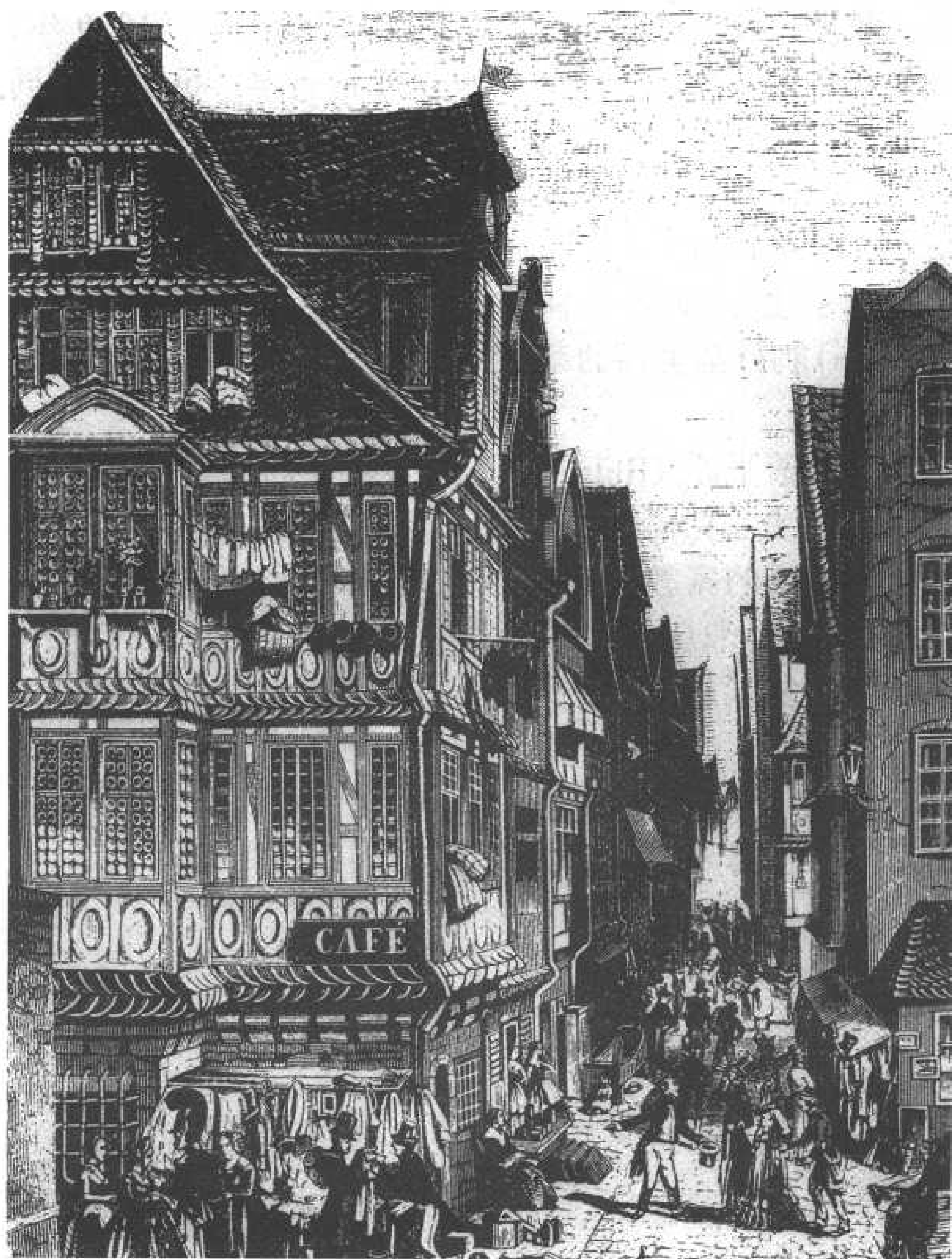
斯·梯鲍(Justus Thibaut),恰巧在海德堡讲学。1829年,舒曼写信给母亲和监护人,央求让他转学。征得他们同意后,舒曼便于5月11日启程前往海德堡。途经法兰克福时,舒曼碰巧和年轻的畅销小说家威利巴德·艾利克斯(Willibald Alexis)同车,结果,舒曼并未从法兰克福直接到海德堡,却先往柯布伦兹(Coblenz),再从宾根(Bingen)航行至美丽的莱茵高(Rheingau),游毕已囊空如洗。

在莱茵平原(Rhineland),舒曼放纵自己,以恶作剧取乐。在法兰克福,他参观了一家乐器行,宣称自己是一位英国贵族的家教,正在找一台好钢琴,然后拼命练了三个小时,还引来众人"注目喝彩",舒曼向店主保证会在一两天内回复其雇主的决定。但在一两天后,舒曼早已远遁吕德斯海姆(Rüdesheim),畅饮当地的美酒了。

他在给母亲的信里谈到他的一些游历,却未提及先前是基于伤感才想转学。终于,他到了海德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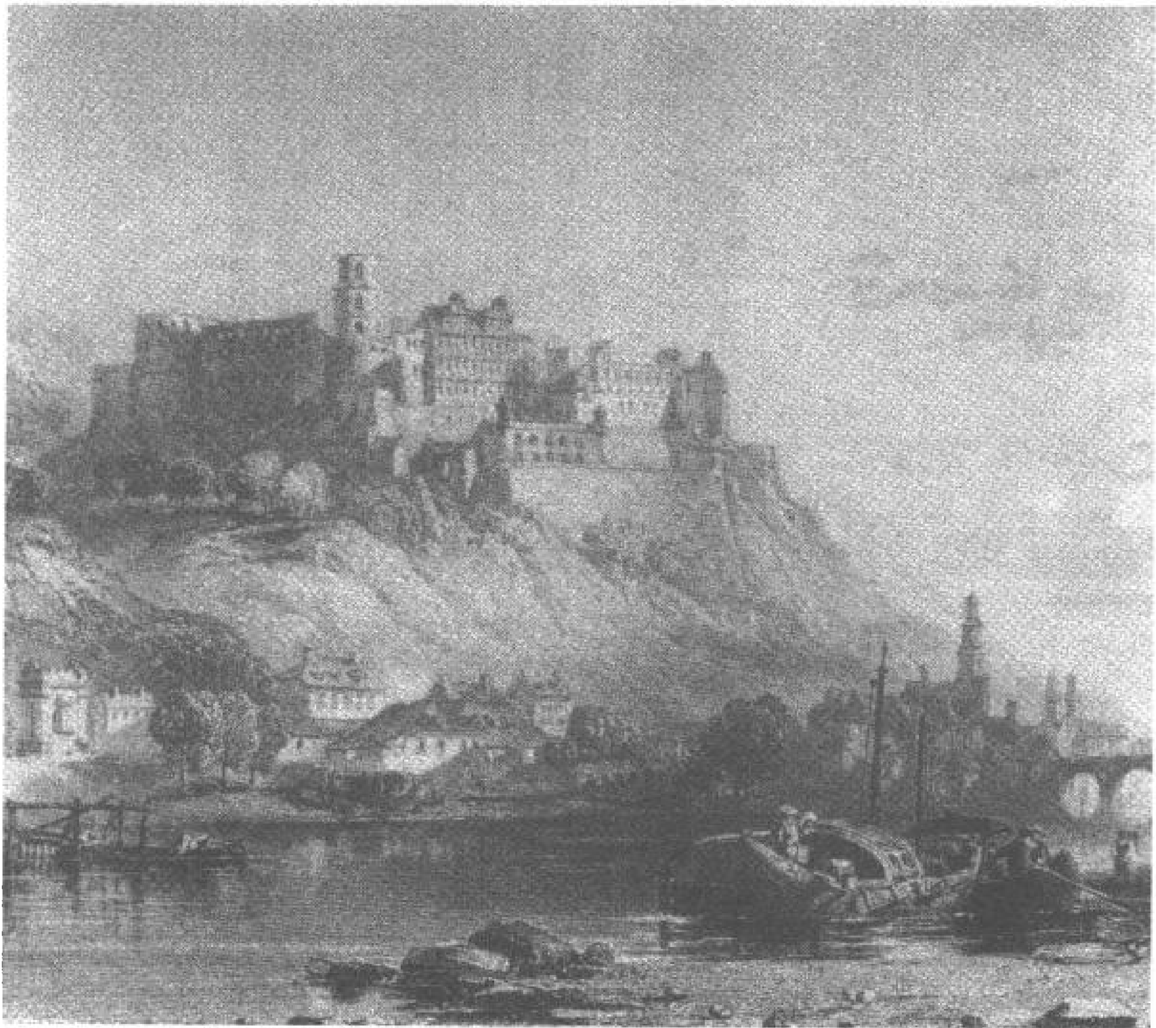
你呀,我明亮的小海德堡,你是如此可爱、纯真而美妙,若将莱茵河及其岩丘比做强壮的男人,那么内卡尔(Neckar)山谷就是绝世美女。在那儿,一切皆宏伟崎岖,以古老的条顿式和声震鸣着;而这里,万物则哼着法国南方的柔美曲调。

舒曼心想与其回莱比锡完成学业,不如在海德堡及时行乐。7月他写信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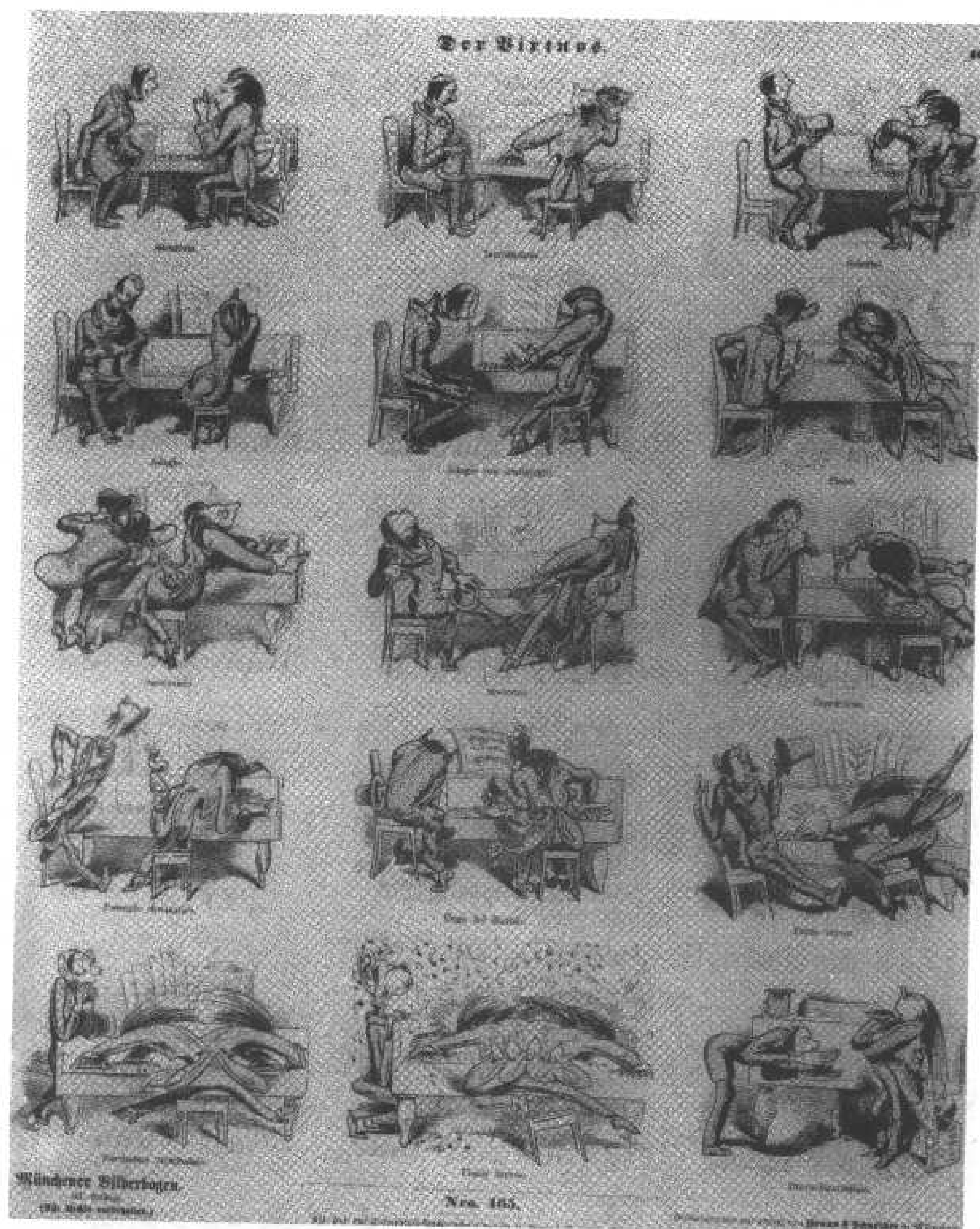


法兰克福的一角

我生活勤勉、规律，在梯鲍和米特迈耶(Mittermayer)的指导下悠游于法学之中。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它真正的价值，以及它如何帮助人类获得所有最崇高的利益。天啊，莱比锡的教授讲课像上了发条的机械玩具，喋喋不休，毫无口才或启发性可言，而梯鲍呢，虽然年纪大他两倍，却洋溢着生命力和理想，几乎找不到字眼或时间表达其感情！



海德堡市镇与城堡



著名漫画家威廉·布什(W. Busch)笔下的演奏家

舒曼注意到当地的音乐水准不如莱比锡，因此他的演奏显得很突出，同时他对当地的生活水准、所遇到的女人以及“点头之交的乐作”甚感兴趣。

舒曼写了封圆滑的家书，表示他已透支，需要更多的零用钱，如此才能在暑假南游瑞士和意大利。在获准后，他沿着米兰、威尼斯一路旅游到亚德里亚海。虽然在米兰他害了相思病，又在威尼斯生病，他还是认为这趟旅行颇为成功，并在10月安全返回海德堡。

如今他已完全投身海德堡的上流社会。他描述了乘雪橇参加宴会、舞会和会见当地的朋友的情景，宣称自己是“海德堡的红人”，而且所费不赀。在2月，他寄了一堆裁缝师和鞋匠的账单给他母亲：

……然后我必须吃喝，免不了弹琴、抽烟，有时还要(但不常)开车到曼海姆(Mannheim)；另外，上课，买书，听音乐，这些都需要一大笔钱；那些差劲的舞会、要小费的人、博物馆的认捐费，还有雪茄——哦，那些雪茄！加上调音师、洗衣妇、擦鞋匠、蜡烛、香皂的费用也够惊人；那些只求一小杯啤酒的朋友们，以及送刊物的小伙子也要花费我一些钱！我简直快要崩溃了！

舒曼似乎仍在断断续续念着法律，但他最大的愿望却是将脑海里的音乐灵感写下来。他写信向维克倾诉音乐有多吸引他，也谈及自己有系统的练习以及对舒伯特的喜爱，并索取新音乐作品和近几期的《音乐期刊》



帕格尼尼，南希(Landseer)的素描

(Musikalische Zeitung)。

舒曼在聚会的表演之前,总会先练习六七个小时,甚至到乡下也不忘随身带着的假键盘,以便随时琢磨技巧。舒曼曾受邀在巴登(Baden)的多瓦格(Dowager)公爵夫人面前演奏,当他以高超的技巧表演莫舍勒斯的《亚历山大变奏曲》时,"喝彩声以及要求重新演奏的掌声不绝于耳,真令我感到心烦。"

舒曼又谱了些新曲,他在曼海姆的舞会上遇到一位名叫梅塔·阿贝格(Meta Abegg)的女子,发现其名恰可转换为音名,便以A、降B、E、G、G五个音谱写了一首变奏曲。他一生都着迷于这种字母游戏,这只是典型的一例。

舒曼念起法律却愈显散漫,幸好梯鲍本身也热衷音乐,且师生相处融洽。梯鲍每周都会召集大约七十个人合唱亨德尔、巴赫或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的曲子,他自己则弹琴伴奏,舒曼常为座上宾。

舒曼写道:

梯鲍是个超凡卓越的人,我的欢乐时光多半与他共度,当有人在他家中演唱亨德尔的神剧时,……他热心地担任钢琴伴奏,两颗豆大的泪珠从他的银发下闪动的大眼中滚落。接着他平静快乐地走向我,感动莫名地紧握我的手。我不禁怀疑:像我这样的可怜虫,怎能受此礼遇,在这神圣的房间里聆听如此美妙的音乐!

从梯鲍那里，我们确知舒曼对法律根本没兴趣。有一阵子他彷徨失措，不知如何向母亲和监护人解释。1830年春，他回避这有待抉择的问题，只求在海德堡多待六个月。复活节时，他和两个朋友赴法兰克福聆听伟大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Paganini)演奏。结果舒曼为此写了一组变奏曲。

但到头来他终于提出这决定性的问题，1830年7月30日，他写信给母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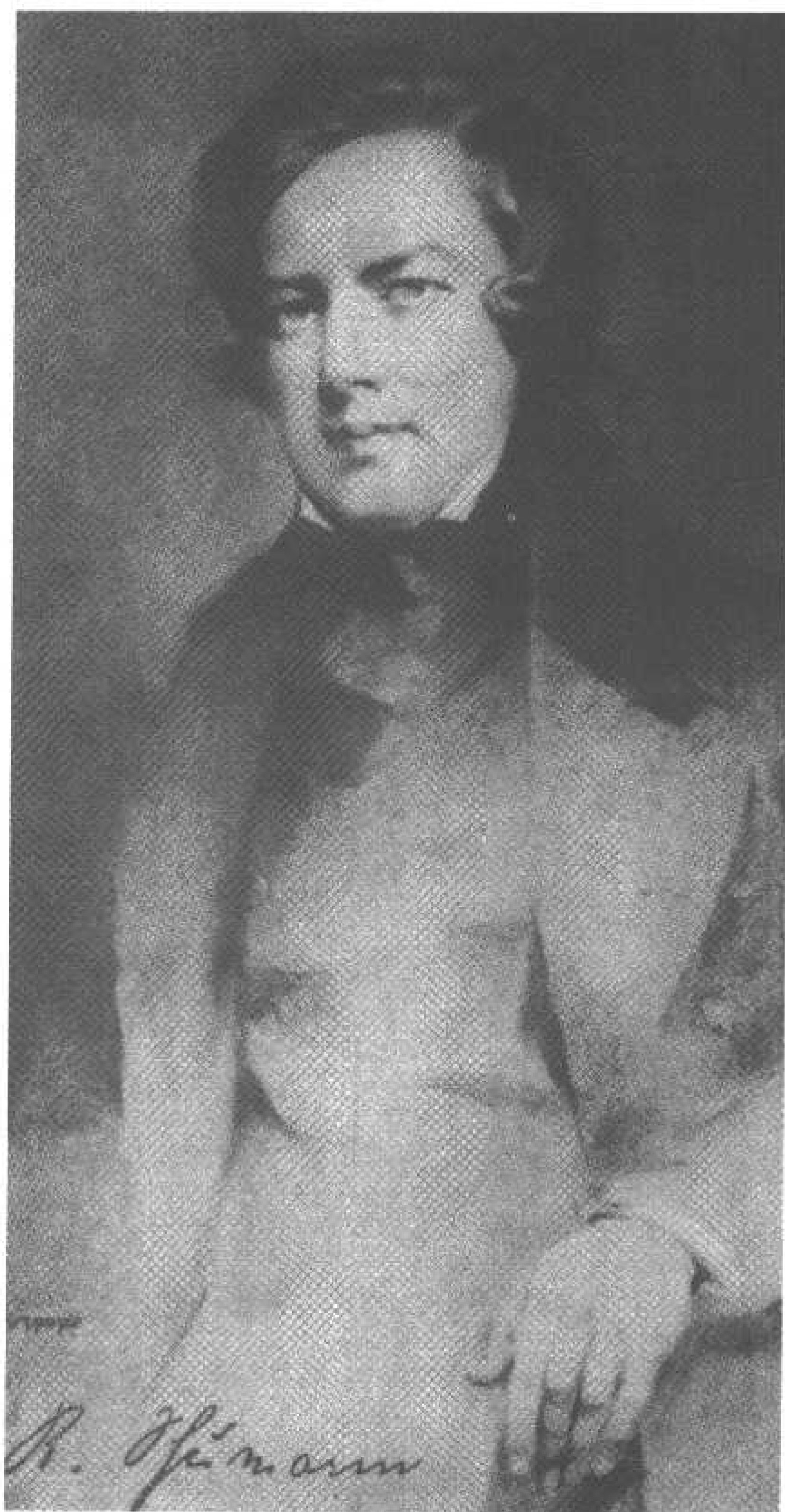
妈妈，早安！

我该如何描述此刻的幸福？咖啡壶在酒精灯上嘶嘶作响，天空是那么清朗红艳，早晨苏醒的气息浸润着我；此外，你的信也在我手边，字里行间流露着宝贵的情感、智慧与美德，我的雪茄味道也顶好。总之，只要你愿意早起，就会发现这世界有时真是可爱极了。

此刻我的人生充满了蓝天阳光，然而指引我的罗森却已不在。……我常感寂寞，时悲时喜，没有朋友比没有情人更难过。……这两年来，我一直挣扎在诗与文之中，或者可以说是音乐与法律之间。

现实生活与艺术追求，皆需全力以赴。前者需要不断地工作，勤奋实践，但是像我这种没有显赫家世、无钱无能、对正当职业又不为所动的人，在萨克森能有什么前途呢？在莱比锡，我从未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只顾做梦和闲逛，一事无成。

而在这里，我努力工作，但无论在何处我都深为艺术



罗伯特·舒曼

所吸引。如今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我的才能倾向艺术,我也逐渐确信,走这条路才是对的;但问题是——从现在起,请别为我所说的话生气——您似乎总是阻碍我前进。我很了解您的心情,我们也都同意学艺术前途未卜,谋生不易。眼看一个人即将投入无望、卑微又悲惨的境地,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呢。……我还年轻,想像力丰富,有足够的能力钻研艺术。总之,只要有耐心毅力及良师辅佐,六年之内我绝不会逊于任何一位钢琴家,因为弹琴仅需机械练习和技巧。……如今问题在于"要,或不要"。因为人一生中只能做好一件事,而我总对自己说,下这决心做到完美吧,只要有耐心毅力,必将有成。

亲爱的母亲,这是一场对抗。我本身的战争也越演越烈。我时而自信饱满,时而念及长路迢迢,不禁惴惴不安。至于梯鲍,他一直都支持我从事艺术。真希望您能写信给他,他也会希望如此的。只可惜他不久前到罗马去了,也许今生难再相见……

如果我要学音乐,就得立刻返回莱比锡,那里有我衷心信任的维克指引我教导我。然后我要去维也纳一年,看能否受教于莫舍勒斯。亲爱的母亲,现在我想问:您会成全我吗?亲自写信给维克吧!问问他对我将来有何建议。也请尽速回答我,我好早些离开海德堡。尽管我舍不得这里的许多朋友和心爱的环境。您也可以附寄此信给维克,无论如何得在放秋假之前决定,然后我才能重新出发,无怨无悔地追求我人生的目标。您也会认定这是我

所写过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事不宜迟，相信您一定会毅然成全我。

再会了，亲爱的母亲，请勿挂念，吉人自有天相。

约翰娜即刻写信给维克：

敬爱的先生：

依我儿罗伯特·舒曼之请，我冒昧请教您关于小犬的前途。我战栗不安地请问您，对其附信所述有何看法，它并不符合我的期望，我也不讳言对他的未来十分担忧。要成为杰出的音乐家需极为努力，且谋生不易，因已有太多伟大的前辈；再者，他的天分是否真的高人一等，现在也难以确知他能否赢得掌声或获得安定之职……

当我念及舒曼的未来，真是忧愁难当。他是个好人，上天赐给他别人必须努力方可得到的才华，他又一表人才。他有足够的财力顺利求学，直到自立为止。如今他却想选择一份早在十年前就该开始培养的职业。……他三个哥哥都很生气，坚持要我拒绝……

一切都由您作主——一个满心是爱的母亲之安宁，一个少不更事、只顾理想不顾现实生活的年轻人一生的幸福。我知道您也爱音乐，请别感情用事地为舒曼辩护，请想想他的年纪、他的幸福、他的才能以及前途……

请原谅我的唠叨，我脑中纷乱不已，以致神智不清，从未有一封信如此难以下笔。

祝福您！请速回复

您谦卑的仆人

维克于几天后复信道：

敬爱的女士：

我尽速于您希望的在本月7日回信，不再先行提出我对您最深切的同情。我只能简短地回答，一方面因诸事缠身，一方面我须与令公子讨论，才能获得圆满的结局。首先，我建议他离开海德堡——那想像力的温床——回到我们平淡朴实的莱比锡。

目前我只能说，我保证让他在三年之内跻身当今一流钢琴家之列。他将比莫舍勒斯弹得更富情感与才气，也将远远超越胡梅尔。我以11岁的女儿为证，她如今将踏入世界乐坛，至于作曲，我们的魏因利格（Weinlig）无疑能满足目前的要求。

但是，我尚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舒曼以为弹琴仅需纯粹的技巧，这是偏颇的看法。……我承认在教他时，经常和他激烈争辩。不过在异想天开的恶作剧后，我仍成功地说服他认识到纯粹、精确、流畅、清晰、显著而又优雅的触键之重要性，但通常成果有限。因为在下堂课，我又得重新开始，旧调重弹。以我对他一贯的感情，我证明他已从我身上学到了音乐特质。……我们亲爱的舒曼已有转变，他变得更深思熟虑，更稳定坚强。这些从他的信里还看不出来。

第二，除非舒曼每天都花一小时跟我学上一年，否则

我不教他。

第三,我相信一位钢琴大师,……单凭授课就足以维生。……舒曼教琴便能生活无虑,既然目前他自己就有一小笔收入……

第四,舒曼能否下决心跟随魏因利格学习两年冰冷、枯燥的音乐理论?……他能否像我的克拉拉一样,每天花几小时写三声部和四声部的习作?

第五,倘若舒曼不能做到我以上所说的,那么请问:他要弹什么?又该如何发挥他的想像力?

最敬爱的朋友啊,别再担忧,对此意气用事无济于事,我们只须做好父母份内的事,其他的东西就交给上帝吧。倘若舒曼能以勇气与魄力排除我的疑虑,那么就祝福他,让他平静地走下去。然而在他答复这些问题前,您只能等待。

您最忠实的仆人

事已决定。1830年9月24日,舒曼放弃了海德堡以及法律,重回莱比锡和音乐的身边。

3

重返莱比锡

自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Johann Sehastian Bach)任职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音乐指挥以来,莱比锡就在德国音乐界有着领导者的地位。它本是繁荣的商业中心,以书店、印刷业和图书馆闻名,音乐活动直到18世纪才逐渐兴起。起初是在私宅和咖啡屋举行小型音乐会和独奏会,后来发展成立演奏协会,这都归功于会长希勒(Hiller)的推动。1781年,协会买下莱比锡市中心的布商大厦,在那里举办的音乐会确立了莱比锡音乐重镇的地位。

18世纪与19世纪交接之际,缪勒(Müller)仓促组成了一个规模较小的音乐协会"欧特伯"(Euterpe),许多会员也在布商大厦乐团演奏,但"欧特伯"在曲目上有所限制,专门首演新作。

莱比锡的室内乐也很丰富。当地有个歌剧团。德国著名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 (Breitkopf &



希　勒

Härtel)的总部亦设址于此。此外,由戈特弗里德·哈特尔(Gottfried Härtel)所创,有助于培养德国人音乐品味的音

乐杂志《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也在莱比锡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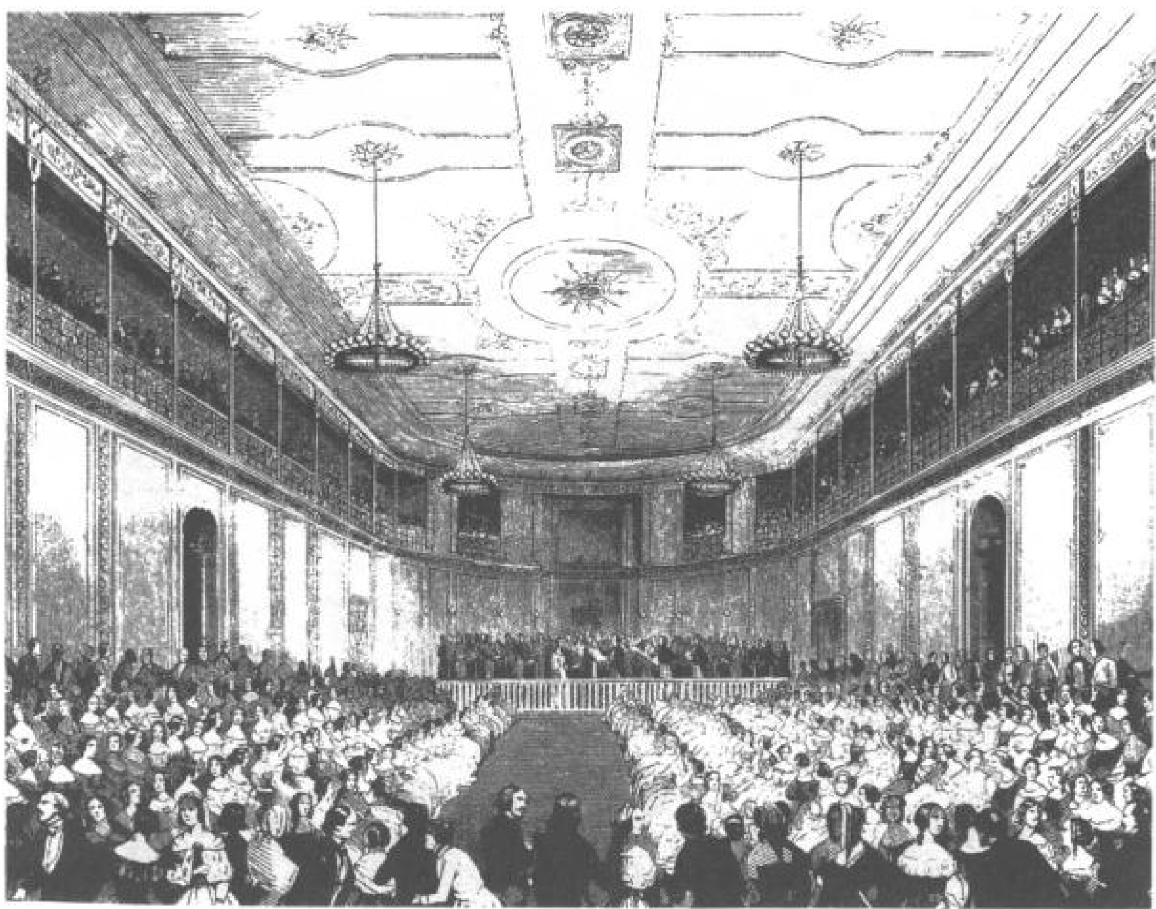
舒曼尚在念法律时即对莱比锡的音乐生活稍有涉猎,等再回此处后即全心投入。起初他意气风发,一旦了解到自己已浪掷三年光阴,便又颓丧不已。

直到1830年圣诞节,舒曼才写信回家诉苦,他烦躁不安地说:"我往日的热情与精力仅余灰烬。"他同往常一样挥霍无度,结果没钱添衣、剪发、调音,甚至连他扬言要用来自杀的手枪也买不起,但他发现还有足够的钱请人为自己画一幅像送给母亲。

他在圣诞节前写信给母亲道:

浪费金钱是我个性上的缺点。你一定不相信我有多不经心,我的确经常浪费,总是一再自责,下决心不再犯,但下一分钟又抛诸脑后,给别人8个格罗申(groschen:德币单位,1格罗申约为10分尼)小费!这与离家在外、四处旅行固然有关,但症结仍在于我自己和我那该死的粗心!我真担心情况永难好转。

舒曼住在葛利麦歇街(Grimmaische Gasse)的维克府上,每天上课、习作,受益匪浅。维克脾气暴躁,尖酸好辩,无疑很难相处。他年轻时家境不好,靠朋友接济才得以进入大学,赖施舍维生,因此造成他的吝啬与不平。他在大学主修神学,音乐大部分是自学而成。他教琴自有一套,技巧练习也自成一格,他主张"歌唱般的"触键以及



莱比锡布商大厦音乐厅

冷静的键盘风格。在教学上他很挑剔，只收少数可造之材。1816年他和玛丽安·汤姆利兹(Marianne Tomlitz)结婚,但这是个失败的婚姻,离婚时女儿克拉拉只有5岁。

维克从未否定舒曼的音乐才能或浪漫的想像，但他对舒曼的敏感不安、过于任性和无力戒去烟酒等弱点毫不同情。维克一向以善于纠正学生的缺点自豪，但舒曼情绪化、懒散又不驯的性格激怒了他,何况他还得操心自己女儿的前途。当舒曼陷入其惯有的情绪低潮时，维克自然比较关心他那天分极高的克拉拉。

舒曼常感到遭受冷落。他听说维克和克拉拉圣诞节



克拉拉·维克

时要出门巡回演出一个月，便提议另找胡梅尔上课，不料维克竟勃然大怒。舒曼向母亲说明此事：

前几天我很轻松地向维克提起自己找胡梅尔学习的计划，但他看得很严重，问我是否不信任他，或是他教得不够好？我对他这种不必要的盛怒大吃一惊，但是现在我们已和好如初，而且他待我更加友善。你根本弄不懂他的狂热、判断和艺术观，然而一旦涉及他自己或克拉拉的利益，往往变得像熊一样粗鲁。

翌年夏天，维克又宣布要带克拉拉去巡回演出，舒曼私下写了封笨拙的信给胡梅尔，央求做他的学生，并贬损维克的教学方式。舒曼的朋友都反对他这项举动，因为据说胡梅尔十分古板，最后是机缘巧合才使计划作罢。而魏因利格的理论课则没听说些什么。

维克希望舒曼成为全方位的音乐家，坚持要他把和声和对位法学个彻底，舒曼却不领情。直到 1831 年 6 月，他向库布希 (Kupsch) 求教不成，才转而向海因利希·多恩(Heinrich Dorn)学基础和声与对位。据多恩所说，舒曼第一首习作是“规矩的分部配置”。

舒曼实在是个问题学生，他明知秩序和纪律对音乐家很重要，但只要稍有一丝学院作风，就会让他激烈反抗。他向维克抱怨：

我根本无法和多恩相处，他想说服我音乐就是赋



胡 梅 尔

格。老天!人人想法不同,但我确信理论的训练对我有正面影响。先前我对什么事都凭当下的冲动，现在我会多多遵循理念的道路,时而稍停片刻,环顾四周,看自己身处何方。

很快地,多恩就不耐烦舒曼的想像力了。到了 1832 年 4 月,舒曼已经没有老师,除了马普(Marpurg)的音乐理论入门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而只有后者令舒曼欣赏。

平均律对我的帮助颇大，似乎对一个人的整个体系有道德加强作用,巴赫是个彻底的人,健全而不病态,他的作品似乎是为永恒而写。

在此同时，舒曼也在写一本名为《大卫同盟》(Die Davidsbündler) 的小说，其中两个角色是弗洛伦斯坦(Florestan)和尤塞比乌斯(Eusebius)。他也常在日记里写下他俩针锋相对的谈话，例如在 1831 年 10 月的日记里写着:

现在弗洛伦斯坦已是我的知己。在小说里，他真是我自己的化身。

同月,契史纳(Kistner)出版舒曼作品第一号《阿贝格变奏曲》(ABEGG Variations),但这年他最有野心的作品

是一首钢琴奏鸣曲，此外，他还写了一组钢琴小品《蝴蝶》(Papillons)，灵感得自让·保尔的小说《少不更事的年岁》(Flegeljahre)中的化装舞会。诗人格利尔帕泽(Grillparzer)评论以上的作品道：

一个人能独立自主，不倚仗他人，总是好的。这是头一回我们在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身上看到的，实为同龄者中的奇葩。他并非学院派，完全从自身得到灵感，却从未自以为与众不同而沾沾自喜，反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几乎不顾一切地沉湎于其中，有时还带着极具原创性的奇异。

1832年5月，维克父女返家，舒曼却未回去和他们同住，也没有再继续上钢琴课。

舒曼练琴时，总有一位技巧典范的代表克拉拉在眼前。她虽比他小九岁，却琴艺不凡，也许舒曼因此才会走捷径，求诸技巧辅助器练习。这些1830年左右问世的技术辅助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进钢琴家的技巧。

我们也知道，就在此时，发生了某种不可理解的悲剧，提早结束了舒曼的钢琴家生涯。传统的说法是，舒曼异想天开，想使手指"等长"，遂发明了一种吊腕带，限制某一根指头，只让其他四指练习，结果十分骇人，他右手的两条肌腱永久性地遭到损害，再也无法公开演奏了。

然而，舒曼自己从未细述这件事，只说"练习技巧过



19 世纪钢琴家

度，右手已废”。他在信里也仅平淡地提及此事。很久以后的1889年克拉拉说，舒曼因在一部假键盘上练习，导致右手食指受伤。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究竟真相为何？

也有人认为其实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意外”，是舒曼为了医治梅毒，服用19世纪常用的毒汞，而损坏其神经系统。梅毒其他的症状后来会逐渐明显，包括麻木、口吃、耳鸣以及晕眩，最后还导致死亡。

手部麻木的影响日渐消退，但治疗的建议仍不少。其中最令舒曼作呕的是动物浴，即把手浸在牛的分泌物中。他甚至怕牛的特性会渗入他的人格里。七年后，舒曼写信给克拉拉道：

哦，主啊，为何你偏要如此待我？在我内心，那么完整、鲜活的音乐，如今却只能用不听使唤的手指，痛苦不堪地弹出来，真是可怕，今后我每每为此受苦。

但舒曼确信身为作曲家的内在价值是他“人生的目标”。事实上，1832年也许是他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当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

清晨约5点，我像鹿一样从床上跃起，记账，写日记，写信完毕，接着我逐一研读，作曲，读点书。……午饭后就读法文书或看报纸，我习惯从3点散步到6点，通常一个人走到美丽的康奈维兹(Connewitz)。我告诉你，如同我告诉自己，“只要你能接受生活的单纯与清醒，并适当

节制欲望，就能活在天堂里。”我常常乐得拍手,6点返家后就开始作即兴练习，快到8点才与肯佩尔（Kömpel）和沃尔夫（Wolf）出去共进晚餐后再回家。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1832年舒曼完成的作品包括后来遗失的《幻想练习曲》(Exercise Fantastique),此作题献给昆奇，但出版不成。另有六首钢琴间奏曲,包含了早期作品的片断。还有一组《蝴蝶》风格的12首钢琴谐谑小品。到秋季时,舒曼已能完成更具野心的作品。他请欧特伯音乐协会会长缪勒担任他的“乐器应用指导”，也请他“浏览……我所作的交响乐章，……它们几乎全凭自己的理念写成，无人指导”，但却遭冷落。几天后,舒曼带着他的交响乐章回到次维考过冬。

11月，克拉拉和维克抵达次维考，与当地的乐团合作演出，舒曼的交响乐章亦获首演。克拉拉的演奏大获

成功，但舒曼的交响乐章却反应平平，他的管弦乐法有着明显的缺失。他写道：

我常以此代彼，错误百出，然而我认为这门艺术的确不易，我得多花几年的工夫才能自信自制。

他继续修改这首作品，1833年2月在施尼堡(Schneeberg)二度演出。

1833年3月，舒曼回到莱比锡，定居在莱德(Reidel)花园。年仅23岁的他已开始建构自己的世界，逐渐拓展朋友圈，晚上在餐馆或家中谈论音乐和艺术。这群朋友因理想而结合，他们厌恶大多平庸乏味的当代音乐，也为自己的偶像——贝多芬和舒伯特辩护。舒曼写道：

再没什么音乐比舒伯特的刻画道理更深的了。他的理念发展以及灵活的思考无人能及，像他这样给予人多样性的印象者，实在太少了。

这群年轻人也攻击保守的新闻界。1832年夏，他说："年轻不羁的心觉醒吧，别再袖手旁观，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共同推动，使艺术之美再度荣耀世间。"

简言之，他们决定创办一份前卫的新音乐杂志，以反对庸俗的保守派，拥护浪漫主义。舒曼请维克做新杂志的指导人，但维克不敢轻诺。经过周密的考虑之后，他终于同意了。

1834 年 4 月，《新莱比锡人音乐杂志》(Neue Leipziger Zeitschrift für Musik)问世。第一位编辑是尤利乌斯·克诺(Julius Knorr)，但不久即因病辞职，由舒曼接任。舒曼的独特风格，随即在刊物上显现，他那煽动性的轻率之作，免不了只得以各种奇怪的笔名发表。

他也引介"大卫同盟(Davidsbund)"——由身边和过世的朋友们组成的虚构团体，联手打击那些老顽固。代表舒曼两种性格的两位对应人物弗洛伦斯坦和尤塞比乌斯，也经常出现宣扬他的主张。这所有的一切，部分当然只是好玩而已，诚如舒曼向多恩解释的：

如你老早就预见，"大卫同盟"不过是智慧与浪漫的结合，莫扎特和柏辽兹都是伟大的一员；你也是一分子，虽然你没拿到会员证。

这两个人物——弗洛伦斯坦和尤塞比乌斯，充分显露出舒曼自己内在的分裂性格，舒曼觉察到他的内在自我与日常生活的冲突。内省的尤塞比乌斯和独断的弗洛伦斯坦遂在杂志上诉说这两种对立的世界，有时他会用"拉罗大师"(master Raro)的笔名，此时这两者整合为一体。

舒曼对肖邦的著名乐评，即是用弗洛伦斯坦和尤塞比乌斯这两个人物的典型例子。1832 年，《新音乐杂志》还未发行，这篇文章已登在《大众音乐报》上：



温得霍特(Winterhalter)笔下的肖邦

不久前，尤塞比乌斯进门了，又是那张苍白的面孔，一贯讽刺的微笑，若有所思，我则挨着弗洛伦斯坦坐在钢琴前。

如你所知，弗洛伦斯坦拥有罕见的音乐心灵，能预见巧妙、新奇或不凡的事物，但他今天碰到意外的惊喜。尤塞比乌斯放下一首乐曲说："脱帽敬礼吧，各位先生，这是个天才！"他不许我们看标题页，我茫然翻阅着，无声的音乐幽趣隐含着神奇。……"现在可以弹了。"弗洛伦斯坦说，尤塞比乌斯点点头。我们则在窗台边聆听，尤塞比乌斯似乎灵思泉涌，此刻灵感给了他平日不及的力量。……但当他翻到首页，却惊讶地念道："肖邦作曲。"我们同声惊呼："作品第二号?"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寻思时容光焕发，叫道："……肖邦?没听说过，他会是谁呢?无论如何，必是天才之辈……"酒酣耳热之际，我们满怀热情地把肖邦的作品带去给拉罗大师看，他微笑着，看完作品仅淡淡表示道："请肖邦来吧，我很明白你们对新事物的热情！"

舒曼现在十分喜欢克拉拉，她只有14岁，但漫长的巡回演奏生涯以及父亲严格的训练使她十分早熟。1833年6月，舒曼写信回家：

克拉拉和往常一样喜欢我，也一如往常地热情不羁，像孩子般四处跑跑跳跳，却又说着最深刻的事物。看着她优秀的心智发展日速，真是奇妙。……前几天，当我们



舒曼与克拉拉

从康奈维兹走回家。我们每天都爬两三个小时的山。我听到她自言自语道:“哦,我多快乐!多快乐!”谁不为她高兴呢?

沿途有许多小石块,我总习惯仰头谈话而不低头看路,因此她老跟在后头,不时轻拉我的外套,免得我绊倒,但她自己却走得踉踉跄跄。

9月,舒曼搬进布尔克街21号公寓里,不久便听说嫂嫂罗莎莉(Rosalie)和哥哥尤利乌斯相继过世,这消息使他非常沮丧,感到“血气上冲,紧张莫名,呼吸急促,一阵晕眩”。他似乎曾想从四楼窗户跳下,结果他搬到一楼,终其一生不敢再住高楼。他说服了一位朋友与他同住一室,以防自己做出什么傻事。

舒曼在日记里表示,认为自己快发狂了。他写信给母亲:

我不愿描述前几周的情况,我就像雕像一样不冷不热,毫无知觉。

辛勤的工作使他逐渐摆脱阴影。从1834年3月起,他全心投入《新音乐杂志》和作曲之中。舒曼过去曾为其他杂志撰稿,如今担任杂志总编,使他成为一位洞察犀利并深具影响力的评论家。

4

克 拉 拉

虽然舒曼一直忙于编辑和作曲，内心却渴望爱情。他很快便爱上了年方 17 的欧妮斯蒂娜 · 冯 · 弗利肯 (Ernestine von Fricken)，她于 1834 年 4 月来到莱比锡，在维克家学琴。她在一个名叫艾施(Asch)的小镇长大，由父亲弗利肯男爵(Baron von Fricken)一手带大，是塞德兹(Zedtwitz)女伯爵的私生女。

舒曼对她非常着迷：

(她)纯洁、天真，又那么纤细体贴。她真心爱我，并热爱艺术、音乐，禀赋极高。简单地说，她就是我理想的妻子。

1835 年 9 月初，舒曼和欧妮斯蒂娜私订终身。几天后，弗利肯男爵听到风声，赶至莱比锡带欧妮斯蒂娜回家。经过私下协商，双方协议解除婚约。从此，舒曼对欧



门德尔松

妮斯蒂娜的出身一直耿耿于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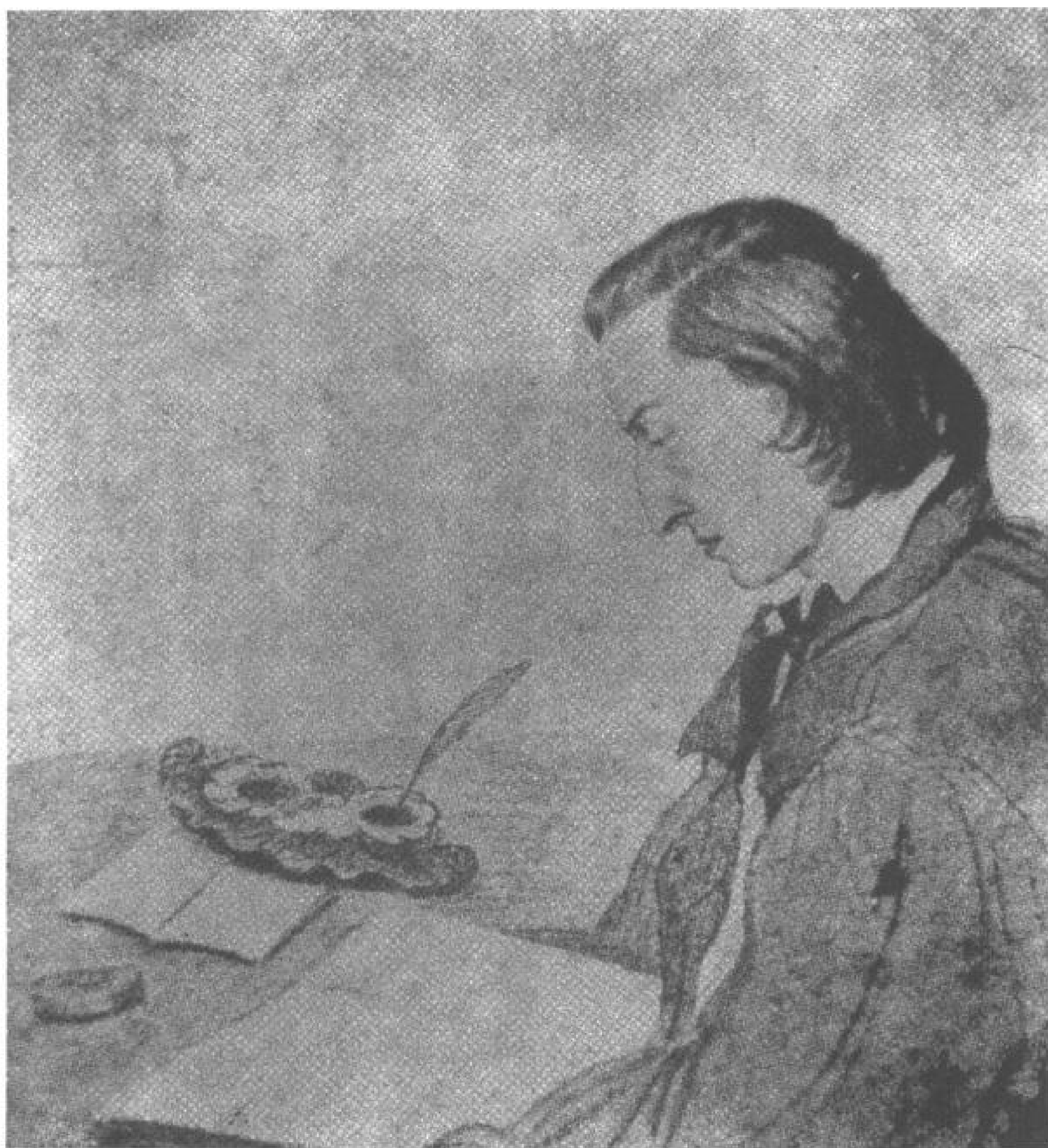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此事对舒曼的音乐有催化作用,他构思以ASCH四个字母谱写一系列钢琴曲,这就是后来的《狂欢节》(Carnaval),他也用弗利肯男爵提供的主题,写了一些钢琴变奏曲。

此时舒曼的好友施恩克(Schunke)病重。他不忍见此景象,又重返次维考,直到12月才回莱比锡洽商《新音乐杂志》的出版事宜。从1835年初开始,这本杂志交由巴特(Barth)的莱比锡分公司出版。

1835年底,门德尔松(Mendelssohn)抵达莱比锡,出任布商大厦音乐总监,当时他年仅26岁,已颇有成就。舒曼在维克家与他初会,立刻就被他所吸引。门德尔松在莱比锡首演之后,舒曼即在其《新音乐杂志》的《热情者的来信》专栏中撰文赞美他;不过舒曼仍大胆批评门德尔松使用指挥棒的方式,认为乐团的演奏不应过分僵化。

门德尔松对舒曼则心存保留,他对乐评或记者——那些描述音乐而非创作音乐的人——总有强烈偏见。身为职业作曲家,他也反对舒曼对音乐那种明显的业余态度。

大约此时,舒曼在维克家也结识了肖邦和莫舍勒斯。1835年整个秋天,舒曼是维克家的常客,他也更常见到芳龄已16岁的克拉拉。早在她9岁时,他就是她的演奏顾问。当他沮丧时,她逗他开心,他俩之间深藏的情感如今日益显明。舒曼当时完成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便题着"献给克拉拉,弗洛伦斯坦与尤塞比乌斯敬上"。在



乔治·桑(George Sand)笔下的肖邦

克拉拉一次重要的巡回演奏前夕，舒曼特地前来给她打气,与她吻别。他们在次维考重逢时,再次互吻。1836年,舒曼到德累斯顿旅行,当他知道克拉拉只身在那儿度假,当即向她表白了爱意。



伊格纳兹·莫舍勒斯

1836年2月4日，舒曼的母亲过世。即使在悲伤中，他仍写信给克拉拉：

你鲜明的形象在黑暗中闪耀，协助我度过困厄。……也许你父亲不会拒绝我们的婚事，当然，还有很多事需要考虑和安排，但我相信我们的守护神会眷顾我们，命运一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舒曼似乎以为维克会喜欢他这个女婿。他错了！当维克知道他俩背着他私下幽会时，勃然大怒，立即写信警告舒曼不得逾矩；同时，他也替克拉拉更换了一位声乐老师卡尔·班克(Karl Banck)，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

年仅16岁的克拉拉在维克眼中不过是个孩子，维克精心培育她的音乐才能，而今眼见她璀璨的演奏生涯即将展开，怎能坐视她嫁给舒曼？他认为，令他生气的舒曼辜负了他的苦心栽培。

舒曼自然陷于绝望之中。他又开始酗酒，狂欢纵饮，浪掷无度，最后只好向他哥哥借贷。荒唐的行为使他与女房东争执不休，终于他写信给克拉拉道：

为什么我要向你哀叹触礁的计划、应得与不应得的苦恼，以及迎面而来的新愁？在钢琴前，我拥有美好的时光，也与许多可爱的人谈天，似乎能有所作为，……但我瘫痪了，我很清楚什么才能挽救这些退缩的心绪，我需要一个心爱的女人。

要想知道维克的心态，我们必须检视他对克拉拉的情感。克拉拉是他特别创造的毕生的结晶。他与克拉拉一同在钢琴上投注心力，她终于成为他最好的学生、技艺精湛的明星；她更成为一项价值不菲的资产，同时满足他的荷包和他的自尊。

然而，舒曼并没有看清维克的动机。他以为维克所反对的是他个人，其实维克会将箭头指向任何站在他与女儿之间的人，无论这个人是谁，维克都会运用手边所有的武器——羞辱、扯谎、诽谤甚至暴力，以保住他对女儿的控制权。

该年 4 月，克拉拉与父亲回到莱比锡，舒曼被禁止见她。当舒曼寄给她初版的一首钢琴奏鸣曲时，她的回应却是退回他所有的情书，还要回她自己所写的情书。

6 月起，舒曼动笔写作另一首钢琴奏鸣曲，在曲中表达了与克拉拉分手的绝望，这就是后来 1839 年修订出版的《幻想曲》(Fantasie)，在其首页引用了施莱格尔(Schlegel)的诗：

穿过尘世间缤纷的梦境，
暗中聆听的人
能听见那
最细微的声响。

之后舒曼写信给克拉拉道：

第一乐章是我所写过的最热情的乐曲，那是为你深深的叹息。

舒曼的《幻想曲》是献给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李斯特曾向他的一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我第一次弹奏给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听时，他坐在椅子上保持缄默，……相当令我失望。因此我问他对我的演奏有何指教时，……他叫我继续弹到进行曲之后他再评论。接着我把第二乐章弹得那么有力，竟使舒曼从椅中跳起来，眼眶噙满泪水喊道："天啊！我们对这些乐曲的理念简直完全相同。而你，通过魔幻般的手指，将我的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1837 年 5 月，克拉拉在另一次巡回演出后回到莱比锡。不久，班克向克拉拉求婚，他像舒曼一样被维克所拒。这时舒曼似乎已从失望转为愤恨，扬言准备向克拉拉报复，但这不过是一时冲动。8 月，他写信给克拉拉，以"冷淡严肃，但不失动人"的口吻，声言克拉拉依旧是他"世间的最爱"。

他的感情即刻获得回应，8 月 14 日他们私订终身，克拉拉这么写着：

你要求的不过是这小小的"愿意"吗？但这又是何等重要的两个字！然而，我这样一颗溢满难言之爱的心，又

怎能坦然直说?是的,我能,我从灵魂的最深处绵绵无尽地向你诉说……

舒曼经此鼓舞,在9月13日克拉拉18岁生日当天,写信给维克请求允婚。他辩称自己已有能力赚钱,也更稳定,“这归功于我的地位、才能,以及性格。”

维克的回答并没改变。他要的是个能使克拉拉衣食无忧的有钱丈夫,舒曼因此再度深陷绝望之中:

与你父亲的会面真是太可怕了,他无情,满怀敌意,混乱而又矛盾。他伤人的方式真是新奇,用刀柄也能刺伤我。……你尽可能想个办法吧,我会像个孩子一样全依赖你。我的头真晕,苦笑不已,这不可能拖太久,我的身体无法消受。上帝请助我免于绝望吧!

但不久舒曼冷静下来,他说:

如果他拒绝个一年半载,甚至更久,苦苦相逼,那我俩就得自行诉诸法律。届时,法官能为我们证婚。愿上天保佑,不至于到这个地步。……请尽快对我说些温柔的话安慰我吧,你的形象比我早晨写信时更加清晰可爱了。而你再三重申的“坚定”,对我不啻是天降福音。

但是,从1837年到1838年初的整个冬天,克拉拉和她父亲多半在外演出,她在维也纳已获最高声誉。1838年



罗伯特·舒曼

3月,舒曼又迫不及待地写道:

但愿你明白我有多重视你的看法,不仅是艺术上的,还有对周遭一切事物。……你的信叫我多快活! 快告诉我你周遭的一切事情,人啊、城镇啊、风俗啊等等。你的观察如此敏锐, 我又那么敬重你的思想。太封闭自己而不看看外头的世界并不好,世上充满了那么多美好、丰富而又新奇的事物,假使过去我这么提醒自己,现在一定能更有成就、更有所获。

舒曼在莱比锡的生活多半仍忙于《新音乐杂志》的事务,继续认真担任编辑和评论的工作,花了很多心血。

1837年与克拉拉言归于好后,舒曼的第一首新作是《大卫同盟舞曲》(Devidsbündlertänze),由他自费付梓,他在扉页上题着:

一路行来　悲喜交集
庆幸的是
喜得庄严　悲得勇敢

每首曲子都标有F或E(弗洛伦斯坦或尤塞比乌斯),其中四首两者兼具。在第九首舒曼写道:"此时弗洛伦斯坦虽保持沉默,却激动地双唇颤抖。"最后一首则记有:"尤塞比乌斯发表的评论实属多余,因他两眼始终散发着喜悦的光芒。"



舒曼与克拉拉的音乐手稿和签名

他对克拉拉则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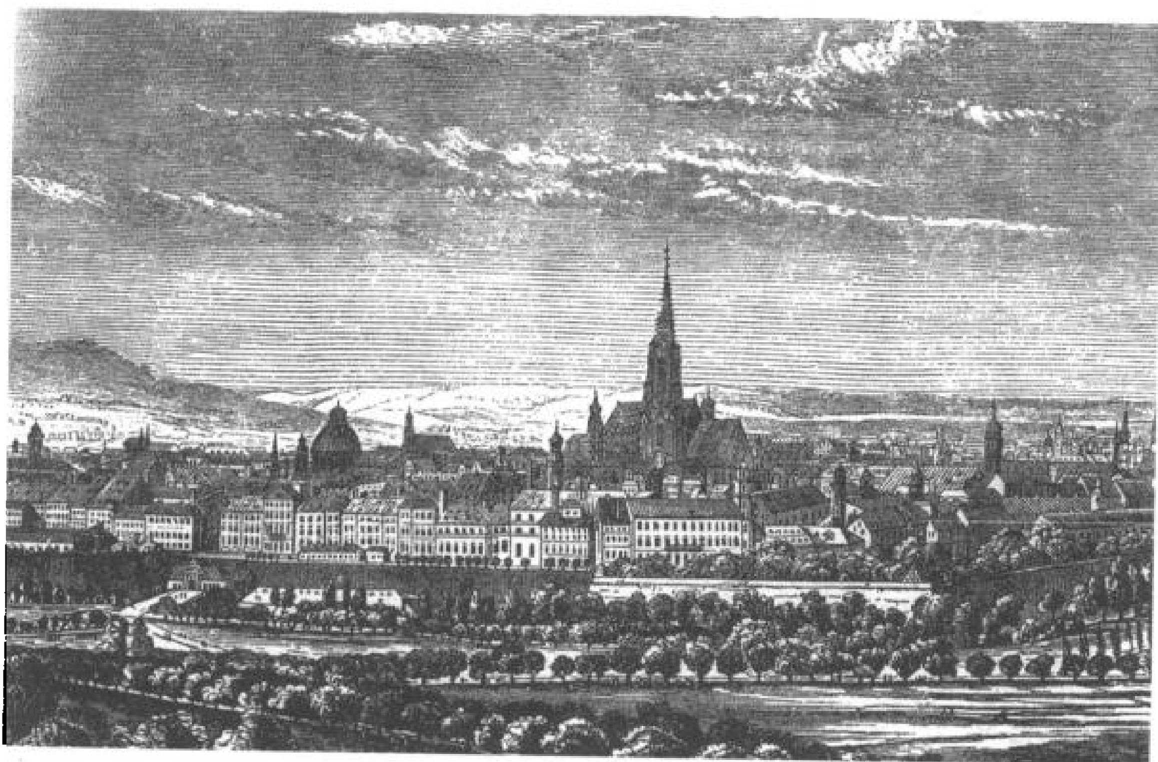
在这些舞曲中，有很多关于婚礼的联想，这些产生于我记忆中最甜美的喜悦，来日我再向你细述。

接着他又说道：

你收到《大卫同盟舞曲》了吗？……我在上周六寄出，……它们是我个人所有，但我的克拉拉会了解其中的一切，因为这是献给她的，是我最重视的作品。……假使我曾在钢琴前感到幸福，那就是谱写这些曲子的时光。

虽然舒曼如此确信，克拉拉却未必全能领会舞曲里复杂的联想。

1838年，舒曼接着又写了《小品集》(Novelleten)，此



1848 年的维也纳

曲完成时，他写信告诉克拉拉：

我发现再没有什么比期待与渴望更能激发想像力的了，而最近这几天我便是在这种情绪下度过。我一直在等你的回信，结果在等待中我写了一大本作品——有趣的、疯狂的、严肃的都有，保证令你大开眼界。事实上，我常觉得我只是借音乐抒情，但先容我告诉你我还写了些什么，以免忘记。记得有一回你对我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无论是不是这句话的影响，总之，我突然有了灵感，即席写了 30 首有趣的小品，之后从中选出 12 首。他们会让你发笑，但首先你必须忘了自己是个演奏家。……它们不言自明，只要你运用想像力，很容易理解。

舒曼也向克拉拉谈及自己的钢琴曲集《克莱斯勒偶记》(Kreisleriana)：

常弹我的《克莱斯勒偶记》吧，其中有些乐章倾注了我狂热的爱，描述了你我的人生，以及你对事物的看法。

舒曼乐思泉涌，几乎无法一一记录：

政治、文学、人，我受各种世事的影响，并以自己的方式思索，然而我渴望表达情感，并在音乐中宣泄，这就是何以我的音乐有时难以理解，因为它遥遥联系着我对万物的关怀。有时它则显得突兀，因为任何奇事都会令我刻骨铭心，迫使我表达于音乐中。当今的音乐作品无法满足我，因为除了结构上的错误之外，他们处理的是极低微的音乐感受，以及鄙俗的感情流露，即使现在最好的作品也不如我最早期之作。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朵花，我的作品却像首诗，无限脱俗。他们所作的不过是原始的冲动，而我的却源自政治意识。

在复活节，舒曼又写信给克拉拉说：

奇怪得很，如果我像现在这样写那么多信给你，我就不能作曲，音乐都往你那儿去了。

当维克一家回到莱比锡，舒曼尽一切可能和克拉拉

相聚。他们甚至有搬到维也纳的念头,并在那儿出版《新音乐杂志》。如今维克反对他俩结婚的理由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如果他们迁居维也纳,克拉拉将有两倍的演奏收入,而舒曼的版税也会增加,但这不切实际的计划很快便搁置了。

5

结　　婚

1838 年 9 月，舒曼急于试探迁居维也纳的可能性，便前往维也纳，但他很快发现这行不通。他厌恶那些人前人后的是是非非，也遍寻不着心目中真正的“艺术家”——不仅精通一两样乐器，还能胸怀莎士比亚与让·保尔。他想在维也纳出版《新音乐杂志》，还希望隔年 1 月以前就能在当地创刊。但他太过乐观，光是找出版社就已困难重重，何况这本刊物直言不讳的风格也令新闻检查人员头痛不已。舒曼十分恼火，决定翌年初便返回莱比锡。然而，他在奥地利的日子并非完全虚度，他偷空创作了一些钢琴曲，继续谱写一首“大型的浪漫奏鸣曲”，也即后来的《维也纳的狂欢节》(Faschingsschwank aus Wien)。

舒曼从维也纳寄给克拉拉数首小诗，浪漫地传达他的深情：

女子二十而未嫁，

男子三十而未娶。
那生命之春
将急逝而不复。

有位新娘，忠实的新娘，即将追随我
自她双眸，你可以发现
女人不二的忠诚。

舒曼此行有一重大“发现”，他拜访了舒伯特的哥哥费迪南·舒伯特（Ferdinard Schubert）———一名穷教师，育有八个子女。舒曼发现舒伯特大批未出版的手稿，有歌剧、四首弥撒曲和五首交响曲等，他将它们交给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又将其中C大调《伟大》交响曲的曲谱寄到莱比锡给门德尔松。不久，门德尔松即于1839年3月21日在布商大厦首演此曲，大为轰动，舒曼誉之为“自贝多芬以来器乐史上最伟大之作”。

正当舒曼启程前往莱比锡之际，得知他的哥哥爱德华(Eduard)病重。后来舒曼表示自己早有不祥之感，他写信给克拉拉道：

我曾向你提过我的预感，在我埋首创作时，它始终笼罩着我。……作曲时眼前总是出现葬礼、棺木、悲伤欲绝的面孔。当我完成乐曲，想构思曲名，脑中唯一浮现的就是“尸体幻想曲”，岂非诡异？我悲伤得泪水盈眶，但不知为何？



弗朗茨·舒伯特

爱德华在4月去世，他的死对舒曼是一大打击，他一向和舒曼最亲。当舒曼返抵莱比锡，克拉拉正远在巴黎

演出。逢此家变,舒曼甚至打算暂时放下作曲家的工作,回家帮忙出版事业和书店的生意。

更令他烦恼的是，克拉拉也开始附和她父亲的条件——要有经济基础再谈婚嫁。舒曼为此变卦伤心不已，如今克拉拉已是享誉欧洲的钢琴家，而舒曼仍默默无闻，即使他从一开始就向克拉拉保证，总有一天他会成名。

舒曼自忖，虽然可能无法提供维克所要求的优越生活,但其财力已足供两人生活,至于舒曼自己对婚姻的怀疑,主要是自信不足。1839年6月3日,他致函克拉拉:

在未来的几年里，你将始终为我担忧，我还不够成熟,总是太焦躁,太孩子气,又太不坚定,轻易就向享乐低头,也不考虑他人。总之,只要我无事可做,日子真是一团糟。

维克仍坚持原来的所有条件。同年9月,克拉拉终于在诉请搁置其父许可的宣誓书上签字。尔后她表示:

签字的一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意志坚定,心中喜悦难言。

维克震怒不已,他不准克拉拉进家门,她只好到柏林投靠母亲。不仅如此,维克还写信给代理商,叫他们别让克拉拉弹他们的琴,以免坏了大事。他到处散播谣言,说

她“寡廉鲜耻”，想以此吓跑她的乐迷。每当他在街上遇到舒曼，总会啐他一口。终于，他提出一份列有五点刁难要求的文件，以决定是否答应这门婚事：

第一，舒曼夫妇不得住在萨克森。

第二，克拉拉必须放弃赚得的7000塔勒，只领取其中的4.5%。

第三，舒曼的收入声明必须由法院公证。

第四，非经维克同意，舒曼不得与他有任何接触。

第五，克拉拉必须放弃所有父方的继承权。

这些条件根本不实际。舒曼和克拉拉请了一位莱比锡的律师艾内特(Einert)，试图达成和解。但维克扬言，他将会孤注一掷，“即使因此毁了30个人”。12月，二度和解不成，双方终于在法院碰面。维克暴跳如雷，法官不得不加以制止。由于维克并没有请律师，法官拒审此案，但仍准予上诉。经过一番折腾，法院终于宣判这对年轻人胜诉，并于1839年8月16日登出教堂结婚预告。

婚礼前夕，舒曼和克拉拉写信互表心迹。8月29日，舒曼写道：

我的克拉拉，在那最后的“愿意”之前，我必须向你坦陈两件心事。不久前，你曾开玩笑地说：“你知道，……我是善妒的……”我很清楚你的箭头是指向我，……但如今



莱 比 锡

我也不愿你再有所顾虑，以为我是另一个奥塞罗(Othello)，……如果有谁可能是我往后嫉妒的对象，告诉我吧，好让你不再一口咬定我很善妒。

另一件事是，……我们曾有过几次激烈的争执，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是到了第二天，或者几小时后，当我心平气和地向你解释时，你却暴跳如雷，常把我吓坏了。我的克拉拉啊，你必须改掉这个坏习惯，不能老是翻旧账……

而当我谈到这些的时候，……有个婚前的第三个请求：我已告诉你我的顾虑，现在该你说，说我的不是吧，我会改进的……

几天后,克拉拉复信道:

我想不出你有什么不好,如果有,我一定会如往常一样直言不讳;但最好别用写信的方式,免得表达不清。若一定要我在婚前说,那么就好好吵一架吧,……否则别再提了!

婚礼终于在9月12日举行,也是克拉拉21岁生日的前夕。今后,她再也不必受父亲的管制了,也许舒曼刻意选这一天,作为对新岳父的最后反抗。

至少,克拉拉洋溢着幸福:

我该怎么描述今天?上午10点,我们在舍内菲尔德(Schönefeld)成婚了!先是一段圣歌,接着是维德汉(Wildenhahn)牧师的简短演说,他也是舒曼年少时的好友。他的演说简单诚恳,我的内心充满对主的感激,是他带领我们安然渡过重重阻碍而终得相守。我热烈祈求,让我拥有他久一点,再久一点。真的,只是一想到有一天会失去他,我就痛苦欲狂。上帝保佑我免于此劫吧,我将无法承受……

我们还跳了些舞,虽然没有狂欢,但人人都显得愉快又满足。天气好极了,就连躲了好几天的太阳,也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一路送我们到教堂,好像在祝福我们的结合,这是完美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日子,我将永志不忘。

先前尚在打官司时，舒曼最大的安慰就是李斯特造访莱比锡。他写信给克拉拉：

这阵子持续的兴奋已使我精疲力竭，……只要李斯特在，我就无法工作。……他昨天对我说：“我觉得似乎



1847年的弗朗茨·李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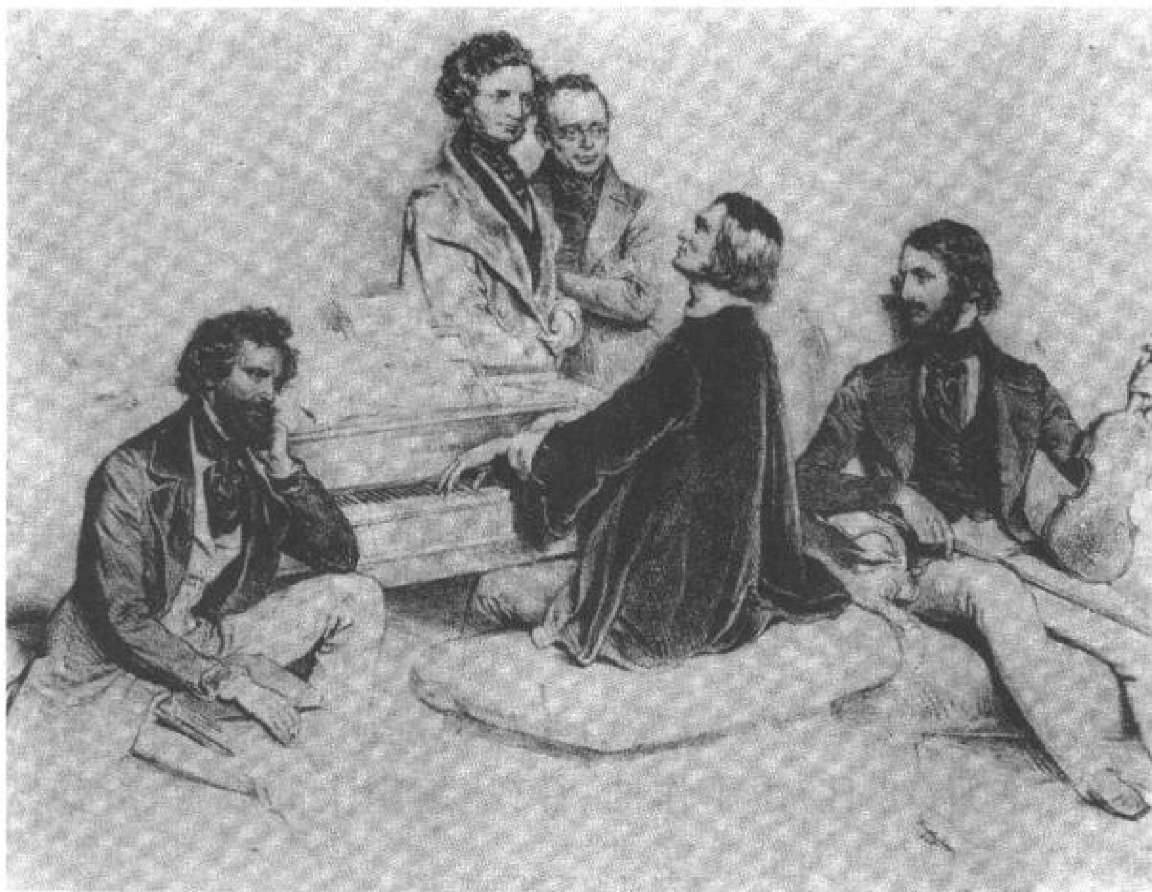
已认识你20年了。”我也心有同感。我们坦诚相待，无拘无束，而他更是任性，早在维也纳时就被宠坏了。……我终于有缘听他无与伦比的演奏，时而富丽狂热，时而细腻婉转。但这一切终究不属于我，我的克拉拉。艺术，如我们所知，就是你弹琴，我作曲，其中的亲密动人，对于我而言，比李斯特精彩绝伦的弹奏更有价值。

此时舒曼又开始询问关于博士学位的事。他向一位在耶拿（Jena）大学颇有影响力的朋友克菲斯坦因（Keferstein）打听，克菲斯坦因带回来的消息是，该大学愿意授予他博士学位，舒曼因此打算提出有关莎士比亚的论文。2月18日，由于作曲、评论、编辑上的成就，舒曼获颁荣誉学位，他为此雀跃不已。

开庭在即，反而刺激舒曼的创作欲望。1840年5月给克拉拉的信里，说他不停地作曲，“灵感源源不绝，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停不下来，好像夜莺一样将歌唱到死亡为止。”

隔了12年，舒曼又回头写艺术歌曲。这一波歌曲创作洪流，在2月为《第十二夜》配乐的《愚人之歌》里已初见端倪，到了月底他共谱写了九首海涅的《声乐套曲》（Liederkreis），随后又谱写了更多海涅的曲子，包括杰作《诗人之恋》（Dichterliebe）。

舒曼夫妇住在茵瑟街（Inselstrasse）5号。随着时光流逝，维克逐渐了解到他实在错估了舒曼，再加上克拉拉又生了好多孙儿，维克自然渴望一见。终于在1843年，他们



与李斯特共度午后。左起克莱胡伯(Kriehuber)、柏辽兹、车尔尼(Cezrny)、李斯特、恩斯特(Ernst)

和解了。维克写信给女婿:

亲爱的舒曼:

看在克拉拉和世界的分上,我们不该再疏远,你毕竟是一家之主,这还需要多解释吗?在艺术上我们向来一致。我更是你的恩师,是我慧眼识英雄才造就了你,我深深了解你的才能,以及你热切的盼望,无须多言。我在德累斯顿急切地等待你们!

由于这封和解的信，两家终于在圣诞节在德累斯顿的家中团圆。

6

舒曼与克拉拉

往后几年是舒曼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确定了克拉拉的爱,他不再焦躁,工作起来更有信心。他不仅是个忠实的丈夫,原有的热情也因克拉拉而重燃,他俩喜欢一起读书,读歌德、让·保尔或莎士比亚的作品,还一同写日记。1841 年 8 月舒曼的日记即为典型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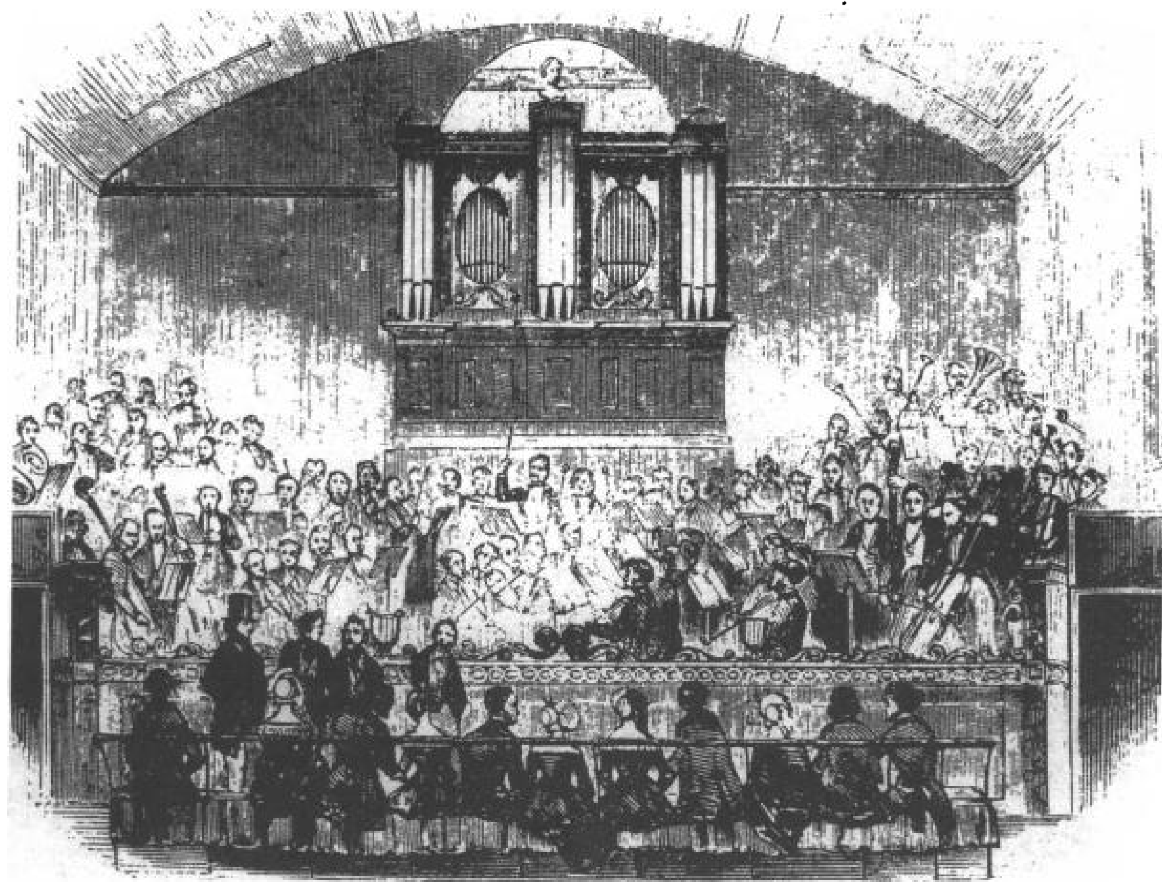
近来克拉拉热衷于研究贝多芬(舒曼自不待言),也全力帮我改编交响曲,其间偶尔会读一读歌德的传记,但音乐是她的最爱,这真令我感到欣慰。

舒曼与克拉拉常被描绘成模范夫妻,相辅相成。其实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两人常因艺术兴趣不同,而有所冲突,并使彼此感情受到伤害。克拉拉的演奏首当其冲,她在日记中写道:



舒曼与克拉拉

我的琴艺一落千丈。舒曼作曲时，我一天内甚至练不到一小时。但愿我不再退步那么多。



19 世纪的乐团

舒曼对这个问题心知肚明，内疚不已。他也发现自己离不开妻子，但随她旅行只是更突显她比自己更受欢迎。一家人要生活，钱还是得挣，但克拉拉离家时，他几乎写不出一个音符。

幸好舒曼还看得开：

反正艺术家的结合必会如此，不可能十全十美。但要紧的是，我们真的感到幸福，因为我们拥有彼此，并衷心互信互爱。

1839年12月,舒曼写信给克拉拉道:

今天我真像置身天堂,他们排练了舒伯特的交响曲,但愿你能亲耳听到,因为我根本无法描述。所有乐器的吟唱,仿佛是最明晰的人声,谱曲不亚于贝多芬,而长度更加恰如其分,像完整的四卷小说,比《合唱》交响曲更长。我欣喜万分,但求与你相守,但求我亦有如此生花妙笔。

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舒伯特的文章,充分反映出他的热情:

……除了贝多芬的作品之外,我从未见过谁能将乐器的处理表现得如此酷似人声。……这首交响曲完全摆脱了贝多芬的影子,以证明它充满了真诚而成熟的灵感。说它是舒伯特的天才的自然流露一点也不为过。舒伯特仿佛有自知之明,不去模仿贝多芬晚期作品怪诞的曲式与大胆的比例;他创作出最优美的曲式,却充满崭新的手法,曲子一再围绕主题,……分析个别乐章将无所获,因为它的主题贯穿了全曲。

1841年10月13日,舒曼在日记中简短地记着"下午尝试写交响曲",这句话已令克拉拉期盼许久。一年前她就写道:

要是舒曼写交响曲就好了！他的想像力在钢琴上找不到足够的空间，他的音乐充满交响乐的味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他谱写交响曲。那是他的领域，但愿我能好好引导他如此做。

但这终究是个错误的开始。舒曼持续创作艺术歌曲，这一年的曲子都收录在《歌曲集》(Lieder und Gesänge) 以及三本《浪漫曲与叙事曲》(Romanzen und Balladen)里。这个“歌曲的年度”最后的作品，即谱写弗里德里希·吕克特 (Friedrich Rückert) 的《爱情青春诗歌》(Gedicht aus Liebesfrühling)诗集。

启发舒曼的仍是浪漫派诗人。以往他总是在键盘上作曲，而今音乐开始在脑中成形，他描述这段丰收期道：“我的音乐变得更愉快，更温和，旋律更美。”自从初次尝试交响曲以来，舒曼就一直努力创作规模较大的曲式。受到舒伯特《伟大》交响曲的鼓舞，舒曼终于在 1841 年 1 月开始写作一首降 B 大调的交响曲。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舒曼说：

这首交响曲经常带给我纯净的喜悦，我真感激守护天使让我这么快、又这么得心应手地完成一部大作品。

不久他告诉作曲家路易·施波尔(Louis Spohr)：

这首曲子的灵感源自春天的精神。不论我们岁数如



Friedrich Rückert

弗里德里希·吕克特

何，春天似乎年年令我们心醉，此曲并未特定想描写什么，但我深信是春天塑造了它。

1841 年 3 月 31 日，门德尔松在布商大厦音乐厅指挥舒曼的《春天》交响曲 (Spring Symphony) 的首演，克拉拉弹奏肖邦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以及舒曼的钢琴曲。排练交响曲时出了些问题，小号和长号吹不出舒曼写的音。不过正式首演十分成功，虽然未如舒曼夫妇所期盼的那么轰动。舒曼仍然非常兴奋：

听到交响曲被演奏，我欣喜无比，其他人亦如此。我想，自贝多芬以来，它比任何当代的交响曲得到了更多的共鸣。

然而在《莱比锡时报》(Leipziger Zeitung) 上，乐评家温塞尔 (Wenzel) 写了一篇苛刻的评论。舒曼恨恨地致函给他说：

那是你的短评吗？我深受其害，本来我那么高兴，在顺利地演出后，前途正看好，你却这般冷言冷语。然而它令我惊讶吗？我痛恨毒药般的评论。

尽管如此，舒曼仍信心十足地继续谱写交响曲。12 月 6 日，他的《序曲、谐谑曲与终曲》(Overture, Scherzo and Finale) 首演，接着是为钢琴和乐队所作的《A 小调幻想曲》，它是后来《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1841 年 9 月 1 日，克拉拉产下一女，取名玛丽 (Marie)，舒曼高兴极了。但现在的情况却使克拉拉的处



路易·施波尔

境更加为难，如今她是要同时扮演母亲和演奏家的角色。她抱怨道：

这都归疚于我盛名犹在。我心底的声音告诉我，对钢琴和孩子我都有责任。我可能会被完全遗忘，几年后若有机会，我们该去旅行，看看人们还对哪些艺术界人物感兴趣。

舒曼把第二交响曲的手稿送给克拉拉做为生日礼物，这次是D小调。他从9月就动笔，12月首演，结果并非很受欢迎，舒曼自然感到失望。不久，他对此交响曲大幅度加以改写，终于在1851年以第四交响曲的编号出版。

舒曼同时开始谱写另一首交响曲：

我想它一下子来得太猛了，可是没关系，我知道它绝不逊于第一交响曲。

可惜舒曼从未被尊奉为成功的交响曲大师，一位乐评家写道：

称舒曼为19世纪重要交响乐作曲家的灰姑娘之一，似乎严厉了些，但事实上呢？虽然他的交响曲——不提其他的管弦乐作品——比布鲁克纳和马勒地位稳当，却远不如舒伯特、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

受欢迎。对大多数听众而言，舒曼是写那些悦人的钢琴小品及钢琴协奏曲、钢琴四重奏的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的领域里，我们依然尊他为继舒伯特之后少数优秀的继承者之一——一位动人而充满灵感的歌者，咏叹着浪漫情爱的忧与喜。至于做为一位交响乐作曲家，恐怕只得敬陪末座！在乐团的演奏曲目单上，极少出现他的交响曲或序曲，因为它们不够光辉灿烂，配器上也无有力处，使指挥家难以发挥。……魏因加特纳(Weingartner)认为这些交响曲若改编为钢琴二重奏，效果反而更好。……它们的价值不在其古典特质，而是不断洋溢的浪漫精神。他是天生的小品作曲家，那些自成一体的钢琴小品和歌曲才是他的领域。

1841年，一位有抱负的慕尼黑青年作曲家约翰·赫尔佐格(Johann Herzog)把作品寄给舒曼求教。舒曼友善地回函，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个人对作曲的看法：

你似乎对管风琴特别在行，这对你帮助很大。世上最伟大的作曲家都为它写下许多代表作，但管风琴较易引领人以一种舒适的方式作曲，因为它怎么听都很和谐。无论如何，不要写太多小品，应试着写些大格局的，如赋格、托卡塔等等，这些巴赫已留给我们最好的典范。

倘若你不想只局限在管风琴曲上，试试钢琴奏鸣曲或弦乐四重奏吧，尤其是声乐曲，那会使你大有长进，激发你最潜在的音乐禀赋。……假若你缺乏勇气，可求助

于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大师们——巴赫、亨德尔以及贝多芬。

1842年，舒曼夫妇受邀到不来梅(Bremen)和汉堡。这次舒曼随行，以免他饱受分离之苦。他的交响曲演出反应平平，而克拉拉的演奏却大为轰动。克拉拉迫切地想继续前往哥本哈根，而舒曼却愈益发觉自己只是她的跟班，同样心切地想结束旅行。从此之后，无论到哪里，舒曼都以近视为借口，故意推托指挥自己的交响曲。

最后克拉拉决定独自前往丹麦，使舒曼绝望得根本无法作曲，只好回到莱比锡编辑《新音乐杂志》，以啤酒和香槟浇愁，同时研究对位法与赋格，他也考虑是否带克拉拉去美国。偏偏维克又散布谣言，说他夫妇俩已分手，舒曼因此更显憔悴。

终于，克拉拉回来了，使他又迸发出另一波创作欲。这次是室内乐。克拉拉离家时，舒曼曾仔细研究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而今克拉拉再度回到身边，于是，他开始了创作四重奏的实验。6月初他着手谱写A小调四重奏，到7月就完成了三首。但这种写曲的狂热，并未阻碍他在《新音乐杂志》上无情地抨击一度向克拉拉求婚的情敌——班克。这是又一桩类似古斯塔夫·谢林(Gustav Schilling)的诽谤事件，舒曼被法院科以五塔勒的罚金。

8月，舒曼和克拉拉前往卡尔斯巴德和玛丽安巴德(Marienbad)度假，舒曼返回莱比锡后完成了一首钢琴五

舒曼写给一位年轻女子的信

重奏，后来又在连续几夜可怕的失眠情况下，完成了一首钢琴四重奏。终于，这两年疯狂的作曲导致了他“神经衰弱”，灵感枯竭。舒曼非常担心经济拮据，不敷家用。1843年5月他写道：



讽刺画中的柏辽兹

时势已变。……过去我总是无视于我获得的待遇，但妻儿子女使一切改观。我得好好思索未来，迫不及待想见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并非求艺术上的成果，而求现实生活能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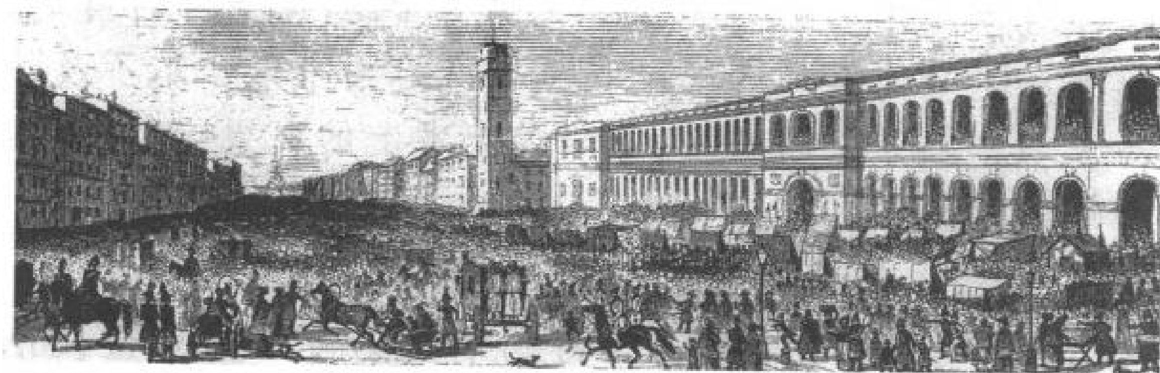
1843年4月，舒曼受聘到莱比锡音乐学院教授钢琴、作曲和读谱，经济情况因而有所改善。但舒曼并不适合当老师，他太内省沉静，不懂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

1843年初，柏辽兹从法国来到莱比锡。他长得人高马大，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更有一头刺目的红发。舒曼向来支持他。柏辽兹也因此一改和德国作曲家敌对的态度，慷慨赞许舒曼钢琴五重奏的首演。

此时舒曼与维克的和解也拉开了序幕，或许是因为舒曼声望渐隆，再加上孩子接二连三出世也撮合了他们。

1843年2月，舒曼开始谱写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作品《天堂与仙子》（Paradise and the Peri）。"这是一出神剧，……献给开朗、快乐的人们。"他视之为自己作曲以来最重要的作品。然而完成此作后，这年他却少有其他创作。12月他开始指挥这一新作品，首次排演时感到"备受鼓舞"。但他温文尔雅的性格并不适合指挥，效果不尽理想。演唱仙子角色的女高音莉维亚·弗雷吉姆（Livia Fregem）写信给克拉拉：

但愿你能说服你先生严厉些，要求大家专注些，就能



圣彼得堡

进展顺利了。

舒曼婚前曾答应克拉拉，有朝一日会带她去圣彼得堡(St Peterburg)。当1844年时机来临时，他却宁可待在家里默默写作。1844年1月，他们把孩子安顿在舒曼的哥哥卡尔位于施尼堡的家里后，便展开为期五个月的旅行。克拉拉还一路提醒舒曼，这趟旅行对他们的财务将有所助益。

克拉拉先在哥尼斯堡(Königsberg)、米陶(Mittau)、里加(Riga)和多帕特(Dorpat)等地演出，然后至圣彼得堡晋见沙皇；接着又到特维尔(Tver)，与舒曼定居于俄国的叔叔共度复活节；最后则到了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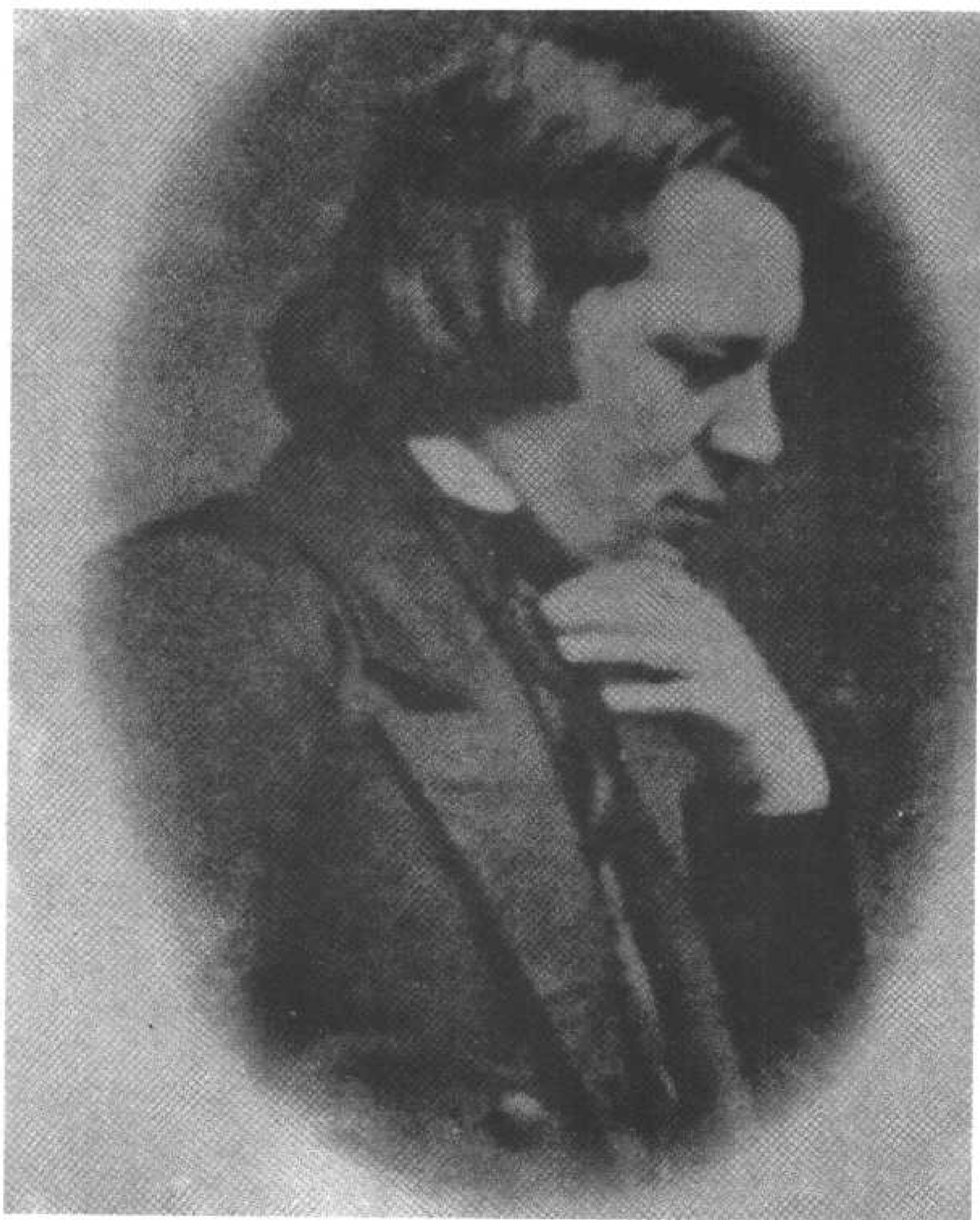
然而此行并不表示舒曼对俄国音乐更加熟悉，俄国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Ivanovitch Glinka)或亚力山大·达戈米希基(Alexandre Dargomizshky)，他一个也没见到。他的确到歌剧院欣赏了格林卡的《沙皇的一生》(A Life of the Tsar)，只是印象不深。但另一方面，克里姆林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

宫的景色令他诗兴大发。

舒曼夫妇于5月前回到莱比锡。整个旅程，舒曼深受



罗伯特·舒曼

忧郁症发作之苦,不论身处何处,他都自觉不如克拉拉。当他愈行愈远,就愈感到作曲时间太少。从 11 月起,他就

已计划写部歌剧。在俄国旅行期间，他甚至随身携带着歌德的《浮士德》(Faust)第二部，一有时间就挑选场景，构思音乐。

种种迹象逐渐显示，舒曼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终于决定辞去《新音乐杂志》总编辑一职。这本杂志在他领导下达十年之久，如今他将移交给新的总编辑奥兹华尔·洛伦兹(Oswald Lorenz)。

舒曼热衷歌剧创作，他重拾《浮士德》，旋即又转向拜伦的《海盗》(Corsair)；然后又变卦，谱写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卡罗斯卡》(Lykkens Kalosker)，他深信此剧是一部"旷世剧作"。

然而在8月，舒曼再度崩溃，他无法听音乐。"它像刀一样切入我的神经"。他到哈兹山(Harz)旅行，情况却未见改善。舒曼和克拉拉决定全面改变生活。10月3日，他们前往德累斯顿，但开始几周情况反而更糟，如今舒曼连走路都有困难，还出现了失眠和幻觉，……每天早上克拉拉都发现他"泪湿枕畔"。

克拉拉在德累斯顿请了一位心理医生赫比格(Helbig)，他发现舒曼对死亡和高层建筑十分恐惧，也害怕感染疾病、头痛与寒战。赫比格认为舒曼在治疗上很不合作：

他总有办法找理由不服用我开的药方，我只好规定他冲冷水澡，这果然使他好转，又能恢复往常的作曲工作。由于我研究过类似的病例，特别是那些只专注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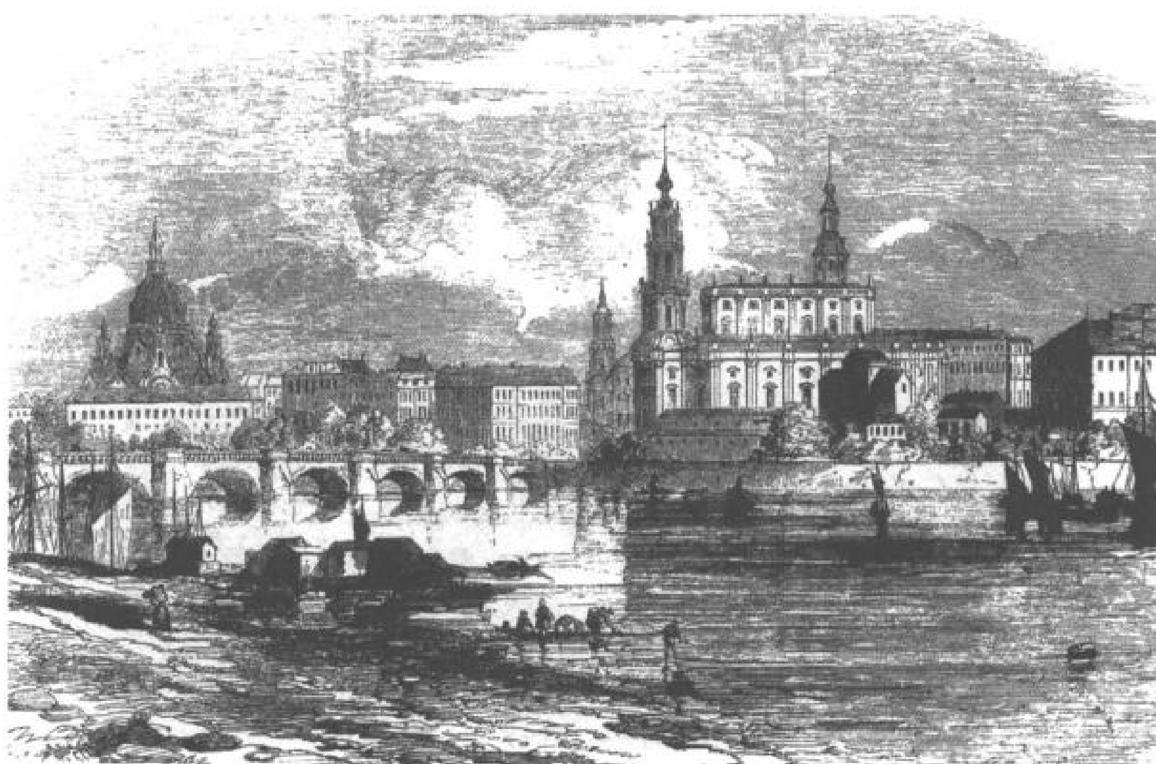
工作过度的人(例如会计等),我建议他想想音乐以外的事,他先选择博物学,再是物理学,但几天后又全部放弃。无论他置身何处,终会臣服于音乐。

舒曼日渐好转,但他已决定离开莱比锡。10月,舒曼夫妇在德累斯顿孤儿院街(Waisenhausstrasse)买了一栋公寓。12月,他们终于永别莱比锡。在此之前,门德尔松已先离去,舒曼夫妇因此才能较无遗憾地远走他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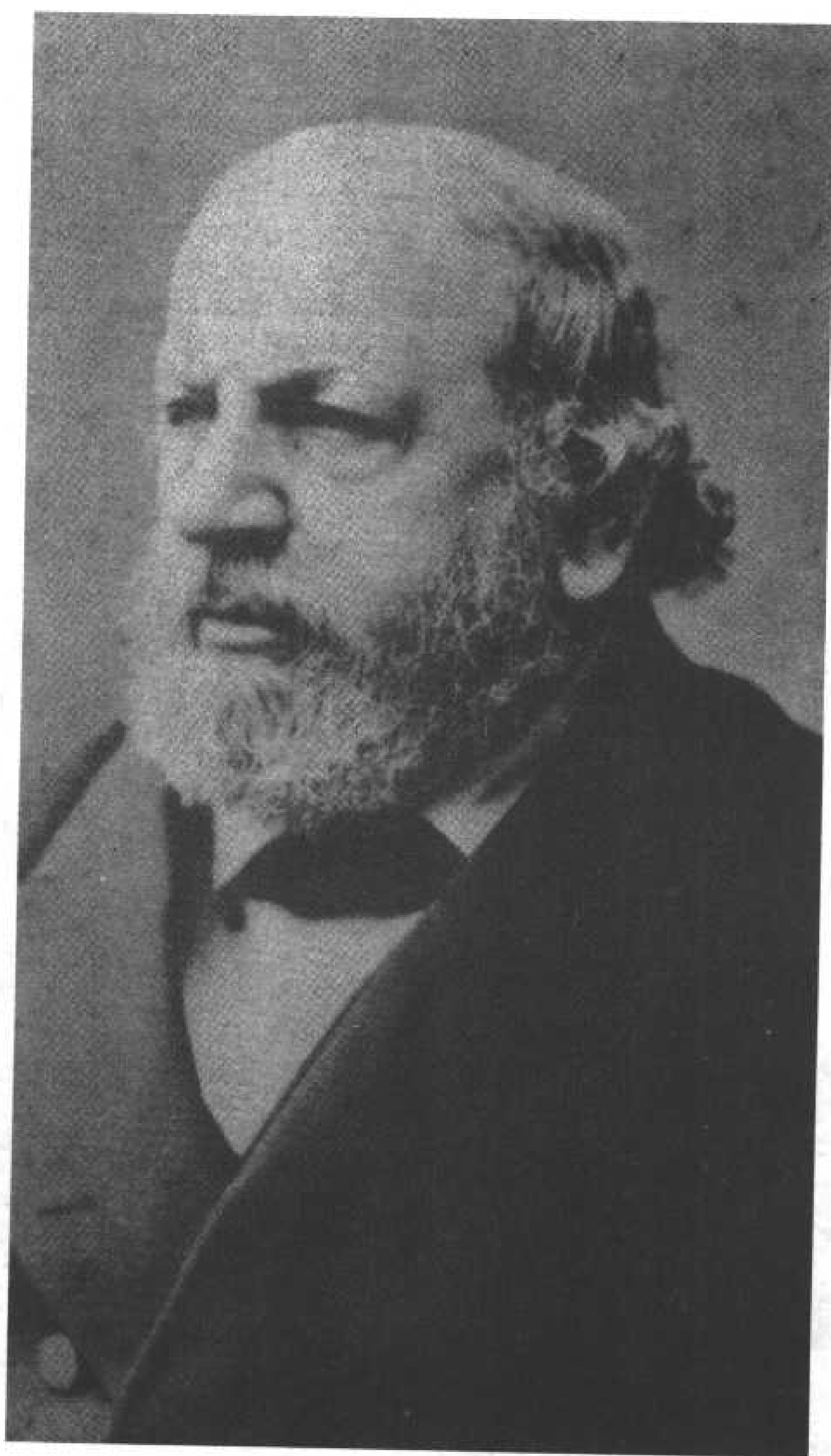
7

德累斯顿

起初，舒曼很庆幸音乐在德累斯顿较不受重视。“在这里，你能寻回那渴望音乐的往日情怀，因为可听的相当



从爱柏河右岸眺望德累斯顿



希勒(1811—1885)

少。”但这种新鲜感并没有维持多久。从音乐的观点来看，德累斯顿可说是毫无生气的，现存的艺术生活仅周旋在皇室附近，到处是业余玩家和死板的规定、礼俗。

当舒曼夫妇抵达时，帮助他们的音乐家唯有费迪



1842 年的瓦格纳

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不久,他和舒曼决定举行一系列音乐会,以振兴德累斯顿的音乐生活,不料进度出奇地慢。舒曼写信给门德尔松:

乐团什么都演奏不成,偏又少不了他们,习俗才是这里的权威,因此乐团从不在加演的演奏会上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以免影响到棕榈主日(Palm Sunday:基督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的演奏会和补助津贴。

这时,恰巧另一位活跃的音乐家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也在德累斯顿工作。他在皇家戏剧院担任指挥,虽然年仅32岁,却已很难相处。由于舒曼和瓦格纳的气质与理念大不相同,因此处得并不融洽。也难怪舒曼初闻瓦格纳的音乐即不以为然,他写信给门德尔松,谈及瓦格纳的歌剧《唐豪舍》(Tannhäuser):

这世上(包括音乐家在内)有谁懂得纯粹的和谐?刚完成另一部歌剧的瓦格纳,无疑是个聪明的家伙,充满疯狂的意念与胆量,王室贵族都为《黎恩济》(Rienzi)倾倒。但我敢说他不会写、甚至想像不出连续四小节优美或顺耳的旋律。这就是他们所欠缺的和谐,以及写四部和声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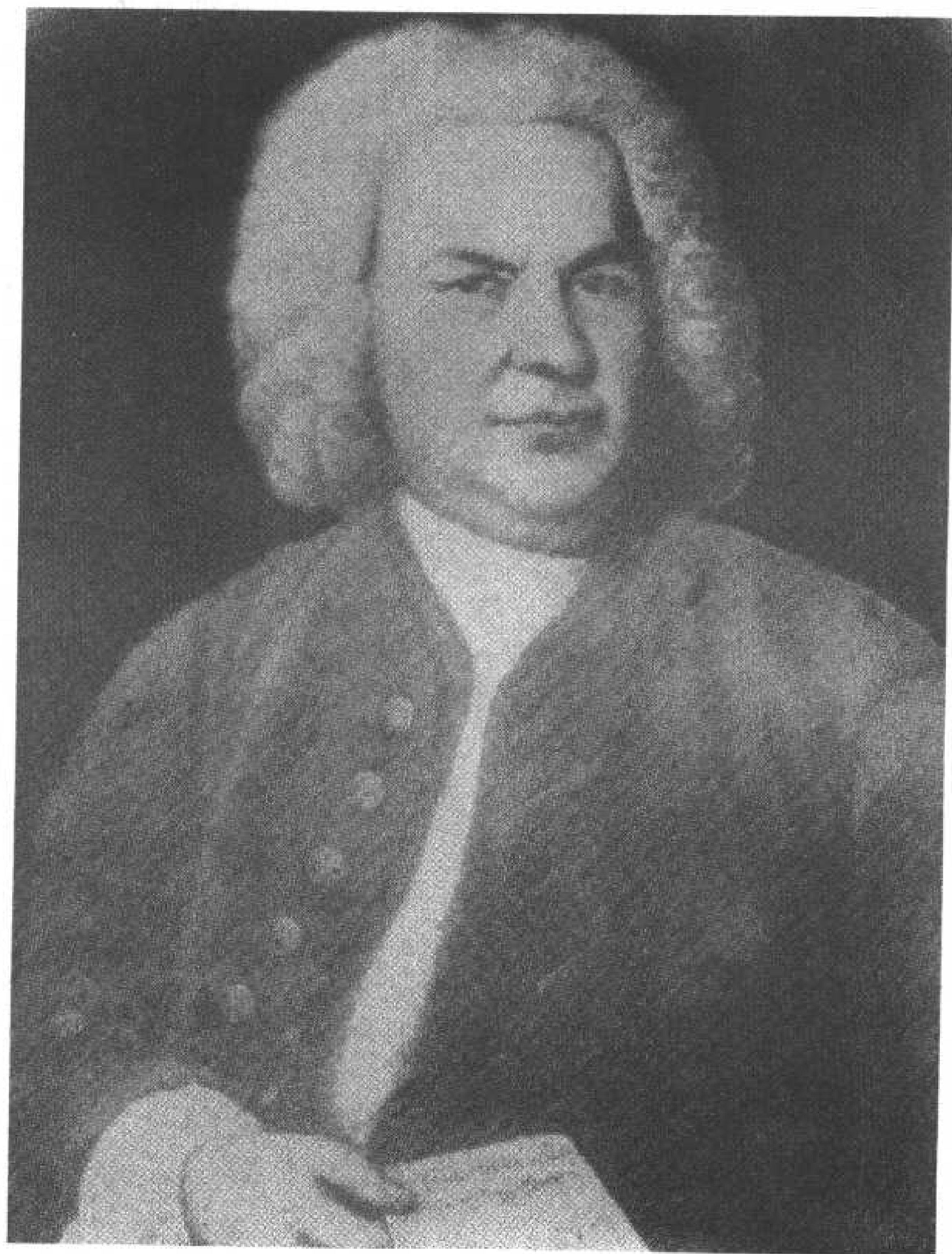
但在1845年11月,舒曼见到《唐豪舍》搬上舞台,才了解它的戏剧张力,并收回先前的批评。但他仍然质疑

瓦格纳为达目的所用的手法。至于瓦格纳则宣称舒曼“古板得无法从我的观点中获益”。

舒曼在德累斯顿相当孤立，只得常向门德尔松寻求友谊。他过誉门德尔松的作品，以最富感情的口吻写道：



门德尔松



巴　赫

献上我最真的爱,我将再写信给你。说实在的,我们能不为特殊事情而固定通信吗?倘若你我友谊似酒,这将是丰收的一年,或许你也如此想的,请尽快回信。

巩固他们这份友谊的,是对巴赫共同的敬仰。16年前,门德尔松首演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如今则与舒曼联手在柏林出版巴赫的全套作品。1845年,舒曼对巴赫的热情更加强烈,促使他再次创造自己的对位作品。1月,他开始教克拉拉对位法,2月则写了一首钢琴赋格曲,还着手写一首以B、A、C、H四音为骨架的管风琴赋格曲。

克拉拉描写了他这份新的热忱:

今天我们开始研究对位法,虽然很辛苦,却也很快乐,因为我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赋格。将来会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因为我们每天都固定研究。罗伯特(舒曼之名)自己则用他全部的热忱来写赋格,优美的主题源源不绝。

舒曼也计划再写踏板钢琴(pedal-piano)曲,好让学生练习管风琴技巧。他在《练习曲和短曲》(Studies and Sketches)之后,写了为钢琴和管弦乐而作的回旋曲,这些曲子被编进他1841年的《幻想曲》,成为A小调钢琴协奏曲。12月由克拉拉在德累斯顿首演。此曲是浪漫少年的缩影,有如春天般灿烂。

但舒曼的健康仍不稳定,原定8月参加在波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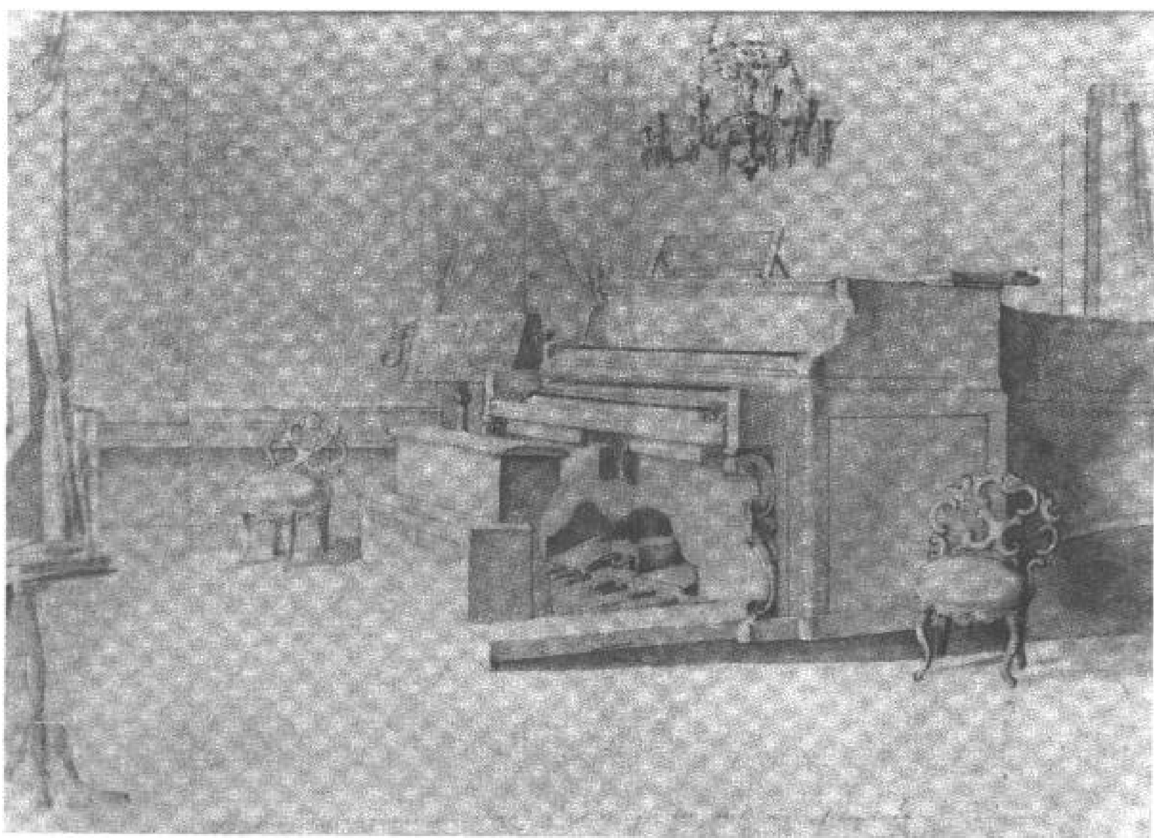
(Bonn)举行的贝多芬纪念馆揭幕式,也被迫取消。10月,他致函门德尔松:

可惜我的体力尚未恢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令我不平衡、紧张、暴躁。这就是为何当我妻子与你在一起时,我却宁可待在家里——我亦深感遗憾。我得远离一切娱乐,但心存盼望。

舒曼再度经历创作枯萎期,只好转而研究对位法。然而他仍设法完成了C大调交响曲——一部松散的作品,1846年11月于莱比锡首演。这一年舒曼几乎交了白卷,他更沮丧了,本打算写部歌剧,终又作罢。5月,克拉拉带舒曼到马克森(Maxen),由朋友梅杰·塞尔(Major Serre)接待,但他内心的恐惧却与日俱增,从他卧房的窗口可以望见疯人院,他即刻为将来感到忧心。

舒曼的慰藉依然是克拉拉不渝的挚爱,以及他俩日益扩大的家庭。移居德累斯顿后,他们又添了两个孩子。1845年3月,朱丽(Julie)诞生了;隔年2月则是爱弥儿(Emil)。1847年,当克拉拉发现自己又怀孕,不禁在日记里自问:

我的工作会变得怎么样?但舒曼说:"孩子就是福。"他是对的,没有孩子就没有欢笑,我决心尽可能以微笑面对眼前的艰苦。至于能否撑下去,我自己也不知道。



李斯特的私人琴室

克拉拉的演奏生涯仍未完全停止。1846年11月，她和舒曼共赴维也纳举行了一连串的音乐会。只是克拉拉向来以弹奏高难度曲目闻名，如今却尽弹些肖邦、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作品，令维也纳人十分不悦。在第三场音乐会中，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春天》交响曲受到冷淡的回应，使克拉拉再也无法掩饰她的失望。虽然舒曼指出，"十年内情势必将改观。"但只有在最后一场音乐会情况才见好转。在此之前，舒曼夫妇的演出连连亏损，最后门德尔松的朋友、瑞典女高音珍妮·琳德(Jenny Lind)出场与他们共同演出，才获得满堂喝彩，可是克拉拉依然不开心。



维也纳卡尔斯剧院(Karlstheater)

我弹了整场都做不到的事,琳德一首歌就做到了,想到此事心中依旧感到苦涩。

舒曼夫妇接着前往柏林, 舒曼在歌唱学校(Singakadamie)指挥《天堂与仙子》一剧,但合唱团极为闭塞, 根本不知道如何接触当代音乐。舒曼回到德累斯顿后,再度寻求不同的歌剧素材,最后决定以最近读的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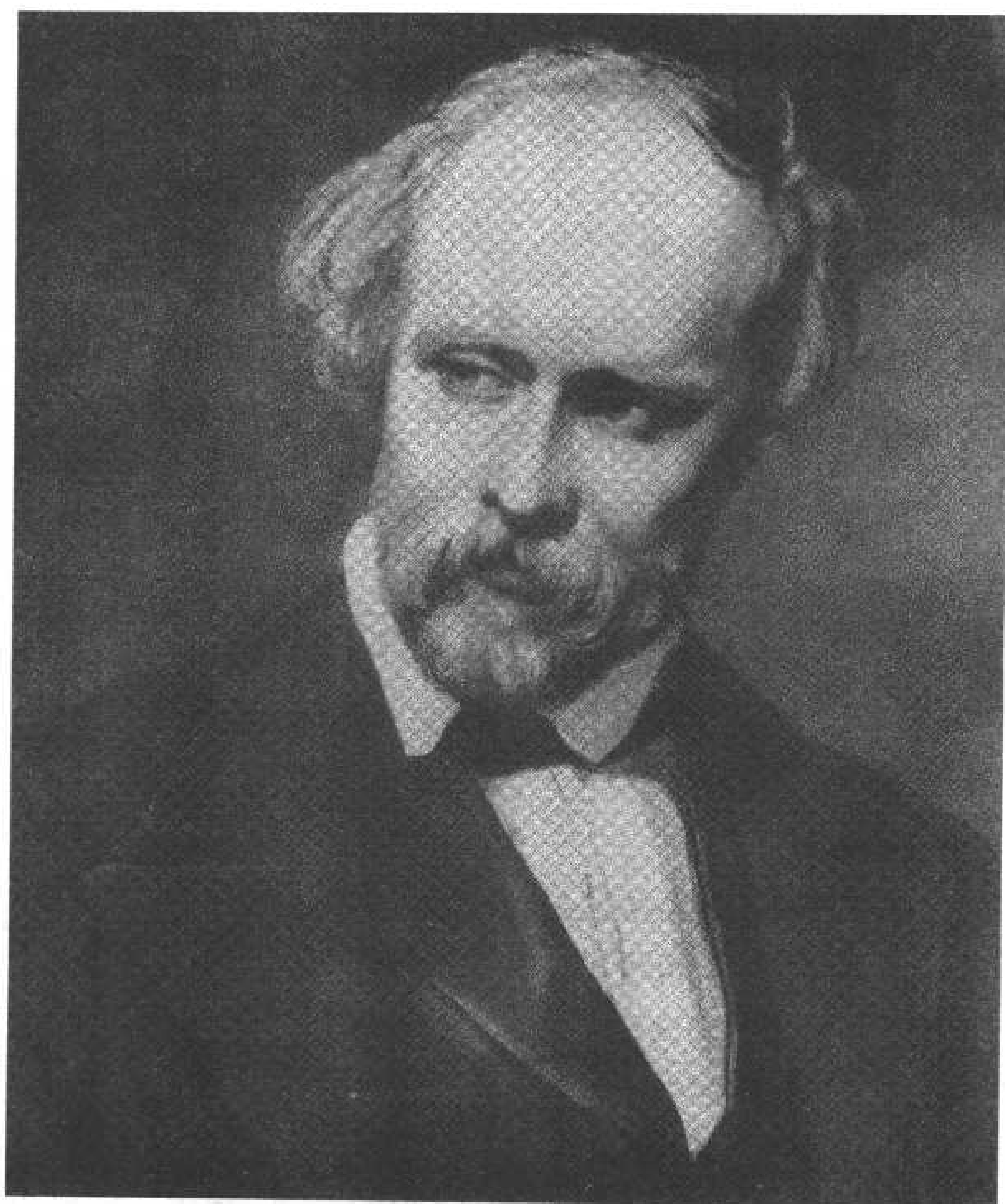


珍妮·琳德

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的浪漫剧《格诺费娃》(Genoveva)为本,从序曲着手,他终于感到他是在写属于自己的歌剧剧本了。

舒曼也重拾《浮士德》,开始写终曲合唱。不幸幼子爱弥儿在 1847 年 6 月 22 日夭折，这使他们的生活大乱。7 月,舒曼和克拉拉回到次维考,人们举办一场以舒曼作品为主的音乐会向他致敬。他从前的音乐老师昆奇昂首阔步,“充满骄傲”。7 月 10 日,舒曼指挥其第二交响曲以及为此盛会特别创作的合唱曲。

然而，11 月 4 日门德尔松的死讯使舒曼再度意志消



黑贝尔(1813—1863)

沉。他到莱比锡参加纪念仪式，回来后动笔写下对这位挚友的回忆。丧礼后两天，有个欢送德累斯顿男子合唱

团指挥希勒的告别餐会，因他即将离开德累斯顿到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接掌音乐总监一职。舒曼被指派接任其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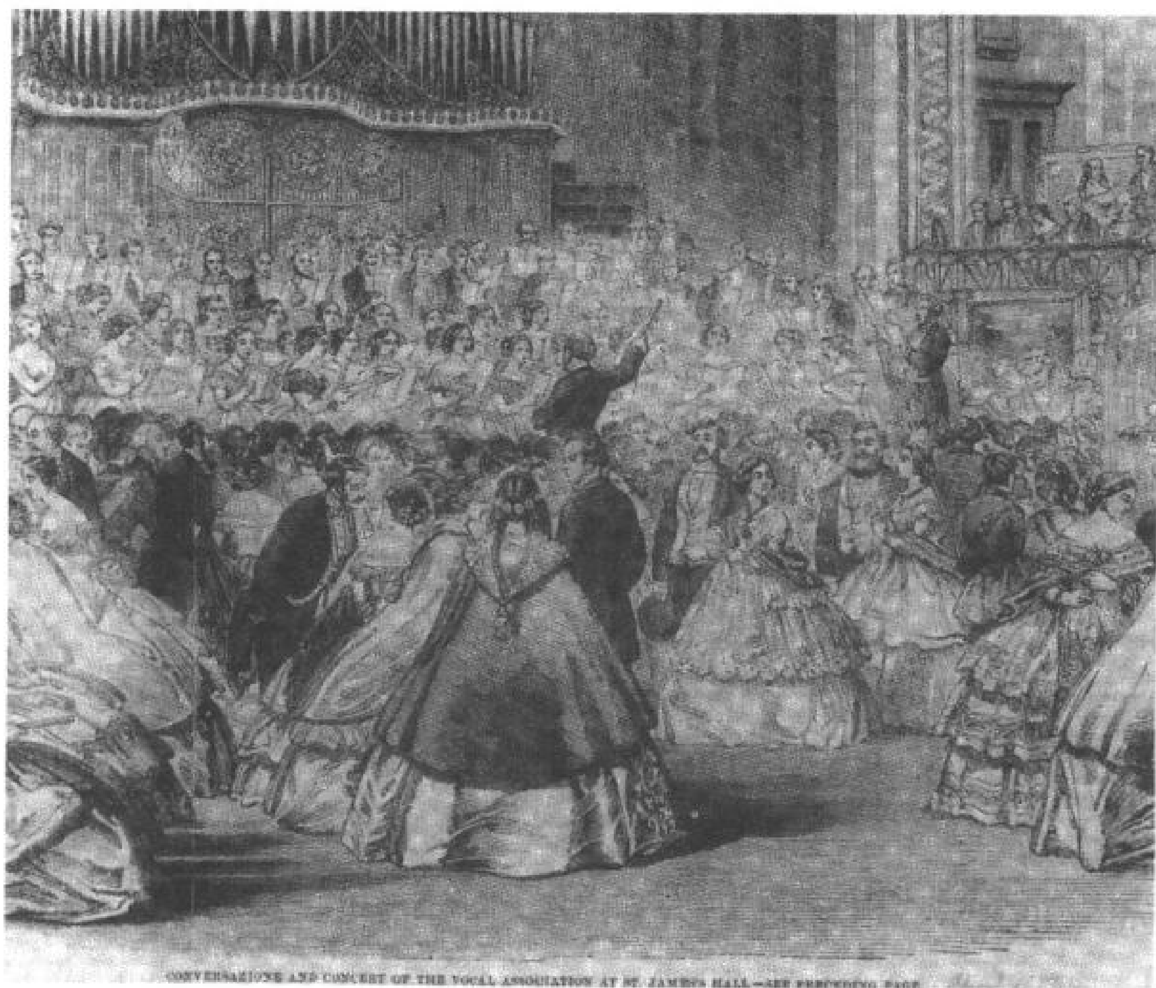
舒曼因而有机会筹组一个混声合唱团，于1848年首次集合。舒曼很喜欢与这个团体一起工作：

一方面，我的合唱团给予我莫大的快乐，它由60到70人组成，可让我随兴安排或改编曲目；另一方面，我放弃男声合唱团，我发现它缺乏真正的音乐家精神，与之少有共鸣，虽然他们都是好人。

这个合唱团演唱巴赫、亨德尔、帕莱斯特里那、门德尔松、希勒和舒曼自己的《天堂与仙子》等音乐，尽管舒曼常被批评缺乏权威，仍有些团员看法不同：

的确，他没有权威的声音或眼神可以迅速服人，他的高音轻柔悦耳，喜欢安静，但他整个人却体现了伟大艺术家高贵的气质。他拥有天才的特性，不知不觉提升了合唱团的素质。每个人都感到这是严肃的艺术工作，必须为合唱团尽心力。

1848年8月，舒曼完成歌剧《格诺费娃》，开始谱写拜伦的《曼弗雷德》(Manfred)，同时也忙着整理钢琴曲集——《少年曲集》(Album für die Jugend)：



19世纪合唱音乐会

我把第一首曲子献给大女儿做为生日礼物，还加了些别的小曲，我似乎又能作曲，你甚至可以发现其中有我往日的幽默。

12月，他又着手另一部钢琴作品——《林中景色》(Waldszenen)——描绘对森林的浪漫之爱，每一首都有一段诗意的引言，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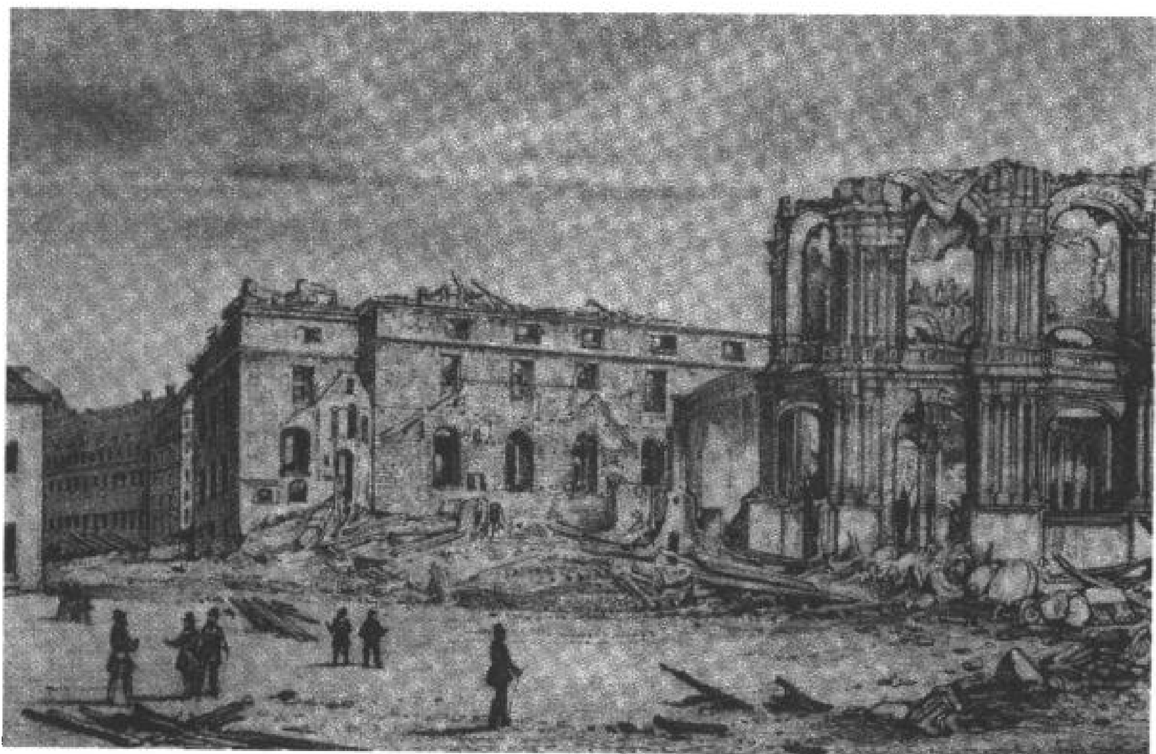
簇簇繁花在此如死者一般苍白，但花丛中盛开深红一朵，非因阳光照耀，乃因深植吸饮人血之土。

1849年初，舒曼的作品丰收期戏剧性地被打断。5月，舒曼夫妇从乡间进城，发现德累斯顿正爆发革命，到处警铃大作，枪声不断。隔天，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路障已被清除（有些是瓦格纳设计的，如今他被迫流亡巴黎，在外地继续宣传革命）。

舒曼的自由主义思想人尽皆知，他十分担心自己会被征召。当卫兵来到他家，舒曼偕同克拉拉和玛丽从后花园逃走，其余的孩子则留在家里。他们搭火车到缪格



德累斯顿暴动，弗洛恩(Frauen)街的路障



1849 年暴动后，德累斯顿的残破景象

(Mügeln)，再徒步到多那 (Dohna)，最后到马克森藏匿在友人塞尔家中。

舒曼抵达的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写一首歌。克拉拉则回去接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另有两名女子随行。清晨3点，克拉拉挺着大肚子，冒着枪林弹雨出发了，最后终于带着孩子安然归来。事后她说(应无讽刺之意)："我可怜的舒曼，也不安地度过好几个小时。"

不久，普鲁士部队奉命进城，暴动被平息。克拉拉劝舒曼等她再次返回德累斯顿收拾行囊，以便久留乡间。后来舒曼和她一起回去，穿过德累斯顿满目疮痍的街道和"普鲁士重围"。第二天清晨，他们全家搬到克莱沙(Kreischa)小镇，一直待到 6 月中旬。

然而这些骚乱却未影响舒曼新生的创造力。抵达克莱沙后，他首先完成新作《少年曲集》，灵感犹如泉涌，仿佛无视外在的压力。在起义前夕，他曾写信给希勒：

我一直忙个不停，这真是丰收的一年，仿佛外在的风暴更驱使我深入内心。因为唯有工作，才能使我在外界猝发的可怕风暴中得到慰藉。

克拉拉则惊叹不已：

外头种种可怕的事故反而唤醒他内在的诗意和情感，真是不可思议。他的每一首歌呼吸着全然平静的气息，像春天，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微笑。

此时，舒曼也写信给李斯特：

我们在此生活平静，虽然大动乱占据每个人的思维，我的工作乐趣却有增无减。

然而舒曼对起义确有回应。他写了《路障进行曲》，还寄给出版社，勇敢表达对共和的支持，认为这首"以真正燃烧的热情"写成的曲子应立即出版，并于扉页印上巨大的"1849"，但三思之后，他决定撤回这个代表其革命热情的证据。

同时，他也改写了几首《浮士德》的迷娘（Mignon）之

歌，谱写《迷娘安魂曲》(Requiem for Mignon)。他又重燃对歌剧的兴趣。8月29日，歌德生日当天，《浮士德》在德累斯顿的公众公园、莱比锡以及歌德的出生地——魏玛(Weimar)等地演出。

舒曼曾对试图谱写歌德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表示惶恐。当一些德累斯顿的听众表示，他的音乐提升了他们对这本文学巨著的理解，舒曼才转忧为喜。

但是他对歌剧《格诺费娃》在莱比锡的演出一再延期感到生气，最后等了一年多才看到首演。1850年6月《格诺费娃》终于上演，然而长久的等待并未带来舒曼所盼望的喝彩。

舒曼如今面临一个严肃的抉择。在德累斯顿住了五年，除了作曲，其余少有进展。他在新闻学上已有些枯竭，而维也纳音乐院指挥一职又一直没着落。

舒曼的朋友希勒则建议他接掌杜塞尔多夫音乐总监之职，但因门德尔松曾对杜塞尔多夫没有什么好评——"乐团里没有人能连着弹几小节而音准无误。"舒曼因此一再犹豫。事实上，他对杜塞尔多夫最感吃惊的是当地的疯人院。

有一天，我在一本老旧的地理书上找些杜塞尔多夫的资料，结果赫然发现三间修道院和一间疯人院。对前者我并无异议，但后者却令我不安。我得提防自己陷于沮丧之中，当生活的悲哀丑陋地暴露眼前，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至少，对像我这样会胡思乱想的人是如此。



歌　德



德累斯顿的圣母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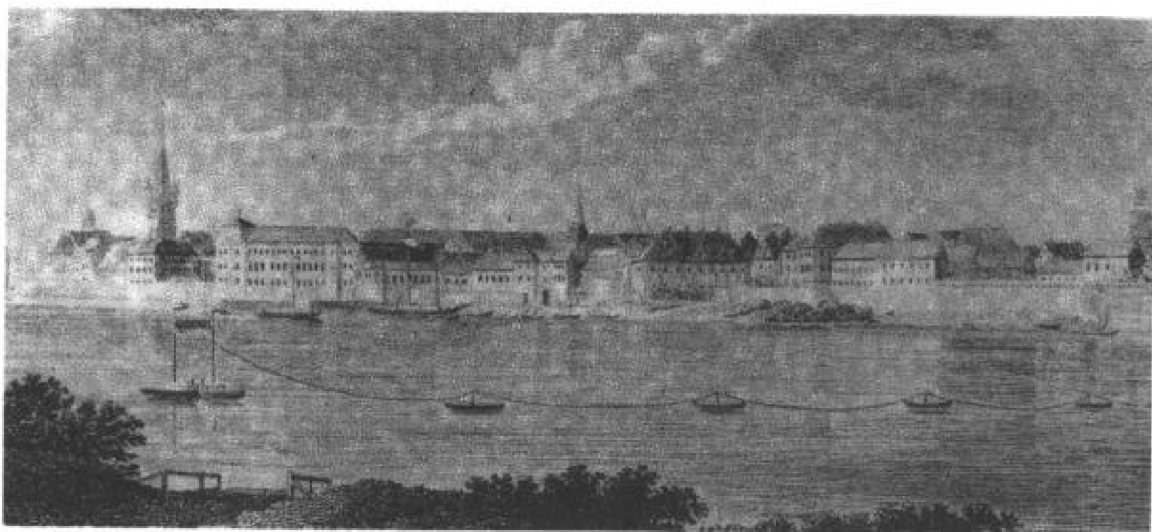
克拉拉则毫不迟疑，她一向不喜欢德累斯顿的心胸狭窄。对她来说，搬家是再好不过了。

8

杜塞尔多夫

不论舒曼对杜塞尔多夫的评价有何保留，当他们终于在 1850 年抵达该城时，所受到的热诚欢迎是无庸置疑的。他们下榻的旅馆房间里满是鲜花，希勒则指挥合唱团为他们唱小夜曲。两天后，当地的乐团在他们用餐时演出莫扎特的《唐·乔凡尼》(Don Giovanni)序曲，最后还举办舞会向他们致意。他们以号角相迎，并在会场演奏舒曼的作品。但舒曼夫妇俩早已累坏了，舞会尚未开始就先行离去，还谢绝了第二天希勒安排的游览活动。

从学生时代起，舒曼就很向往莱茵河，而今真的住在这条大河边，对他更是意味深长。在此地，克拉拉有新的演奏机会；舒曼则领导一个合唱团和乐团，享有作曲家羡慕的音乐资源。这些团员历经门德尔松、里兹(Rietz)和希勒的领导，早已训练有素，使舒曼指挥的重担减轻不少，不致影响作曲。不久，舒曼一家终于安顿下来，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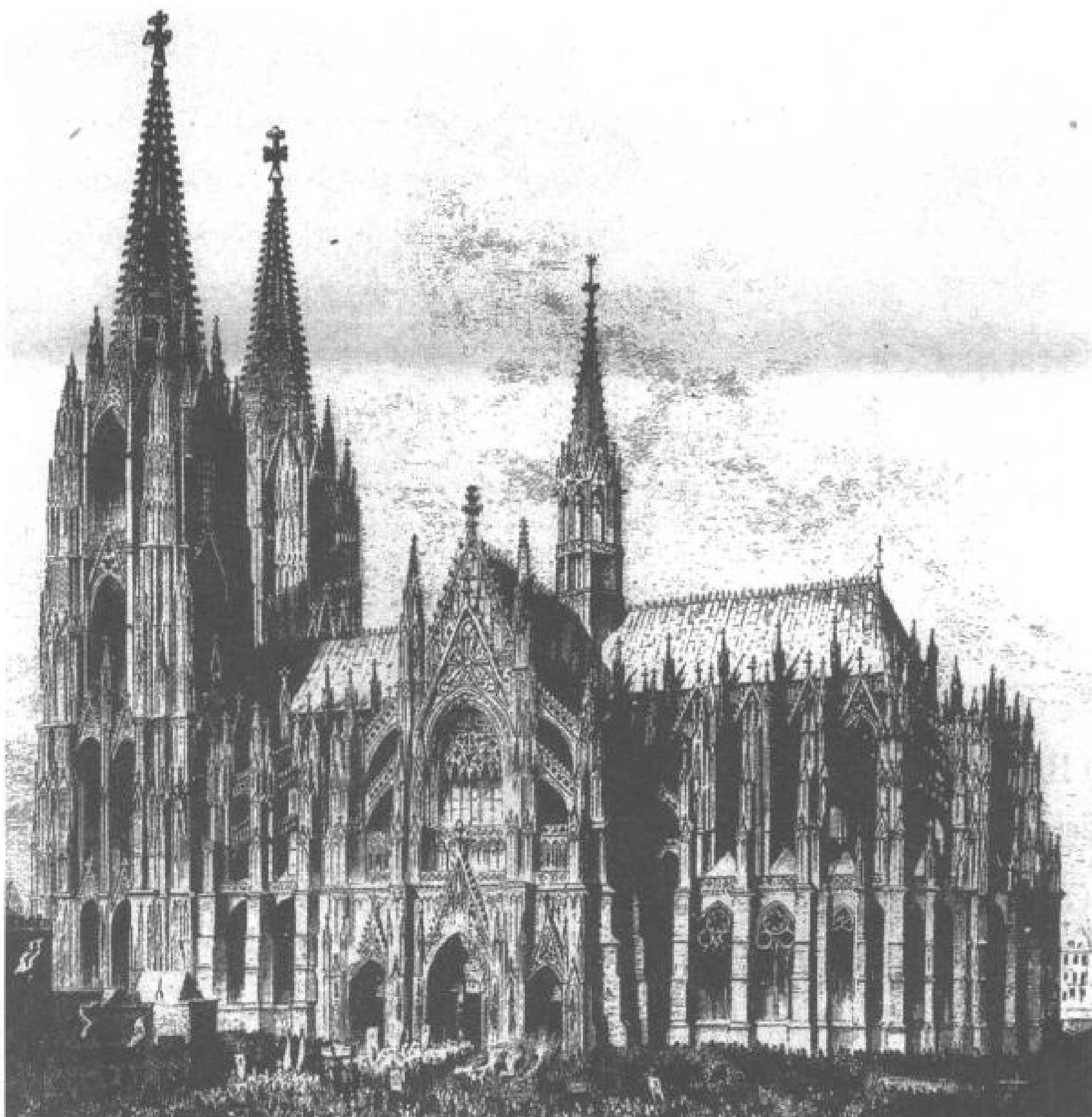
杜塞尔多夫

信心也因此增加。

9月，舒曼和克拉拉造访科隆(Cologne)，对高耸的中世纪教堂印象极深。在这次访问中，舒曼似乎得到灵感，写出第三号《莱茵》交响曲(Rhenish)的慢板乐章。

10月，舒曼将注意力转移至大提琴协奏曲，作品完成的当天，他指挥了当季第一场预定音乐会。舒曼很满意乐团的素质，遂在下一乐季中指挥了不少自己作品的首演，包括《迷娘安魂曲》、《新年之歌》(Neujahrslied)，《莱茵》交响曲，合唱与管弦乐的《夜曲》(Nachtlied)，以及希勒《墨西拿的新娘》(Braut von Messina)之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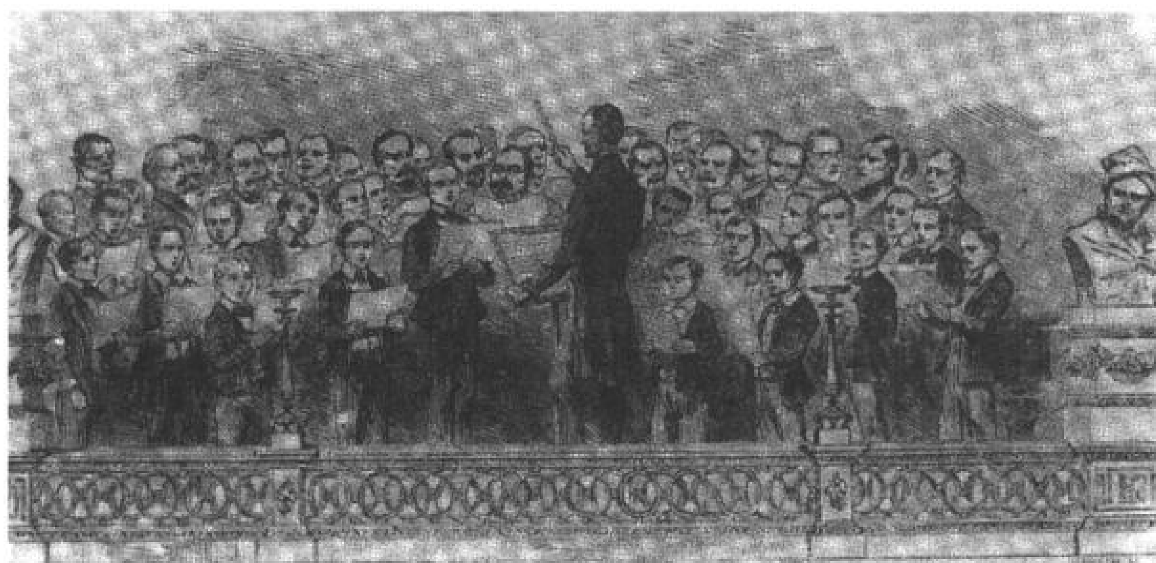
到1851年3月为止，舒曼觉得来到杜塞尔多夫之后一切都很顺利。但在该月，《杜塞尔多夫日报》上有篇报导攻击他在当季音乐会里的表现，说他的指挥总是过于退却，有时相当含糊，3月13日的演出已低于水准。这项攻击令他十分难堪。几天后舒曼在日记里写道："考虑是



科隆天主教堂

否长驻杜塞尔多夫。”直到巴赫的《约翰受难曲》演出成功后，才使这些批评暂时平息。

4月，莫里兹·豪恩(Moritz Horn)寄给舒曼一首抒情诗《玫瑰朝圣》(Der Rose Pilgerfahrt)，描述一朵玫瑰摇身变成公主。舒曼以独唱、合唱和钢琴为之谱曲。6月，他又



19世纪男声合唱团

写了一组钢琴二重奏，不久即出版了《舞会情景》(Ballszenen)。舒曼也与艾伯菲尔德(Elberfeld)的出版商阿诺(Arnold)商量，收集约三十首钢琴曲，取名《糟粕》(Spreu)。不过，最后只有14首出版，易名为《彩色叶子》(Bunter Blätter)，原欲每页印不同颜色，最后作罢。

7月，一些歌手在舒曼家的客厅演唱《玫瑰朝圣》，十分成功，舒曼将他们组成室内合唱团，每两周在不同成员家中演唱巴赫的康塔塔，以及拉绪斯(Lassus)、帕莱斯特里那等作曲家的作品。

此时舒曼和克拉拉开始了漫长的暑假，从莱茵游至海德堡，再一路到巴登—巴登(Baden-Baden)、巴塞尔(Basel)、日内瓦、夏莫尼(Chamonix)和渥魏(Vevey)等地。他们在8月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好接待李斯特和他的情妇卡洛琳公主(Princess Carolyn)。

但返家后，舒曼却和合唱团发生了冲突。杜塞尔多夫合唱团多由热心的业余人士组成，他们逐渐怀疑舒曼的领导方式。在一场预演中，女高音因唱错而停顿下来，不久其他成员也跟着停了下来，但舒曼仍沉浸在音乐中，根本没注意到，还继续指挥，最后连伴奏兼助理指挥尤利乌斯·陶施(Julius Tausch)也不得不停下来。然而舒曼叫他到指挥台前，并非责难他，而是指着谱说："你看，这小节多美！"

舒曼在音乐上已经显得呆滞无能。8月练唱时，舒曼无故暴怒，令团员敬而远之，演出一败涂地。舒曼与副市长(合唱团的秘书)大吵一架，他又再度怀疑在杜塞尔多夫的前途，还告诉一位朋友，他"对某些人很不满"。作曲仍是舒曼的慰藉，他继续编曲及谱曲。自1846年起，舒曼就计划写一部音乐会神剧，取材歌德的浪漫剧《赫尔曼与多罗希》(Hermann und Dorothea)，可他所写的序曲已大不如前。

1852年，舒曼忙着为合唱团筹备演出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的一部分和《马太受难曲》，显示他对宗教音乐兴致重燃。他曾说："一个人若读过《圣经》、莎士比亚和歌德，并心领神会，那就不再有所求了。"1852年，他写信给一位荷兰女歌手史卓克拉扬(Strackerjan)，表达类似的感叹：

艺术家的最高目标一向是献身圣乐，年轻时我们深深执著于尘世间的一切忧喜，年纪愈长则愈渴望崇高的

事物，愿不久之后我亦是如此。

这时，舒曼开始着手谱写一系列弥撒曲和一首安魂曲，也忙于整理一些旧作，想集结出书，结果比他想像的还困难。他空跑了两家出版社，最后才由乔治·维甘德



舒曼与克拉拉



约瑟夫·约阿希姆(1831—1907)

(George Wigand)承办。1853年,舒曼的健康恶化;4月,他突然中风,失眠和沮丧更严重了。到了6月仍未见起色,无法前往魏玛听《曼弗雷德》的演出。许多旧症状又出现了,还加上新病症——语言障碍。

6月底,他前往哥德斯堡(Godesberg)求医,结果病情反而加剧。他的医生建议洗海水浴,克拉拉遂陪同他前

往雪菲尼根(Scheveningen)。返回杜塞尔多夫后,医生警告他不要太操劳;10月,他受严重的晕眩所苦;11月则出现“明显的听觉障碍”,他不得不请陶施代为指挥当季前两场音乐会,流言由此不断。

舒曼终于在12月3日复出指挥,却遭恶评,合唱团宁可让效率高的陶施领导。三位委员要求舒曼辞职,经过火爆的会议之后,他们被迫撤回要求并且致歉,但伤害业已造成,舒曼的自信大为动摇。大家达成默契——由陶施训练合唱团,舒曼只限于在乐团排演和公开音乐会上指挥。

1853年的下莱茵河音乐节(Lower Rhine Festival)非常成功。舒曼的第四交响曲于首日初演,但多由其友希勒挑起指挥重担,媒体自然给予佳评。

此时,舒曼的朋友们日渐担忧他的健康,他现已养成敲桌谈玄的病态嗜好,甚至还为此大作文章,他写信给希勒:

> 昨天我们第一回玩旋转桌,多神奇的力量!在幻想中,我考桌子C小调交响曲前两小节的节奏,它犹豫再三,终于回答了,……起先较慢,但当我说:“速度该快一点啊,亲爱的桌子!”它立即就敲对了速度,我还问它能否猜对我心里想的数字,它回答是“3”,完全正确,我们沉浸在惊喜中,四周充满了神奇……

7月,在访波恩期间,舒曼显然有轻微中风,发作后

才请医生来，然而音乐仍奔涌不绝，他不停地删改、创作钢琴曲，并改写管弦乐，至于一首小提琴和管弦乐幻想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则是舒曼为22岁的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所写。他在莱比锡曾受门德尔松的提携，于5月下莱茵河音乐节里演出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令舒曼印象深刻。8月，约阿希姆访问杜塞尔多夫，他精湛的小提琴技巧颇得舒曼欢心。

后来经约阿希姆的介绍，20岁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于1853年9月来拜访舒曼。舒曼的女儿玛丽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有天近午时分，门铃响了，我冲去开门。一位非常年轻的绅士，俊朗如日，长发飘逸地伫立在我眼前。他要拜访父亲，我说父母都出去了。他又问我何时才能见到？我说明天11点吧，因为我父母通常都在12点出门。第二天他准时到来（我们都在学校），是父亲应门的。他带了作品，我父亲要他最好自己弹。这位年轻人坐在琴前，才弹了几小节就被我父亲打断。“请等一下，我得去请内人……”那天的晚餐深印在我脑海中，我父母深为他着迷、感动，不停谈论早上来访的那位天才——勃拉姆斯。

舒曼一眼便看出这位稍嫌笨拙的年轻作曲家很有天分，两首早期的钢琴奏鸣曲和谐虐曲足以显出他的潜力。舒曼在封笔九年后，写了一篇名作《新道路》(New Ways)，登在《新音乐杂志》上，以便帮助这只雏鹰展翅高飞。



20 岁的勃拉姆斯

10 月 27 日，约阿希姆抵达杜塞尔多夫，在新一季音乐会的开幕式上初演舒曼的幻想曲。这时舒曼打算写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取材自约阿希姆浪漫的座右铭“自由却孤独”(Frei Aber Einsame)。舒曼、勃拉姆斯和年轻作曲家阿尔贝特·迪特里希(Albert Dietrich)合作，写了第二和



克 拉 拉

第四乐章。作品完成后，由约阿希姆主奏，克拉拉伴奏演出。不久，舒曼又重写了这两个乐章以取而代之，即他的

第三小提琴奏鸣曲。

如今动摇舒曼在杜塞尔多夫音乐界地位的风暴终于爆发了。1853年10月27日，舒曼在杜塞尔多夫指挥最后一场音乐会。两周前，合唱团的演出一塌糊涂，因而拒绝再由舒曼指挥，改由陶施接替。当天，舒曼指挥的音乐会彩排陷入一片混乱。自春季开始，乐团就发现舒曼指挥得愈来愈慢。有时他站在指挥台上，手举起来却没有动，乐团常等得不耐烦就自己开始了；有时他一再重练同一段，却不解释问题何在。有一次他叫长号停下来，原因是他忘了给手势。重练之后舒曼说："这样才对，听起来好多了。"事实上，长号手根本没吹一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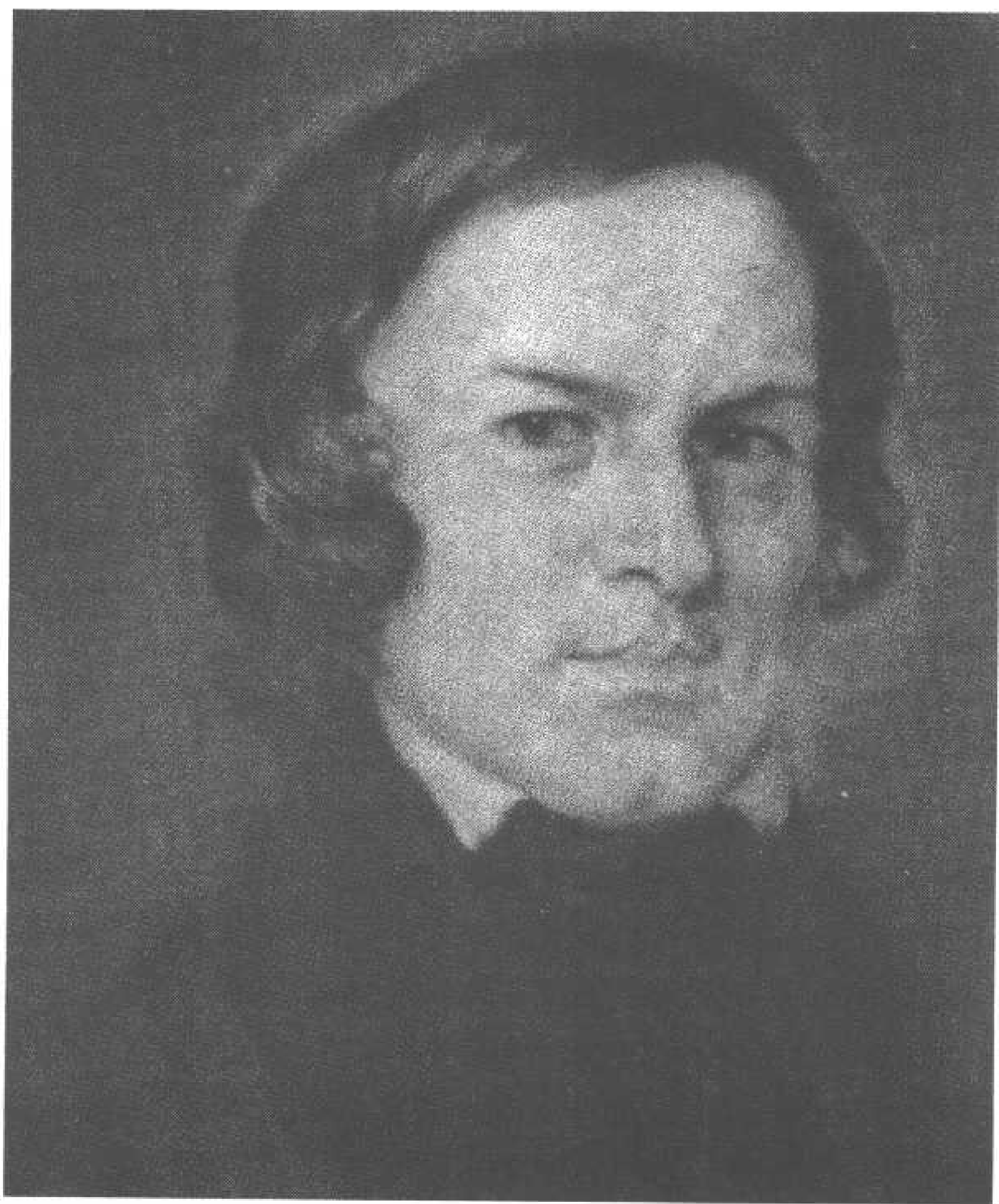
不久大家都失去了耐性。克拉拉认为这一连串事件都是陶施设计的，实际上是因为舒曼病情严重。11月7日，主席和另一位委员要求舒曼只能指挥自己的作品，其余则由陶施代理，委员会这么决定并无恶意。到了年底，舒曼显然已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市长试图让双方和解，但又病又伤心的舒曼从未回复自己的意见。

舒曼仍有一项安慰，1853年底他写道：

> 我的音乐流传更广，在其他国度也是，尤其是荷兰和英格兰，身为艺术家总是乐见此事——并非喜欢赞美，而是高兴地看见他的所感所思，在人们心中获得回响。

舒曼在思想上仍是彻底的浪漫主义者。早在22岁，他便这么写着：

会取悦耳朵,其他人则视之为数理计算。



罗伯特·舒曼

我相信音乐是心灵最崇高的语言，有些人以为它只会取悦耳朵,其他人则视之为数理计算。



克 拉 拉

婚姻带给舒曼稳定和深刻的满足。只是健康恶化使他自信受损,因此愈老便愈自闭,他奋力维持日常作息规律,避免旅行、交谈等类似的事情打扰。为了克拉拉,他勉强接受一些邀约,被迫出席公众场合,然而他显然已力不从心,表现大不如前。

9

日 薄 西 山

1854年初，舒曼和克拉拉访问汉诺威(Hanover)，聆听约阿希姆演奏他的《幻想曲》。克拉拉在宫廷中有两场表演，其余时间则与勃拉姆斯共度。回家后，舒曼继续他早先编纂的诗选，并到市立图书馆去研究。克拉拉看出他所承受的压力，但舒曼却不顾她的警告。2月，舒曼写信给约阿希姆：

此际，我在花园作曲，园里花儿朵朵待放，我曾贴告示说明，以防人打扰。附注：我正与古人共度良辰，他们是荷马和希腊学者，柏拉图更有些精彩的篇章。

但在这封信一开头，就能清楚看出舒曼的精神病征：

我们已离开整个星期没给你一点消息，然我常在心中写无形的信，它们会在以后出现，再叙。我要停笔了，

日暮将至……

黑暗在 2 月 10 日夜里降临，舒曼持续听到一个单音，不得安宁，他称之为“十分痛苦”的经验，而今他耳边响起“更美好、更精巧的器乐演奏，人间绝无仅有”。17 日，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急速写下一个主题，宣称是天使赐予，却极像他去年秋天刚完成的小提琴协奏曲慢板乐章，天使如今已成恶魔和野兽，对他诅咒冷笑。

克拉拉描述舒曼的听力幻觉道：

我可怜的舒曼痛苦难堪，一切声音由他听来皆成音乐。……他好几次说，如果再不停止，他会发疯。……如今他脑海中不断听到交响乐，一首接一首，永不歇止。

2 月 26 日，舒曼乞求克拉拉送他到疯人院，但终于被医生说服上床休息。克拉拉在日记里记录道：

舒曼起身，却苦不堪言，倘若我碰他，他就说：“哦，克拉拉，我不配。”这么一位我终身都景仰、崇拜的人，而我多说也无益。他抄写了好几份《变奏曲》的曲谱，写完时突然离开房间，叹着气走回卧室。我走开几分钟，和哈森克雷瓦(Hasenclever)医师谈点事，留下女儿玛丽陪他(十天来，我从未让他独处一分钟)。玛丽以为他马上就会回来，但他没有，他在大雨滂沱中冲出门，仅仅披了件外套，没穿雨靴和雨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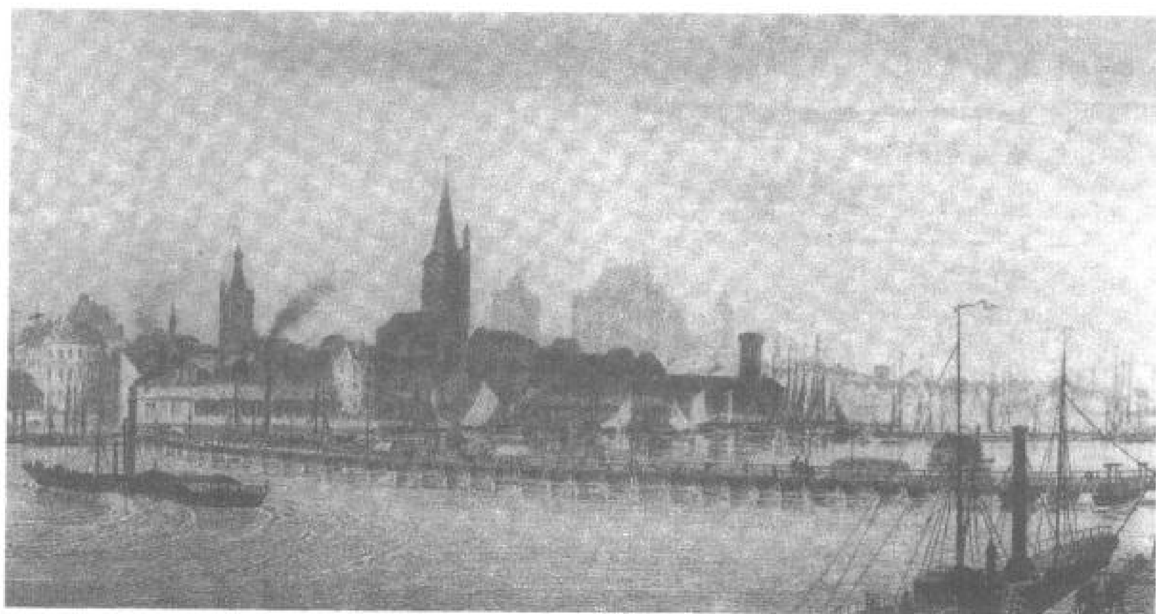


约阿希姆

贝尔莎(Bertha)突然大哭,说他走了。我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心跳几乎停止,迪特里希、哈森克雷瓦,事实上在场的每个人都跑去找他——却没有找到。一小时后,两个陌生人带他回来,他到底在哪里?怎么找到他的?我始终都不明白。

不久之后她才知道，舒曼投身莱茵河，是渔夫救了他。

3月4日,舒曼被送到里夏兹(Richarz)医师在恩得尼希(Endenich)的私人精神病院,那地方靠近波恩市。有时他的神智会清醒些。8月,他表示想与克拉拉通信(他俩如今已不准会面)。他有条有理地复信,如此鱼雁往返达七个月,舒曼在信里询问孩子们的情况,还有克拉拉的演奏,以及他的手稿处理等事宜。



科隆地区的莱茵河畔



克 拉 拉

1854年圣诞夜，约阿希姆探访舒曼，1855年1月10日，勃拉姆斯也获准看望他；3月，他甚至创作了几首由钢琴伴奏的作品。然而勃拉姆斯的二度造访，却使舒曼病情复发；5月5日，他最后一次写信给克拉拉。到了夏天，一位精神病院的访客听到舒曼弹琴，就像“一部弹簧坏掉，但仍结结巴巴努力运作的机器”。

1855年9月10日，里夏兹医师通知克拉拉，舒曼已复原无望，他已完全疯狂，分不清嗅觉和味觉，也比往常更加沮丧。

世人对舒曼的病情探讨颇多。近来医学界认为，根据里夏兹医师的诊断和舒曼最后12年的症状显示，他是死于梅毒——一种结合脊髓梅毒和麻痹痴呆的病。这种诊断解释了他肢体痉挛、局部麻痹以及精神妄想，如听到怪声乐音和晕眩等症状。这个病症可能在他滥交的学生时代即已感染。

舒曼在恩得尼希住院期间，病情偶有好转。1854年9月，他写信给克拉拉，神智颇为清楚：

你又遥寄我何等佳音！可爱的男孩诞生了，又是在6月，这也是玛丽和伊丽莎(Elise)诞生的月份。为了庆贺你的生日，特地弹奏《东方图像》(Bilder aus Osten)让你我惊喜。勃拉姆斯将久居杜塞尔多夫（代我予他最亲切的问候），这些的确都是佳音！……真高兴听到我的作品选集——大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幻想曲（约阿希姆将它诠释得精彩万分）以及小赋格(Fughetten)——已出版。你为我

做了那么多,请你寄任何一首给我好吗?再者,如写信给约阿希姆,请代我问候他。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近来在写什么?……你说你在钢琴室授课,学生如何?哪些最好?你该不会厌烦吧,亲爱的克拉拉?

晚间8时,我方从波恩返回。我在那儿照例走访了贝多芬的雕像。它总能鼓舞我,当我站在他面前,教堂的阵阵风琴声传来,我感到更坚强了,也比在杜塞尔多夫时看起来更年轻。现在我有个请求,请你写信给彼德医生,请他在我需要时,偶尔给我一些钱,再由你寄还好吗?看到乞丐却无钱施舍,会令我很难过。

我的生活比以往好多了,从前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

1856年6月8日舒曼生日那天,勃拉姆斯见他面容憔悴,对外物视而不见,埋首将地图里的地名按字母排列。7月23日,克拉拉接获电报,说舒曼已不久于人世,但当她赶到恩得尼希,危险期已过。同月27日,克拉拉再度被召来,两人在两年多后终于重逢。舒曼似乎认出妻子,却无法言语。克拉拉回忆最后的几小时:

我约在晚间六七点见到他,他微笑,艰难地伸开双臂拥抱我,因他已无法控制四肢,这一刻我永难忘怀。

世上一切珍宝都比不上他的拥抱,我的舒曼,我们竟在如此的情况下重逢!该如何捕捉你往日的神采?多悲凉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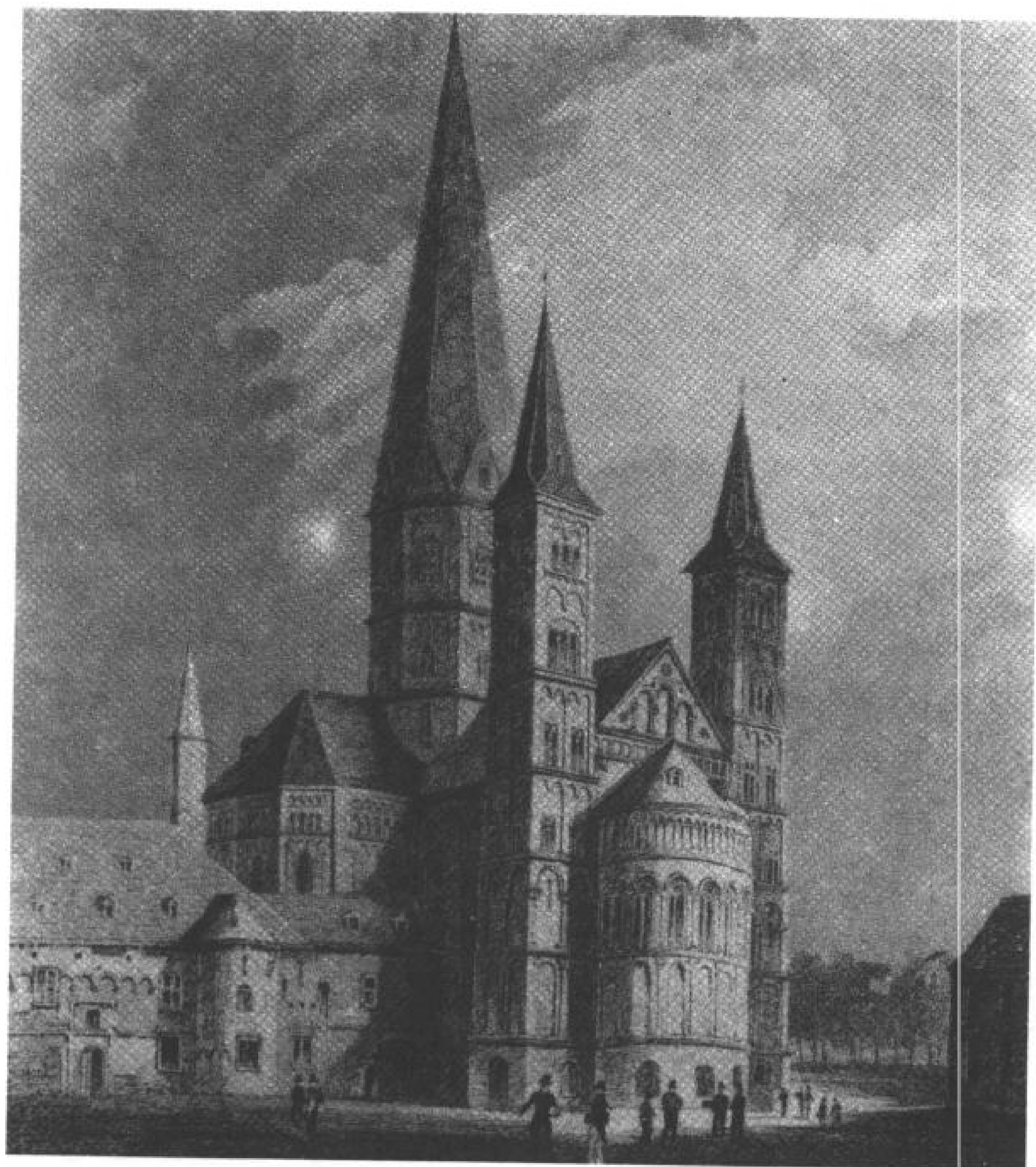
两年半前,你一声再会也没说,就被人从我身边拉



勃拉姆斯

走，虽然你心必然依恋不舍。如今我跪在你脚边，屏息凝神，仅偶尔瞥视你一眼，那忧郁的面孔依然温柔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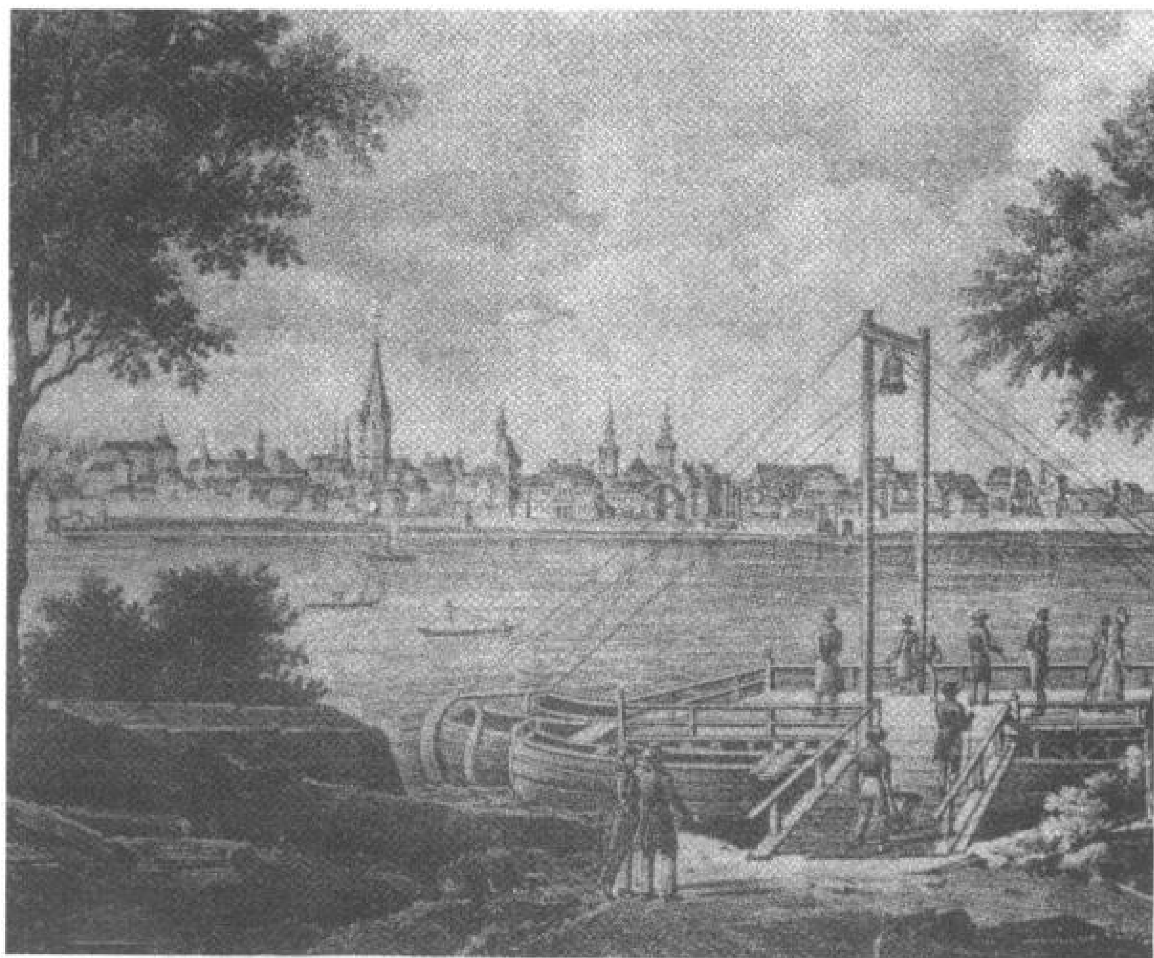
1856年7月29日星期日下午4点，舒曼终于解脱



波恩天主教堂



克 拉 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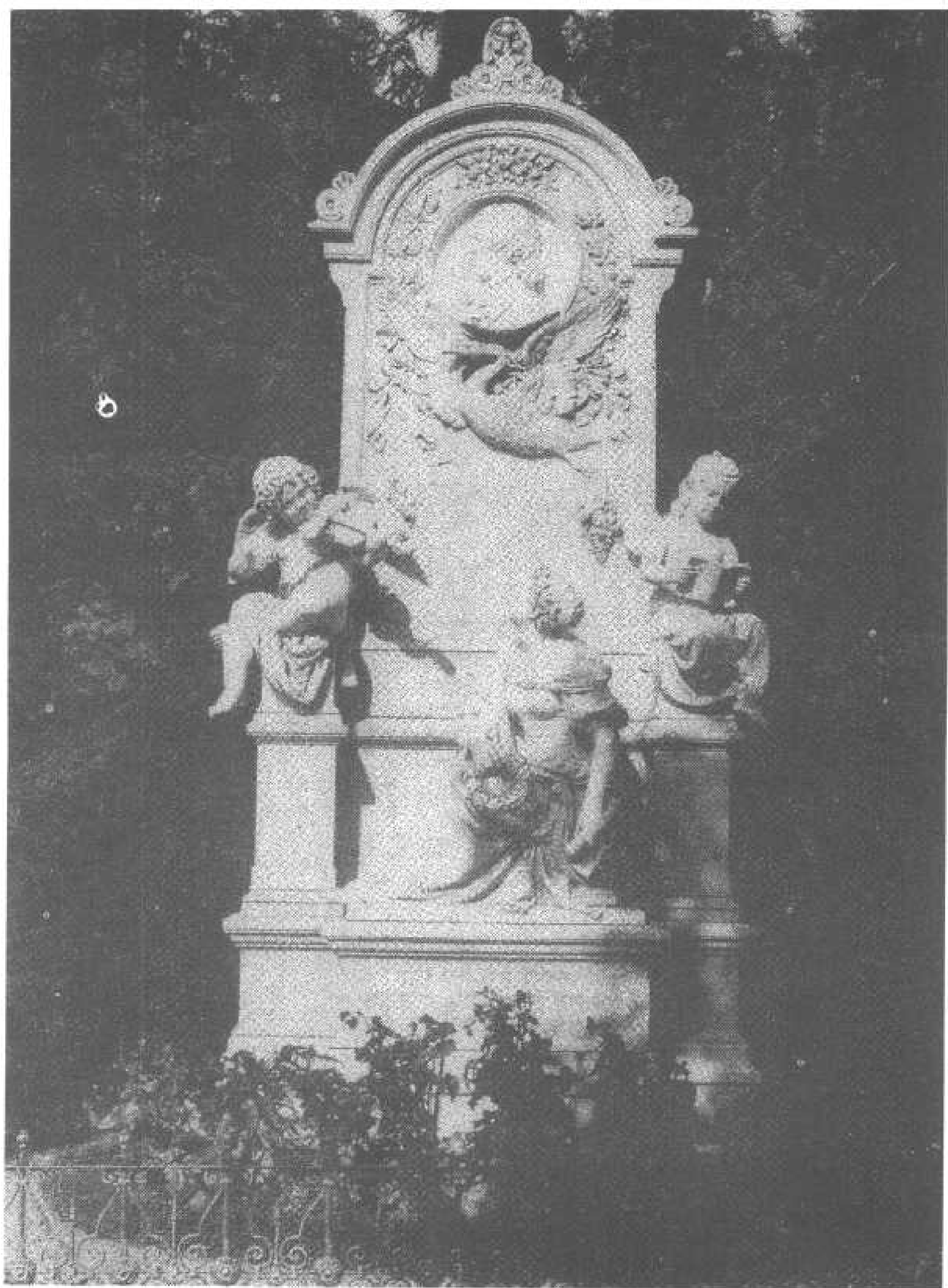


波　恩

了，他无声无息地离开人世。克拉拉半小时后才赶到：

他的头很美，前额透明，微微拱起。我站在心爱的丈夫身旁，心如止水，一切感触都已化为感激，感谢上帝终于让他解脱了。我跪在床边，充满了敬畏，仿佛他神圣的灵魂守护着我，啊！但愿能与他同去！

1856年7月31日清晨7点，舒曼安葬于波恩，几位



舒曼纪念碑

杜塞尔多夫合唱团团员抬着灵柩，由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领头,克拉拉还请了些朋友：

他亲爱的朋友们走在前头,我默默地跟在后面,这样最好,他会喜欢的。好了,如今他已离去,我的快乐也随之结束。新生活即将开启。

一位作家总结舒曼晚年的悲剧道：

舒曼的生活原本充满了友谊，却被迫幽居在孤独的沉默之中,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悲哀。感觉迟钝了,年少时的梦想已成泡影。舒伯特口授他的美妙主题，他已不复记忆，青春时萦绕的节奏已成脑中反复出现的单音。平静与狂暴，如今全无意义。……舒曼现在只活在他不复信仰的过去里,活在他疯狂的梦中,而梦境虚假。他的音乐,即使有时仿佛满含痛楚,却从不悲惨;但念及他浪漫传奇的一生，却令人同情和悚然。看看他从精神病院写给克拉拉的信,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比它更动人:他要求她寄来那些"很久以前,当我们恋爱时"为她谱写的小曲。

他只活了46岁。

附 录 一

舒曼年表

1810 年　6 月 8 日舒曼诞生于次维考。
1816 年　进私立学校。
1820 年　进入次维考中学。
1826 年　姐姐爱米丽自杀。同年，其父奥古斯特逝世。
1828 年　高中毕业，与罗森同游巴伐利亚。进入莱比锡大学修习法律。在维克门下学习音乐，初识其女克拉拉。
1829 年　转至海德堡大学从梯鲍习法律。赴意大利度假。
1830 年　回到莱比锡从事音乐，手伤症状初现。
1831 年　完成《蝴蝶》。
1832 年　因手伤被迫放弃钢琴生涯。
1833 年　兄尤利乌斯病故。与欧妮斯蒂娜坠入情网。

1834 年　创办《新音乐杂志》。

1835 年　完成《狂欢节》与第一钢琴奏鸣曲。

1836 年　母亲过世。爱上克拉拉·维克，开始与她父亲抗争。

1837 年　与克拉拉订婚。创作《大卫同盟舞曲》。

1838 年　造访维也纳，发现了舒伯特的《伟大》交响曲。创作《儿童情景》与《克莱斯勒偶记》。

1839 年　向法院申请迎娶克拉拉，维克控告他酒疯。大哥爱德华过世。与克拉拉完婚。

1840 年　此年为其“歌曲之年”，完成《声乐套曲》、《神话》、《女人的爱情与生活》等。

1841 年　完成《春天》交响曲。长女玛丽诞生。

1842 年　“室内乐之年”。

1843 年　维克试图和解。爱丽丝·舒曼诞生。

1844 年　到柏林、哥尼斯堡与俄国一游。辞去《新音乐杂志》编辑工作。精神开始崩溃。

1845 年　移居德累斯顿。完成 A 小调钢琴协奏曲。朱丽·舒曼诞生。

1846 年　健康恶化，耳鸣严重。

1847 年　次维考举办舒曼夏季音乐节。

1848 年　路得维希·舒曼诞生。

1849 年　德累斯顿爆发革命，暂时离去。此年为其“最丰收的时期”。费迪南·舒曼诞生。

1850 年　德国巡回演出。移居杜塞尔多夫。写大提琴协奏曲。

1851 年　指挥杜塞尔多夫乐团出现问题。

1852 年　与乐团发生冲突。

1853 年　结识勃拉姆斯。

1854 年　幻觉不断，企图自杀，被送到恩得尼希的私人精神病院。

1855 年　勃拉姆斯与克拉拉成为挚友。

1856 年　7 月 29 日与世长辞。

附 录 二

舒曼的音乐精神

“有一种艺术家永远鄙视流行艺术,他永远面向自我的心灵吟唱,不理会众人的需求。他为艺术而艺术,为自我的灵魂而写作。舒曼的音乐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纯粹表露。”

对于罗伯特·舒曼来说,音乐是灵魂的完美表现。从自觉的程度上来说,舒曼比舒伯特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化浪潮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本身是浪漫主义的,而他的音乐同时又与当时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批评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他不仅是一位音乐家,而且是一位诗人和批评家。

舒曼 1810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次维考。其父是一个书商,他对文学的爱好对舒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826 年父亲去世,为讨母亲的欢心,舒曼中学毕业后,先后在莱比锡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他对法律的厌恶和

对音乐的热情与日俱增,使母亲最终于1830年同意他返回莱比锡向当时著名的钢琴教师维克学习。为弥补技巧上的不足,他设计了一种练习键盘,但过度的训练却永久损害了他的手指,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梦想从此破灭。他的兴趣又转向作曲。他迫不及待地学习和声学和对位法。从1829年到1839年,他创作了他主要的钢琴音乐作品(Op. 1—Op. 23)。然而这些作品在一般听众听来过于艰深、晦涩。同舒伯特一样,舒曼只是在他的艺术家圈子里获得成功。在这期间,他还遭受了一系列巨大的精神打击——嫂嫂、哥哥、挚友施恩克和母亲的相继去世,使他脆弱的精神每次都向日后的精神病迈进一步。

在1831年他向社会呼吁注意肖邦的天才之前,他早就是德国各报刊音乐评论的撰稿人,并开始了他专业音乐评论家的生活。1834年,由于不满德国音乐界当时的现状,他虚构了一个组织"大卫同盟"以抵抗艺术庸俗化的倾向;同时,他创办了《新音乐杂志》,主编该杂志近十年,其宗旨是为年轻而激进的音乐家的见解作辩护,反对墨守成规的守旧派和没有艺术修养的庸人。

无论在当时的音乐创作和评论写作两个方面,舒曼常赋予自己以双重的特性:弗洛伦斯坦——代表着他易于冲动的一面;尤塞比乌斯——代表着他深思熟虑的一面。这两个人都是他"大卫同盟"中假想的人物。

1829年到1839年这十年当中,他一直处于兴奋与激动之中,当他向维克之女、著名的钢琴家克拉拉求婚时,他更是心潮澎湃。但是他们的爱情遭到维克的强烈

反对，直至诉诸法律。这对情人于1839年举行婚礼。那一年克拉拉21岁，舒曼30岁。舒曼的幸福洋溢在他的艺术歌曲中，其中注入的个性比钢琴曲还强。1840年是他的歌曲年，他一共创作了一百多首艺术歌曲，显示了完美的抒情天才。从1841年到1842年，他分别开始创作交响乐和室内乐，企图连接贝多芬的伟大传统和浪漫主义新的发展趋势。

舒曼和克拉拉从此定居莱比锡，开拓他们的艺术事业。克拉拉成为舒曼钢琴作品的第一阐释者，并在后来的十年里为传播舒曼的名声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不论是妻子的爱情还是儿女的依恋，都未能阻止舒曼日渐增长的厌世情绪。1844年，他和克拉拉从俄国巡回演出归来后，忧郁的心情和神经衰弱引起了精神崩溃。为了听从医生换个环境的建议，夫妻俩迁居德累斯顿。然而，不良的症状比以前更频繁地出现。

1850年，尽管舒曼被任命为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但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能胜任这一工作了。他被迫辞职。在与克拉拉去荷兰的旅行中，当地音乐界热情的接待成了难以排遣的“奇异噪音”。在最后崩溃的两个星期之前，他给著名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写信道：“现在音乐是寂静的，……我将结束，天越来越黑了。”崩溃前一个星期，他受到幻听的折磨，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写下一个主题，他认为是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幽灵带给他的。这是他与艺术诀别的最后一支旋律。1854年2月27日，他投身于莱茵河。渔夫把他救起，但不得不把他送进波恩

附近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虽然他偶有清醒之时，但精神上的阴影始终未能驱散。1856年7月29日，他终于结束了他人生中最悲惨的日子，永别人间。

舒曼的一生充满了精神上戏剧性的冲突，理智与狂热始终处于争斗之中，最后理智失败，精神发狂，从而上演了世上最令人痛苦的悲剧。

舒曼和舒伯特一样，有着浪漫主义的自发本能和敏锐灵感，有着创造钢琴小曲和艺术歌曲的天赋，这种天赋适合于创作这样一种作品：它的结构（而不是形式）是不重要的，敏锐的灵感和丰富的想像才是作品的根本所在。正因为如此，舒曼像其他浪漫主义作曲家一样找到了最适合的短小体裁——钢琴小曲和艺术歌曲。

在舒曼的创作中，钢琴作品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领域里，他引入了幻想曲、随想曲，使这种形式具有了在他以前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他那梦幻似的灵魂在此吟唱出魅力非常的黄昏和清晨、童年的天真率直和爱情的欢乐痛苦。他的钢琴作品有时深奥、神秘，不易把握，但无疑是一个浪漫主义钢琴诗人非同凡响的、纯粹发自内心冲动的音乐。

在艺术歌曲的创作方面，舒曼也显示出他过人的浪漫主义才情。舒曼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修养，这一点是舒伯特所不具备的。他不是随手拿来什么诗歌就加以谱曲，而是深入细致地研究像歌德、席勒、海涅这样的大诗人精致而细腻的作品之后才着手歌曲创作的。在舒伯特的歌曲中，伴奏声部尽管与歌唱声部融合得非常完美，并

且有时也参与营造诗歌的气氛，但歌唱声部的重要性却是无可替代的。它可以自成一体，即使没有伴奏，唱起来也仍然可以给人以完美的享受。而在舒曼那里，他对歌唱和伴奏予以同样的重视，诗歌分别在这两个声部中得到阐释。人声与乐器相互对答，而较重要的部分常常不是人声。

为了调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1840年后，舒曼还创作了许多室内乐、管弦乐和大型合唱作品。在这里，他完全尊重古典的形式，但在主题、感情、旋律上则保留着浪漫主义的特性。但是，传统形式和浪漫主义内容的结合在舒曼那里显得不很协调、自然，因为他的想像力的特点已与古典主义相去甚远。对门德尔松来说，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中间道路是一条自然渠道，通过这条中间道路，他可以获得精雕细琢的古典式作品。然而，舒曼的思想太独特，反反复复的呈示、发展与再现反而显得枯燥，削弱了乐思、旋律和幻想的灵气。当然，在他的室内乐和交响乐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许多美妙的诗篇，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一般人不易发觉其中的学究气。

舒曼的艺术属于讲究文雅、富于修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它比舒伯特属于失魂落魄的小布尔乔亚的音乐更为精雕细琢、深刻细致。他没有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而有沁人心脾的感染力。他没有舒伯特那种慷慨大方的个性和易于外露的感情，他一直在探索着生活和内心的秘密。他的音乐想像力由黄昏、黑夜和一切神秘、令人迷惑不解、鬼魅般的东西引起。他是乐坛上的霍夫

曼和让·保尔。他的乐句纯净而精确，简短而紧凑，像一位哲人用最精练的语言在传述着宇宙的奥秘，给人以广阔的想像空间和深邃的审美体味。

舒曼的作品完全是内向的，这与他内向的个性完全吻合。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对大自然和超自然现象的描写，这与柏辽兹、李斯特的浪漫主义发展趋势完全不同。一切都化为纯粹的感情，没有任何装饰。他的音乐是灵感、灵魂直接的显现，不太依托对事物、景色的描绘。因此，在舒曼身上，浪漫主义的诗意想像力和音乐家敏捷的反应能力完美地结为一体。他比舒伯特更神经质、敏感、反应快，也更细腻。也正因为此，他从来没有达到舒伯特晚期室内乐、交响乐中的宏大场面和强大力量。

舒曼的大多数作品是受到诗意的启示创作而成的。有标题的小曲和选集告诉了人们它们的灵感来源。舒曼的风格犹如万花筒是自由而灵活的，它在亲切和辉煌两个极端迅速地交替变化。他从不用炫技来吸引听众，作品的技术难度是为表达诗意的灵感服务的。他写的每一个句子都散发着富于想像的个性，但不像肖邦那样完全是独创性的。他最有独创性的特点之一就是特别喜爱用复杂的节奏，这一点也是后来的勃拉姆斯所醉心的。他的和声语言也是变化多端的，富有特点的半音经过句以及和弦半音的非正规解决，在他的爱情抒情音乐中尤为突出，这些后来在瓦格纳的音乐中也到处可见。

“音乐仍然吸引着我，我必须经常用暴力使自己离开

音乐。”这段话表明了舒曼在1830年—1845年这15年顶峰时期的创作热情。这种热情推动了浪漫主义的音乐潮流，同时却毁灭了他自我的灵肉。舒曼的顶峰正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春潮期，在这春潮中，他高尚地履行着一位严肃艺术家的使命——将光明送到人的心灵深处。

萧　韶